

近代文獻叢書之一

嬰園述畧

姻世愚姪徐楨立拜題



葵園述略目錄

題字一……………程潛

題字二……………蔣中正 朱家驊 劉建緒 王東原

圖像

一、湘中三老圖 二、葵園先生百七誕祭攝影

輿詞……………曹典球

葵園述略序……………錢无咎

譜傳碑狀

葵園公年譜節鈔……………王祖陶

清史歸林列傳……………清史稿

王葵園先生家傳……………彭清藜

王葵園先生墓志銘……………吳慶坻

長沙王葵園先生墓碑……………黃兆枚

王葵園先生墓表……………顏昌熾

先府君行狀……………王祖陶

遺書自序

新舊唐書合注序……………待刊稿

元史拾補序……………待刊稿

葵園述略目錄

外國通鑑序……………待刊稿
新修晉書序……………待刊稿

遺書序跋

禮堂文集後序……………葉德輝

禮堂詩集後序……………葉德輝

葵園勢述圖序……………陳繼調

葵園遺書跋……………李肖聰

題葵園所著書後……………李肖聰

後漢書集解附續志集解校補跋……………黃山

哀祭

葵園先生哀贊……………郭煒壁

葵園王先生誄……………曹孟其

葵園先生九十生日公祭文……………王嘯蘇

葵園先生九十六歲生日公祭文……………李肖聰

葵園先生百有五歲生日公祭文……………王嘯蘇

葵園先生百有六歲生日公祭文……………王嘯蘇

葵園先生公祭述感……………胡庶恭

哭葵園太老師八首……………葉德輝

哭葵園師四首……………金鎮蓉

哭葵園師一首……………胡恩敬

哭葵園師二首……………黃兆枚

葵園夫子九十生日	彭滑藜	戊子孟秋朔爲世父誕辰公祭七絕四首貽諸弟	王嗣重
前題	孫文昱	戊子孟秋朔爲先府君誕辰步廣重兄原均	王祖恩
前題	顏昌蟻	葵園大師百零七歲公祭感賦	魏悟性
前題	曹孟其	前題用悟性上人原韻	釋自智
前題	王嚮蘇	壽星明詞一章	魏節山
葵園夫子九十二歲生日	黃兆枚	憶江南詞一章	嚴容齋
前題	胡庶華	憶江南	岑鑫
前題	劉健	先伯葵園公百七誕辰紀盛	王喬陞
前題	卜世藩	葵園姻丈百七誕辰紀盛	郭君偉
葵園大師九十三歲生日	魏節山	葵園大師百七公祭紀盛	李仲明
前題	李澄宇		
葵園大師百有六歲生日	胡庶華		
前題	蔣維喬	葵園記	李楨
前題	劉健	三植堂序	曾國荃
前題	李澄宇	永慕廬銘	郭嵩濂
前題	周逸	重修葵園記	王祖陶
前題	朱靜軒	重修葵園紀事	魏曉清
前題	魏節山	葵園後記	李澄宇
葵園夫子百七誕辰公祭感懷	李德闓	遊葵園記	歐陽綸
前題	蕭仲祁	涼塘先墓記	王祖陶
前題	鄧振聲	題涼塘隱居圖	李世瑛
前題	柳敏泉	涼塘回憶	馬文仁
前題	馬積常	懷葵園夫子	栗拔

園墓紀述

葵園大師百有七歲誕祭簽名

楊樹達	黃青山	曹孟其	李澄宇	毛樹駿	程潛	趙復惕	仇鰲	劉善澤	彭國鈞	蕭仲祁	曹典球	王原一
案：葵園先師生日，是參加者達六十餘人，孟其扶病而來與祭，微致敬	王嘯蘇	李德蘭	章玉冰	甘融	李仲明	彭源翰	會約農	劉宗向	柳敏泉	唐才質	陳長簇	黎澤泰
恭之意而已。	譚波甫	張四青	魏節山	任王	舒禮鑑	鄧振聲	戴容霞	馬積常	周之舞	徐崇立	錢无咎	劉健
戊子七月朔門人曹孟其謹注	王齊陶	錢蘭邨	廖紹鑫	熊雄	汪孟萊	王喬庵	張平子	魏先樸	黃衍威	陶晉圭	何中甫	郭人俊
	辜天佑	葉林	王鏡元	陳天健	陳白雲	馬仲瀛	黃燕甫	柳森殿	史衍祁	鄧碧雲	李禮	黃性一
	王代昌	黃仲甫	王國湘	蕭湘雁	郭應祇	王明舫	王吟秋	蔡光桐	張光亞	何光健	張健	章蘇

葵園紀念刊

程潛題



蔡園先生誕辰紀念

蔡園先生紀念專刊

碩學懿文 一代儒宗

蔣中正



凌學劉建緒拜題



蔡園先生百有六歲誕辰紀念

蔡園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

明德惟馨 源洽茂澤

法學朱家驊敬題



王東原敬題



湘中三老合影



湘綺老人 敬輿太史 蔡園大師

上為湘中三老湘綺老人，敬輿太史，葵園大師合影一幀，乃遜清宣統二年庚戌孟春，雅集葵園時所攝也。湘鄉顏息齋先生，曾送交船山學報，影印于幀，早已流傳海內矣。甲申寇陷長沙，石菴四弟於兵燹中，艱苦保存，今歲孟秋，製銅版刊入葵園述略卷首，以垂久遠，後附葵園大師百零七歲冥誕公祭攝影一幀，湘中耆宿及大師門人，咸造在庭，葵園又為大師讀書樂道處。雅集其中，沐先哲之流風，徵舊家之文獻，以神浮世功名，當時則榮，歿則已焉，為何如哉！

民國戊子仲秋月朔

世姪舒禮鑑拜識



葵園述略序

長沙名宿，在清季以文學稱，而年事之高，治學之勤，教澤之廣，首推湘綺葵園兩先生，人所稱二王者也，兩先生者，並著書滿家，海內翕然宗之，而葵園所纂書，沾溉後學者尤衆，清史列傳儒林，比蹤前哲，蓋非獨鄉邦山斗之望而已，或以葵園學力之深，制度之密，獨惜其著作少於纂述，殊不知在昔，紀阮兩文達文章經濟震一時，而其畢生著述，乃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皇清經解等書，最稱於世，斯蓋恪守宣尼述而不作之旨也，葵園之意，殆亦若是歟？葵園卽世，忽忽三十年矣，其嗣君石菴，克守楹書，喜與文學之士相接，歲值葵園生日，必設酒食，延賓客，公祭乃翁於家，誠可謂能追遠者矣，今又類纂葵園譜、傳、碑、狀、遺文、雜記而刊之，名曰葵園述略，句余爲序以弁其端，余不文，曷足以表章先哲，以其文孫宗熾，宗楷從余遊也，乃不獲辭而爲之說，以副石菴述先之意，且志余之景仰云，戊子秋日後學毗陵錢无咎謹序於長沙營盤街非相園

譜傳碑狀

葵園公年譜節鈔

男祖陶敬輯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子時生

始祖雷。江南上元人。明正德進

祖聖揚。祖遠揚。父錫光。俱縣學生。母謝太夫人。時寓省城營

學爲詩文。父命名曰先謙。字益音。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歸鄉。

始入家塾。從伯兄會庭君學。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五歲。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六歲。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七歲。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八歲。

道光三十年庚戌九歲。

咸豐元年辛亥十歲。

文始完篇。

咸豐二年壬子十一歲。

從縣學生閱浩

齋先生振翰學。

咸豐三年癸丑十二歲。



像贊

上功不諧。而以文顯。
 燕省翔步。清華是踐。
 滇南江左。俱有使輶。
 密上封事。躬贊雲朝。
 注史箋經。士林披讀。
 名山師席。比於白鹿。
 清亡身隱。棲伏涼塘。
 觀生有居。追風夕掌。
 門下晚生杜本崇敬題

士。官岳州府通判。台徙長沙。登銜。

太高祖振疆。乾隆進士。高祖章。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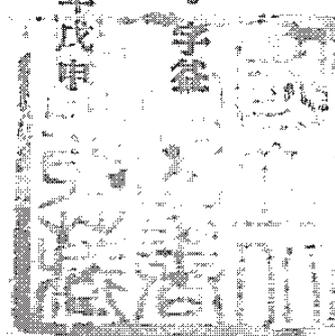
乾隆拔貢。通道安溪教諭。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三歲。

從仲兄敬音學。咸豐四年甲寅十三歲。

始應童試。

葵園述略

一



咸豐五年乙卯十四歲

從縣學生林子靜先生樹榮舉。

咸豐六年丙辰十五歲

從雲化兵部主事黃翰仙領薦舉。

咸豐七年丁巳十六歲

是年入縣學。學使爲浙江張編修

金鑄。字海門。秋試薦未售。

咸豐八年戊午十七歲

在家授弟禮書讀。十月。張夫人

來歸。

咸豐九年己未十八歲

歲試一等第五名。補廩生。學

使爲江夏胡侍郎瑞澗。字從泉。

咸豐十年庚申十九歲

科試一等第八名。

咸豐十一年辛酉二十歲

六月十八日父卒。奉旌報喪。赴

武昌父執紼心泉弟及友李君因讓

薦入長江水師學堂。當官主書。同治四年乙丑二十四歲。

同治元年壬戌二十一歲

所。司儀。蘭聚。公平。善。會試中式第二百名。座主爲黃縣

二月。辭歸。同治二年癸亥二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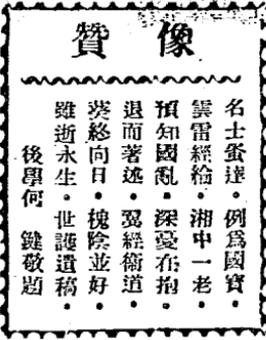
二月督辦陝南軍務李布政相延入
幕。李以病免。旋入湖北提督梁
公洪勝幕。

同治三年甲子二十三歲。

自軍假歸。中試第四十名舉人。

座主爲常熟龐文恪翁。字寶生。

壽陽郡文恪世長。字子餘。房



名士蚤達。例爲國寶。

雲雷經綸。湘中一老。

預知國亂。深憂在抱。

退而著述。覓經衛道。

萎終向日。槐陰並好。

雖逝永生。世誨遺稿。

後學何 鍾敬題

師爲知興甯縣豐城萬時若虛谷。

十月。周夫人來歸。

同治四年乙丑二十四歲。

會試中式第二百名。座主爲黃縣

賈文端植。字筠堂。譚端恪廷讓

竹崖。吉林賈文靖望佩蓂。宛平

桑文端春榮伯倚。房師爲胡瑞澗

筱泉。覆試二等第二十五名。殿

試二甲第九十二名。朝考一等第

四名。引見點翰林院庶吉士。大

教習爲商城周文勳祖培芝憲。全

文端慶。小教習爲徐相國桐。八

月。乞假南歸。

同治五年丙寅二十五歲。

十月。周夫人以產難卒。十一月

往江西。

同治六年丁卯二十六歲。

正月。由江西浙江甯歸里。九

月北上。

同治七年戊辰二十七歲。

四月。散館。授職編修。

同治八年己巳二十八歲。

赴京。充國史館協修。

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九歲。

是歲。簡雲南總試副考官。

同治十年辛未三十歲。

六月。積聚李夫人。迎太夫人至

德州。

同治十一年壬申三十一歲。

二月。奉太夫人抵京。六月。補

國史館纂修。是歲七月。刊漢魏
歌釋文箋正成。

同治十二年癸酉三十二歲。

十一月。補功臣館纂修。

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十三歲。

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士陳光
煦等十九人。

光緒元年乙亥三十四歲。

正月。子榮祖生。四月大考。二
等第五名。擢補右中允。五月充
實錄館協修。六月簡江西鄉試正
考官。得士涂官俊等一百三十九
人。

光緒二年丙子三十五歲。

一月。補國史館總纂。三月。任
文淵閣校理。六月。簡浙江鄉試
副考官。十二月。補實錄館纂修
兼充總校。

光緒三年丁丑三十六歲。

正月。轉左中允。

光緒四年戊寅三十七歲。

十二月。升補司經局洗馬。

光緒五年己卯三十八歲。

五月升補翰林院侍講。旋充日起
講居住官。六月奏旨路宜防流弊
。請旨飭諭以肅政體。十九月。
奏劾雲南巡撫徐之銘課國殃民。
七月。轉補侍讀。十二月。升補
右春坊右庶子。奏劾出使俄國大
臣崇厚逆旨辱命。代湖北提督郭
松林擬通飭各省選將練兵疏。八
月。刻乾隆朝東華續錄百二十卷
成。

光緒六年庚辰三十九歲。

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士于式
枚等二十三人。十四日。轉補左
春坊左庶子。四月。升國子監祭
酒。奏請遣重臣督辦東三省防務
及會議防俄。十月。奏整頓招商
局並設立公司運貨出洋

光緒七年辛巳四十歲。

光緒八年壬午四十一歲。

三月十六日。丁母鮑太夫人憂。

光緒九年癸未四十二歲。

扶柩回籍。是歲二月。刻撰集稿
古文辭類纂成。

光緒十年甲申四十三歲。

五月。成天命天聰順治康熙雍正
東華錄。合前刻嘉慶道光咸豐同
治共四百一十九卷。又刊天祿琳
琅前後編三十卷。為亡友李禹臣
劉其遺著壽梅山房詩。丁竺雲蓉
綬刊其磨綺室詩存。校刻晁氏郡
齋讀書志。趙氏附志。刻巴陵毛
貴銘詩抄。九月。服闋入都。

光緒十一年乙酉四十四歲。

六月。補授國子監祭酒。二十三
日奏請停罷上海工程疏。請舉人
及職官得入監讀書。八月。簡放
江蘇學政。十月抵江陰。頒發勸
學瑣言。開設南甯書局。旋刻先
習遺書。

光緒十二年丙戌四十五歲。

十月。葬母於善化仙人市栗樹壩
。是歲四月。校刊魏鄭公諫錄校
注鄭公諫錄錄文貞故事拾遺文貞
年譜魏徵列傳成。輯新舊唐書合
注。

光緒十二年丙戌四十五歲。

六月。奏請續刻皇清經解。

光緒十二年丙戌四十五歲。

光緒十三年丁亥四十六歲。

按試餘海常州鎮蘇太松各屬。

光緒十四年戊子四十七歲。

春按試揚州通州。三月。奏劾太

監李蓮英。六月。科試江寧。是

月。續刻經解成。凡千四百卷。

八月。請假回籍。十一月抵長沙

。是歲刻周自蒞先生思益堂集成

。又刊南菁書院叢書成。

光緒十五年己丑四十八歲。

奏請開缺。報可。六月。築宅荷

花池。署曰葵園。七月。輯刻新

化歐陽駱東詩鈔。

光緒十六年庚寅四十九歲。

主講思賢講舍。集眾議於巖務公

所。設贖六百金刻書。是為思賢

局之始。是歲輯刻孫鼎臣周壽昌

李治王國運張祖同杜黃輝六家詞

鈔六卷。又選刊向昌毛國翰寄垣

詩鈔。

光緒十七年辛卯五十歲。

主講思賢講舍。二月。移主城南

書院。五月。刻荀子集解成。又

三月。校刻世說新語成。十一月

。校刊鹽鐵論成。

光緒十八年壬辰五十一歲。

主講城南書院。八月校刊郭侍郎

嵩蕪發知書屋集。七月。刊合校

水經注四十卷成。

光緒十九年癸巳五十二歲。

主講城南書院。五月。輯刻巴陵

吳械樹湖文集成。

光緒二十年甲午五十三歲。

主講城南書院。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五十四歲。

主講城南書院。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五歲。

主講嶽麓。五月。刻癸園校士錄

成。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五十六歲。

主講嶽麓。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十七歲。

主講嶽麓。梁啓超來主時務學堂

。致書陳鄂推贊麓。請倡正學以

端士習。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八歲。

主講嶽麓。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九歲。

主講嶽麓。繼從弟先泰子湘閣為

嗣。二月。刻漢書補注百卷成。

閏八月。刻虛受堂文集成。十二

月。輯律賦類纂成。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十歲。

主講嶽麓。刻群文類纂成。又重

刊景教碑文紀事考正成。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六十一歲。

主講嶽麓。刻日本源流考二十二

卷成。刻虛受堂詩集成。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十二歲。

主講嶽麓。巡撫俞廉三奏聘為師

範館長。建一門四節坊於南城外

官道旁。

光緒三十年甲辰六十三歲。

是歲。刻尚書孔傳參正成。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十四歲。

修三世祠堂於城北稻谷倉。春秋

祭祀。歲以為常。巡撫忠愍公端

方。請建圖書館事。謝之。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六十五歲。

移寓東椰涼塘。六月入城。總督

張文襄之洞奏充粵漢鐵路名譽總

理。門人梁文忠鼎芬奏請起用。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六十六歲。

是年。頭眩足跌。閉門謝客。張

之洞岑春萱奏充湖南學務公所議

長。六月。張之洞請為存古學堂

名譽總教習。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六十七歲。

禮部奏充禮學館顧問官。五月岑

春萱奏進所著尙書孔傳參正。漢

書補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

四書。詔加內閣學士銜。岑春萱

請為諮議局籌辦處會辦。

宣統元年己酉六十八歲。

八月刻莊子集解成。

宣統二年庚戌六十九歲。

正月。復繼從弟先博子祖陶為子

。字曰石菴。三月五日。饑民鬧

圍撫署衛隊開槍。黃自元等電京

請旨易撫。假公名領銜。總督瑞

澂懇勅。降五級調用。疏辯不報

。九月。刻五州地理志略成。

宣統三年辛亥七十歲。

七月生日。友人多以文詩為壽。

八月。武昌軍起。避難平江。寓

蘇郎中興家。十月。刻先德所著

詩義標準成。

民國元年壬子七十一歲。

民國二年癸丑七十二歲。

移寓平江縣城。旋寓黃甲山。刻

詩三家義集疏成。

民國三年甲寅七十三歲。

三月十六日。子祖恩生。四月返

省。移居涼塘。

民國四年乙卯七十四歲。

寓涼塘。刻後漢書集解成。又為

元史拾補十卷成。

寓涼塘。為外國通鑑三十三卷成。

寓涼塘。為新舊唐書合注成。十

一月二十六日。已時考終。十二月

十九日。安葬涼塘舊莊附宅之原

清史儒林列傳

王先謙。字益吾。號葵園。長沙人。同治四年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光緒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

充日講起居注官。歷上疏言路宜防弊。請發東三省防

務。並劾雲南巡撫徐之銘。六年晉國子監祭酒。八年。

丁憂歸。服闋。仍故官。疏請三海停工。出為江蘇學政

。十四年。以太監李蓮英招搖。疏請懲戒。略言：宜寺

之患。自古為昭。本朝法制森嚴。從無太監攪權害事。

皇太后無寵聽政。一稟前饋。毫不寬假。此天下臣民所

共知共見者。乃有總管太監李蓮英。秉性奸回。肆無忌

憚。其平日穢廢劣迹。不敢形諸奏牘。惟思太監等給使

官禁。得以日近天顏。或因奔走徵長。偶邀寬顧。度亦

事理所有。何獨該太監聽張恩遇。大肆招搖。致大監飽

葵園述略

五

小季之名，傾動中外。驚駭物類，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證。易曰：履霜堅冰，漸也。皇太后皇上，於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動求夙夜。遇事防維，今宵小橫行，已有端兆。若不嚴加懲辦，無以振綱紀而肅羣情。疏上不報，先讓歷典雲南江西浙江鄉試，抄竊人才，不遺餘力。既蒞江蘇，先奏設書局，仿阮元臬情經解例，刊刻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書院，創於黃齋芳，先讓廣雅經費，每為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誘掖獎勵，成就人才甚多。開缺還家，歷主思賢講舍，嶽麓，城南兩書院，其培植人才，與前無異。三十三年，總督陳夔龍巡撫岑

春萱，夔以所著書進呈，賞內閣學士銜。宣統二年，長沙飢民鬧團擾署，衛兵開槍，擊斃數人，民情愈憤。匪徒乘之，放火燒署，省城紳士，電請易巡撫，以先讓名列首，先讓不知也。總督瑞澂奏參部請降五級，同鄉京官胡祖蔭等，以冤抑呈遞都察院，亦不報。民國肇造，改名選。遷居揚州，越六年卒。著有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三家集詩譜疏二十八卷，前漢書補註一百卷，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莊子集解八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國通鑑三十三卷，虛受堂詩文集三十六卷等。

王葵園先生家傳

受業彭清藜丙子九月

葵園先生即世二十年，習剛石巷君以王氏四修宗牒，故，督清藜為先生家傳，予維先生濟季巨儒，門庭廣大，著述四千百卷，章星聚業，繼往開來，將歷萬古而不能磨滅，至其行事，詳先生自定年譜，及清史本傳，錢塘吳隱抵所為墓志銘，門人黃兆校為墓碑，其何待清藜贊言，雖然，家傳所以示後昆也，謹撮其聲華大者述之。先學諱先讓，字益吾，葵園其晚號也。其先世居江甯止，先明正德間，有進士諱醫者，官岳州通判，徙長沙，遂為縣人，十三傳至先生，幼貧甚，二十而孤，力學不倦，為舉計，歸為長江水師總督營管記，取薪奉母，及成進士，獲鹿吉士，授編修，未日講起居注官，補國子監祭酒

與試江西，浙江，雲南，簡放江蘇學政，歷上疏言，路宜防弊，請籌東三省防務，劾雲南欲撫徐之銘，又如請停罷三海工，劾太監李秉英，皆正色直言，天下稱頌。生平撰述，四部備綜，蓋荀一瘡，漢宋共轍，所以嘉思士林者甚偉。然嘗稱鹿門為經師，推即園為博學，至考尤勤，棠棣之爨尤篤，為諸嫂立一門四節坊，教諸弟，俱於著述，歷主講思賢嶽麓城南諸書院，教士務以文行合一，孝友為先，故其門徒，舉皆篤實，雅絕虛浮。先生自偉倜儻，篤宗馮諤，甘仁本乎西銘，為導引為最樂，樂善好施之類，德宗御書，長沙三植之堂，會侯特署，晚節克全，振饒百世，鄂督陳夔龍，湘撫岑春萱，特

以先生著述皇，奉旨嘉獎，賞內閣學士銜。國變後。避居平江，晚歸源塘。杜門謝客。以著述自娛。丁巳冬月二十六日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源塘左廂。配張夫人。繼配周夫人。李夫人。副室宋氏毛氏。子三。興祖。祖陶。(一)石菴祖恩。孫四。代蕃。宗熾。宗楷。代琛。孫女四。代芳。代芬。代璣。代玲。

王葵園先生墓誌銘

門下士錢塘吳慶坻敬撰

長沙王先生之喪，赴至杭州，慶坻爲位而哭，而善化相國瞿公書來，督爲墓銘，先是辛亥春，慶坻別先生長沙，先生授以自訂年譜，曰：他日銘吾墓者，子也。其後得先生書：申言之。孤子興祖等，又奉遺命來請。會疾作，屬草未定，而相國薨，且改歲矣，追念諸賢，輿疾夙夜，乃忍痛爲序而銘焉。先生諱先謙，字益吾，學者稱葵園先生。葵園者，先生歸里所築居也。壬子後，自署曰遊，不書名。先世居江南上元，明正德間，進士歸賢，官湖南岳州府通判，徙長沙，遂爲縣人。曾祖繼聲，祖諱遠松。俱縣學生，考諱錫光。以先生官覃恩兩代，累贈通奉大夫。祖妣氏曾。妣氏鮑。累贈夫人。先生二十而孤，貧甚，出爲長江水師衛軍營書記，受饋以奉母。尋謝歸，以廩膳生舉同治甲子鄉試。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景順初元，大老二等，擢經中允，累遷左中允，司右局洗馬，翰林院

葵園述略

讀曰先生平生以書爲性命。著述宏富。門庭廣大。予壯歲每過先生家。必留校書數葉。談論不少休。受益於先生者多。今先生又卽世二十年。尙欣明德有後。予輩能得承先緒。典守楹書。不染奢靡之風。予是以知君子之澤長矣。

侍講，右春坊右庶子，左春坊左庶子，國子監祭酒，丁母憂，服除，補原官，其兼職則國史館協修，纂修，總裁，功臣館纂修，實錄館協修，纂修總校，奏派纂修禮宗毅皇帝聖訓，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日講起居注官，其奉考，則同治庚午雲南副使官，光緒乙亥江西正考官，丙子浙江副考官，乙酉江蘇學政，任滿假歸，修墓，旋引疾不復出。先生立朝，用名節自勵，光緒初，詔求直官，廷臣爭務建白，喜抨擊，或涉朋比，先生憂之，上言路宜防流弊，同列糾劾，斥爲謬言，聖明察其無他，寢弗問。先生益感奮。論已革演撫徐之銘情罪重大，請嚴旨查辦，論招商局樹膠重要，請飭整頓，伊犁之約，疏凡四上，一曰俄人巨測，條舉籌備四事。一曰寬減崇厚罪名，宜俟條約更定，一曰東三省宜備重兵督防，一曰會議防俄未盡事宜，凡諸規劃，多切中利害。在國學日，請准舉人職官，入監肄業，請頒列聖御製

七

詩文集，列舉聖訓，欽定方略，俾士得服習國故，駁致用，而罷三海工，請嚴戒太監李蓮英兩疏，尤切宜，風采傾天下，顧性澹榮利。既歸田，書以正學爲後進導，主思賢講舍城南嶽麓兩書院，教士務文行合一。戊戌湘學會起，比辭朋與，先生持正論，力拒之。由是忌者橫目仇視，圖傾陷，而先生卒獨立，遇地方大利病，必伸議論，爲驅吏臣救。若庚子償款，創計口收捐之策，粵漢鐵路爭廢約，毋貸外貨，英人員納賄，設置肆省城，請飭選，則當事往復論難，卒如先生議。朝廷更學制，行憲政，大吏疏服爲學務議長，籌備諮議局會辦，固辭不獲，則將廩給，移以設簡易小學，暨澤善求仁兩堂，爲善義事，禮部奏派禮學館顧問官，鄂督南皮張公聘爲存古學堂總教，並辭不就。巡撫岑公，奏進先生所著書四種，詔旨褒美，加內閣學士銜，稽古之榮，以方乾隆朝顧氏棟，梁氏錫瑛殆有過之，於湘中饑飢，先生數言於岑公，請過米運，實倉谷，用備非常，不之省。庚戌三月，長沙民以米貴鬧於市，亂民乘之起，嚴巡警道，火巡警署，市廛盡閉，巡撫不能制，掛布政使，授之印，事稍稍定。而諸紳率電達政府，及鄂督，請易巡撫，用先生名居首，先生未與知也，總督瑤激，弗察，速疏劾諸紳，其誣罪先生語尤詭妄，更講鑄五級，湘人官京師者大駭，廣訴都察院，請上奏昭雪，不報。自甲午乙未以來，東藩失，海軍燬，朝野志士，攘臂搶腕，太息

於國之無良，成法之利敵，變法自願，意非不善也，而持論詭激者，輒戩棄我先聖先王之政教，謂一無足用，學說一誤，其害深中於人心，二十年間，新舊水火，代駭代興，朝瀆涕爽，以有今日，先生曩者齟齬苦口，殆孟氏所謂不得已，忌者乃乘間抵隙，務擠之而後快，雖天下咸訟其冤，而正氣剝喪垂盡，君子恤悲憂禍至之無日矣。明年秋，武昌變起，長沙亂，先生避地平江煙丹，再徙縣城，三徙黃甲山，凡三年乃還長沙涼塘舊莊，憂危播遷，終日著書不輟，先生於學無所不究，門庭廣大，合漢宋涂轍而一之，其於經術，治國聞，致力彌篤，在史館，成東華錄二百卷，東華續錄四百九十卷，十朝彙烈，燦然大備，視學江蘇，成臯清經解續編一千四百三十卷，上紹阮文達盛軌，用嘉惠來學，復以餘力輯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其著述則有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三家詩譜集疏二十一卷，漢書補注一百卷，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新舊唐書合注二百二十五卷，元史拾補十卷，荀子集解二十卷，莊子集解一卷，五洲地理圖志略三十六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國通鑑三十三卷，其撰集之書，則有合校水經注，續古文辭類纂，辨文類纂，律賦類纂，十家四六文鈔，六家詞鈔其校刊之書，則有欽定天錢珠璣書目，前後編續鏡論，世說新語，鄒齋讀管志，景教碑文紀事考正，其闡揚先德，則有通奉公遺著詩藝標準一百一十四卷，鮑太夫人年譜

一卷，季弟先恭校注魏鄭公勳誥錄，文貞故事，拾遺十卷，真事攷證，成弟未竟之志，其表章鄉邦膏頌，若周侍郎壽昌，郭侍郎嵩燾之集，毛茂才國翰歐陽州判翰毛孝廉貫翁之詩，吳訓導敬樹之文，並輯香刊布，用章遺獻。訪獲亡友李布衣讀，丁孝廉蓉鏡李明經楨詩文集授之梓，蘇郎中與，著春秋繁露義證，書成而殆，爲刊行之，其篤風義又如此自爲詩文曰，虛受堂文集十五集，詩集十七卷，門弟子所編刻之，先生天性純篤，事鮑太夫人孝，中年所生子女，多夭折，太夫人感焉，先生愉色婉容，務得親歡，太夫人疾，嗣天請代，及卒，哀慕終其身。世母郭，兩嫂吳楊，弟之婦張，並苦節爲建一門四節坊，奉其嫂臨視焉，先生以丁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涼塘，卒秋七十有六。卒前數日，自知告終之期，預書日記，遺令不計，不入城設奠，卽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上涼塘左壩，子首午趾，實長沙之東龍喜鄉也，配張夫人，繼配周夫人，李夫人，側室宋氏，毛氏。季夫人生子二，榮祖壽祖早歿，嗣子二，與祖

，祖陶，先生晚歲毛氏生子祖恩，明錦有後，蓋天佑云。女子六，媿祖顧祖慧祖昭祖李出，大貞毛出，二貞宋出，並孀，孫男一，代恭，孫女二，屢抵奉先敬，逾四十寒暑，再官於湘，每相見，則大歡慰，憤切時事，則又扣胸而悲，別無幾何，昔之所悲，不幸言中，人紀淪敦，斯文垂絕，一線之繫，繫先生是賴，天遽奪之，此海內承學之士，所同嗟悲歎者也，而豈慶坻之私痛耶，嗚呼，乃爲銘曰：

聖清石文，雷風大昌，乾嘉經師，邁漢軼唐，流風漸被，迄乎同光，運際百六，道術晦盲，孰衷諸誤，以衛厥防，有魁一箇，奮起湖湘，甄綜六載，言提其綱，早謝纓綬，屹乎鄉，闕彼邪說，乃剔乃攘，挺挺志節，嶸如雪霜，翕贊之口，奚損毫芒，維道隆汗，駁國存亡，羣陰所搆，國步以傾，筮易得避，毀泉涼塘，覃恩終業，起廢針盲，龍蛇相識，真士涕滂，緬昔船山，身膺名章，越三百載，遐歸南堂，學統一系，終始是衡，遺書滿家，名山茫藏，勒名幽巖，永詔名茫。

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擢右中允，遷左中允，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左右春坊庶子，補國子監祭酒，庚子典試雲南，乙亥江西，丙子浙江，越十年簡江蘇學政，其國史館，功臣館，實錄館，協修纂修總

王葵園先生墓

長沙省治東遙四十里，其地爲龍喜鄉，王葵園先生

碑

四人黃兆枚敬撰

不復出，年方四十有七，同治甲子，由廣陽生舉於鄉。

葵園述略

九

纂總核。奏派纂修穆宗聖訓。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日講起居注官。則兼職也。歸田後。復由鹽戶奏進所著書。給內閣學士銜。先世籍江南上元。明正德間。有曰雷者。以進士官湖南岳州通判。徙長沙。遂爲縣人。初爲秀才時。承異世文儒之後。將益拓其學。以貧羸走鄂院。入軍幕。意欲隨中興會胡諸老立功名。而卒以文學顯異。始通籍。宗周自荏侍郎益治國聞。究書經奧。今讀其書。其東華錄。東華續錄。備掌故也。皇清經解續編。尙書孔注參正。三家詩義集疏寫經訓也。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元史拾補。正史誤也。其未刊行而已成稿者。有史記旁證一書。集有清諸儒之說。通合勘證。而五州地理圖志略。日本源流考。外國通鑑。又爲旁摭博考。不啻於一隅。荀子莊子集解。校水經注。瓊嶼論。世說新語。郡齋讀書志則發揮名箋也。校刊其弟魏鄭公諫錄校注。鄭公誦續錄。文貞故事拾遺。文貞年譜。則表彰聖臣也。天祿琳瑯目錄前後編。南齊書院叢書舊籍典精。景教碑文紀事考正。藉游風軌。述詩義標準以著家學。續古文辭賦文律賦類纂。十家四六文鈔。六家辭鈔。以示法程。而於魁碩樸士。果遠深微。必與昭聞。不令泯虛。其虛受堂文詩集。門人陳毅蘇輿。編訂各如千卷刊行。在朝矜砥名節。所論列嚴門戶之漸。懲刑典之用。杜宣寺之禍。觀查利之尤。節養物力。深防夷患。宏開士路。持議皆中。無激烈之

氣。而多懇至之詞。退休以著書教士爲樂。先生分別道器。嘗言中國之病。在務虛而不求實。然必立一物於虛。幹於實之際。而後其實有用。盡以利民。不至流爲淫巧。窮物之理。以致於精。蓋以堅質勝。非淫巧也。其立一物於虛。以幹於實之際者道也。質皆有用精也。豈淫巧之謂哉。兆枚嘗侍先生得聞斯語。近人黃宗子固之言曰。天皇治天。地皇治地。人皇治人。五帝治德。三王治禮。漢至清治文。後世治器。然器留夫文。文留夫禮。禮留夫德。德留夫道。故先生於著述之餘。考求製造。所謂器留夫文。以留夫禮。留夫德。留夫道也。而世禮詭異。數亦乘之。宣統二年。長沙飢民聚訟。巡撫揖藩司主持。諸薦紳遂列名請易巡撫。以先生居首。而先生一無所知。朝議竟論饑餓。於是先生益有杜門掃軌之思。自支殘年。蟄居而絕於時。以辛亥後六年丁巳十一月卒於涼塘。春秋七十有六。卽葬上涼塘左壙。先生諱先謙。字益善。清命編署曰遜。配張夫人。繼配周夫人李夫人。側室宋氏毛氏。所生子女皆孺。嗣子與祖。祖陶。晚得子祖恩。毛出。宋氏自先生卒。卽持齋奉佛。有行誼。能護存先生之書。其族人於其既沒議升爲正室。而毛氏不欲僭稱。循分以安之。皆知禮者。總計先生乙丑以後。在朝二十五年。在野二十七八年。均以培國本持世教。二者一歸於學。籌事其母鮑太夫人。母沒服闋。一督學江左卽告歸。爲永嘉。郭侍郎嵩濬配之

，賦於室牖。蓋先生之學從學入，故根本盛大。始卒時，其門人錢塘吳際坻爲墓誌，其友列狀縣史館立傳，前臬魏院黃兆枚，以先生學有定力，門庭寬廣，勸迪後進

王葵園先生墓表

弟子顏昌曉謹撰

。爲湖湘巨儒，闢窮世運之人，乃更爲墓之碑。時距先生之沒，蓋二十年於茲矣。

吾師葵園先生，年七十有六，卒於長沙龍喜鄉之涼塘，建國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上涼塘左壩，葬久矣，嗣子石濤始囑昌曉表其墓，先生自少卓犖有大志，於學無所不究，釋褐翰林院編修，累官至國子監祭酒，外簡江蘇學政，任滿假歸，引疾不復出，幼孤貧，往往灶薪不屬，而吟誦自若，以兄弟早世，子女淪弱，太夫人感然憂傷，先生視牀無形，曲博歡心，事寡嫂弟婦盡禮，歿爲建坊，清政不綱，母后屬屬，執國防而崇土木，變官豎而弛紀綱，先生諫劾權閥，直聲震天下，取與一介不苟，卻學務議長詣講局會長原給，移設簡易小學籌善求仁諸堂，主思賢城南獄

講席二十餘年，裁成多士，獎掖後進，如將不及，門庭廣大，著書滿家，精魂所寄，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太上三不朽，先生有焉，甲午東藩之失，朝野譴言變法，巡撫陳寶箴倡建南學會時務學堂，先生嘉贊其成，既開經背翠之論，巍然不懼，著論辯正，由是與時賢齟齬，及趙爾巽改嶽麓書院爲學堂，先生始意保存古賢遺蹟，結昌曉一言而寤，自此杜門不復與聞時事矣，生平撰述輯錄校刊之書都四千卷，氏諱世次官代具詳錢塘吳慶坻志墓之文，嗣子咸克厥家，諸孫亦皆巋巋有立，天之祚善，庶在於斯。

先府君葵園公行狀

男興祖

祖陶泣述

先府君資稟穎異，爲祖父歲之公祖母鮑太夫人所鐘愛，年甫四歲，卽命入家塾，從大伯父會庭公學，六歲學爲詩文，十歲文已完篇，大伯父教三伯父敬吾公及先府君，殫竭心力，逐日取通鑑解，次日，令三伯父覆講，使先府君聽之，又取事類賦，子史精華，圈出八事

，令二伯父及先府君各記其四，亦於次日覆講，故先府君甫學爲文，識古事已頗多。十一歲，出就外傳，咸豐癸丑，以避寇亂移居北鄉澗塘河，大伯父講疾歿，先府君從二伯父學，丁巳，補縣學生，二伯父闕後沒，己未，先府君食廩餼。辛酉，祖父歿。自大二伯父之歿，祖

父憂傷略血，病困積年，遂以不起，生平遺著，有詩箋標準一百二十四卷，采古初迄明代，粹粹之作，分別義類，綴以評點，開示詳切。先府君及大二伯父詩學，皆祖父教也。時騷擾大故，家徒壁立。先府君赴鄂省長江水師營，營官原任狼山鎮總兵王公吉，聘司書記。同治壬戌，赴永州，旋歸。癸亥入督辦陝南軍務原任江西布政師李公相幕。至湖北，李公以病免。先府君入肥名提督梁公洪勝幕。甲子，在湖北軍中，官軍敗績於天門之九真廟。先府君隨梁公帥敗卒突圍出，移營新水，七月歸里，昇歲舉於鄉。乙亥成進士，改庶常，乞假南歸。丙寅，滿叔父壽吾公補縣學生。戊辰先府君散館，授編修。庚午，充雲南鄉考主考官。辛未，滿叔父歿，叔父報捐知府，將入仕途，才具明練，性情純粹，先府君自失手足，傷憫備至，以待祖母無人，舉家北上。於壬申二月奉祖母太夫人抵京寓。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乙亥，大考提補右中允，充江西鄉試主考官。丙子，充浙江鄉試主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升補國子監祭酒，商之同官，奏請大舉肄業生，因時變通，仿明代添設舉監名目，准舉人入監肄業，並請恩准贈官入監肄業，商請左襄公宗棠籌措五萬金以裕國學經費。自辛未以來，先府君官差際運似頗順利，而兩子四女三姪女夭亡相繼，雖強破涕以慰祖母，然寸腸斷矣。壬午三月，幸貞皇后周年，奉派隨陵行禮，初七日先府君就道，祖母鮑

太夫人初八日猝中風痰，追先府君歸，已不能言，延至十六日寅時長逝。五月，先府君扶輿由海道南旋抵里安葬。繼母太夫人生存時遺命，報捐千金助山東賑，由山東巡撫具奏，賞給祖母太夫人樂善好施額。乙酉還朝，未與考察，蒙簡放江蘇學政，差竣後，請假兩月回籍修墓。先府君官情素淡，因家門多故，子女夭亡，在江蘇兩庶母各生一女，又皆踰期而殤，中心忽忽不樂，益生厭棄世故之意，加以到任後，頻患腦後虛驚暈眩。時懼顛越，久而益甚，假期已滿，病體未痊，呈請湖南巡撫代奏開缺，得奉諭旨，築宅於省城東北隅古荷花池前，名曰葵園，移居之。先府君自通籍後溺苦於學，日以弗知弗能為恥。既入史館，以蔣氏東華錄由雍正上溯開國未臻詳備，乾隆以下至同治闕如，鈔而輯之，成東華錄東華續錄共四百十九卷。於是清朝列祖圖治鴻謨，炳麟史籍，削削之費，悉出己資，雖經筵間之所弗顧也。在江蘇任內，擬刊經解，友人多以費鉅難成爲言；先府君毅然行之，捐千金爲倡，廣丐同志，鳩集五萬餘金，分局勸刊，卒以二年餘，成皇清經解一千四百二十卷。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先府君嘗言，左文襄公云，君等思有爲於世，當知天下無十全事歸我做，但審事屬二三分可成，即當急起直追而爲之，先府君服膺此言，凡遇應爲之事，斷不專心一志，以期有成，萬一家力不可恃，破產勿惜，卒慎所願，知天下欲善之心皆同此

運可信也。時郭筠仙先生在籍，開思賢講會，主講其中，固以讓先府君，以先府君喜刻書，商之廳務公所，歲致六千金，設思賢書局刊書，先府君以公錢刊者歸公，已皆刊者歸己，二十餘年來，成欽定天祿琳琅前後編二十四卷，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漢書補注一百卷，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新舊唐書合注二百五十卷，蒙古通鑑長編若干卷，五洲地志三十六卷，外國通鑑三十三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重刊景碑文考正一卷，荀子集解二十卷，莊子集解八卷，合校水經注四十卷，郡齋讀書志附志三十二卷，世說新語八卷，騷賦論十卷，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駢文類纂四十六卷，周自

應先生思益堂詩文集十九卷，郭筠仙先生詩文集五十五卷，李佐周蘭閣室文集四卷，吳南屏文集十二卷，李再臣詩集若干卷，丁竺雲詩集若干卷，西垣詩集三卷，歐

英園述略

蔡園公言行

男祖陶 敬銘

○余治莊子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曠管持此，以為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吾師也夫。○讀書宜先立品，欲為端人正士，必自言笑不苟始，與人管接，隨處檢點，省却多少悔尤，清夜默數，一日酬應，尚無失言失色處，便可安心穩睡，此寡過省身之要道也。○學以通經為先，而不熱必不能通，不讀必不能熟，每見學生十六七歲後，輒自命成材，束書高閣，作文時偶或繕閱，若令朗誦一過，便有慚色，年長者更不待言，陋習實為可怪。史記稱孔子讀易草編三絕，廢誦讀，學子勵志攻書，必應讀至爛熟，從容涵泳，饒禮自生，庶有左右逢原之樂。○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借書不還，是謂盜竊，人之立品，先宜省此。○余平生以書為性命。

陽穀東詩集二卷，六家詞鈔六卷，蘇厚庵春秋繁露證十七卷，世俗應用之書數百卷，刊五洲地志時，以公款支絀，提學吳公廉抵助資成之，亦友朋厚誼也。光緒戊申，撫院岑公春葵奏推書籍四種，恭呈御覽，奉旨賞加

內學士銜，先府君嘗言財以理事，多藏何為，督學江蘇時，邵太老師文恪公為言，署右側有明季科清樓園遺址，已為署地，陳公希曾題曰寄園，昔日隨侍在署賓友宴集，極一時之盛，及先府君抵任，知園燬於寇，費三千餘金葺而新之，光緒之末，派充學務公所議長，歲支銀二千四百兩，既率領備立憲之詔，設諸議局籌備處於省城，派充會館，歲支夫馬費一千三百五十兩，皆捐入學務公所，不取分文

，官京曹時，浙撫譚文勳公奏寄乾隆朝東華錄十部，轉給依屬，助費千金，先府君不欲挾書射利，亦婉辭之。自主講思賢講會後，城南賦菴，大吏遞延主講，除備

例拜謁外，地方公事，從無干涉，岑撫進奏書籍，尤亟相欽挹。順宣統二年，有奸民藉飢要挾，焚燬撫署之事，某首列先府君名，致電鄂督，有巡撫不恤飢民，致被燬署等語。先府君在家竟日，車馬警道，張公鴻年，知縣汪公先所晤談，數時之久，未之知也。迨後鈔悉電文，致電鄂督，鄂督已據前電委奏，得降五級調用處分，鄂傳部參議胡公祖蔭等三十餘人聯名奏請復查，大學堂監督劉公廷琛兼參鄂督，端忠愍到鄂，徐東海相國囑令鄂督自行檢舉，何公進時亦立言之，而事權不屬，迨余公誠格撫湘與先府君晤談，言制軍一榷盡知，且自任昭雪，而新軍猝變，先府君避地平江，此事竟成隔代矣。先府君自遭此無妄之災，閱世驚覺雪淡，在平江踽踽落寞，所歷殆非人境。甲寅年春三月，不幸延職生，時先府君年七十三，暮年拘子，稍有歡容，而精神氣體，迥不如前。甲寅初夏，自平返省，居東鄉四十里之涼塘舊莊，謝絕人事，日手一編，因督書自唐代纂成，即有遺蹟，思加改讀，前爲外國通鑑，雖已脫稿，應補訂者尚多，

晨夕經營，不遑少暇，嘗自言一官因病早退，自今絲粟皆出天恩，此生別無報稱之途，惟自矢一息尚存，一日不敢坐食而已。今歲十一月二十五日，函促不幸輿阻由城來鄉，見先府君猶手書校閱不倦，日夜侍側，聞訓最久，人定命不幸等暫退，先府君就寢，至二十六日寅刻，忽噫而醒，趨問安否，曰或稍感寒，因請開服何方，不答，而痰聲漸動，醫者隨至，謂脈見真臟，藥弗及也。至已刻竟棄不孝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先府君以道光三十二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子時生，春秋七十有六，迄於十二月十九日，葬涼塘舊莊之原，先府君通籍以來，一心編著叢書，嘉惠士林，不孝等生晚失學，未能通讀，謹泣述先府君平生學行用備國史采覽。

案：先公行狀，係公臨終前數日在涼塘莊寓所擬，原稿自先府君資稟穎異起至一日不敢坐食而已止，皆公手筆，餘爲祖陶所增，展卷撫讀，不勝感喟云。

男祖陶謹識

遺書自序

新舊唐書合注序

葵園遺稿

自歐宋新唐書出，而謂舊書不可廢者紛然，於是二書並行，歸安沈氏遂有合鈔之作，論者多美其勤力，而精其選擇。此予合注所以不可已也。宋景文氏為傳，好以古語易新詞，而未語文之古不專在此，它作審多類是。東坡詩云：「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尋。」其意有不足也。歐公志表，皆極意之作，其於帝紀多所增刪，學人皆謂，淵源為仿班，增則又謂有心。

立異，文之為道，論衆實難，未可家。陰而戶曉矣。予於二書，其復精年，頗有考訂，旁羅舊注，廣譚同志，條分新舊，合為一書，有無前後，一覽可悉，本文具存，略不更易，後之究心唐史者，論文不至失輕重之平，考事亦倍有參稽之益，其不為劬古之一助與，歲在丁巳秋九月，序於涼塘莊寓。

元史拾補序

葵園遺稿

元史註疏諤外，海內學者所共知而同病也。其足資參證者，惟元朝秘史，梁武親征錄，元史譯文證補三書。親正錄，有光澤何秋濬願船校本，秘史，有顧鶴李文雨仲約法本，皆冥心孤索，使舊編神明煥然，大有助於考

訂譯文。證補，則吳縣洪鈞文卿，於光緒中出使四國，得波斯拉施特所修之蒙古史西域志，費尼及瓦薩甫與阿黎之書，歐羅巴多桑之書，俄羅斯貝勒津之書，治為一鑄，大補缺佚，譯文精審，而西北地附錄釋地，及西域

古地考，裨用尤宏，余究心元史，輒以此三書鑄次相比。名曰「元史拾補」。中如太祖初甚，十三翼之戰諸書，韻敘在前，宜從秘史列後，非通校不明。秦亦朮兀因擊太祖，不止一次，知有奪文，案外三宗是為元史本紀補異朮赤後王列傳，則太祖親支蒙古藩都，尤當致詳，貨勒自編報連，木刺夷，康里統傳，既征開國武功遠極無外，而回部究竟亦藉以考見崖略。文卿早歿，其未定稿諸卷，如察合台後王，旭烈兀，不賽因，帖木耳等傳，不可得見，深為惋惜。余聞陸鳳石師博以其叢箋，諄托陳詒璽參議廣綴搜集，決裁詢之，信然。參議篤學深思，將使此完書光於天壤，吾輩更得讀所未見，其為欣快當何如邪？乙卯冬月，序於涼塘莊寓。

外國通鑑三十三卷

葵園遺稿

自來以中山志外域之全者。惟山海經。顧其書多載怪奇。又為後人增益例亂。上古之世。無大國水船。山中見開荒忽。余疑經之所謂國者。當亦約略其區。未能包舉其地。此固載衆者。所無可如何也。自五洲大通。天地之形。豁然呈露。輪車商船。踏月而達乎四方。丹穴空桐。太平大蒙之人。遊敖而聚於一家。山由是山也。海由是海也。而國之為國。更僕難數。試執經以證其源流。上古可考者。魯頌燕颺圖南北。倭朝鮮稍外大荒海外。乃更無可尋求。其名有見於中

古者焉。有起於近古者焉。帶僻之島不遺。細微渟渟之邦。備詳始末。當此圖書大集之時。不為之存其壓略。亦考古者缺憾事矣。於是輯而錄之。成三十三卷。予觀古今中外錢幣。而知宇內四極人民之流徙無常。若客民動盛。則土著退處。或遠義絕。所在多有。此所以上古無人事之可紀。而後世亦並無怪奇之足徵也。(紀荒事詳英志)予不敢仰希古之作者開蕙庶幾彷彿之。後之視今。或有異。今之視昔也夫。丙辰嘉平月。

新修晉書序

葵園遺稿

書有改作而不為後人稱美者。宋人之於唐書是也。史言唐房玄齡承詔修晉書。奏取許敬宗。令狐德等分功撰錄。以蔽榮精。實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書及今不可得見。然史

稱唐修者。好採譏諷碎事。廣異聞又評論競為綺靡。為當時學者所譏。蓋無待後人論定矣。抑不但此也。王暉。晉代弁冕。而滯蹇西東。似不相關涉。晉康歿魏世。而晉書立傳與

阮籍為徒。八王事實懸異。必當區分。瀾為一卷。有乖史體。陶士行明識勇退。無可瑕疵。而天門折翼之語。猶存本傳。劉琨尉買證二十四友。總其生平。要非為巨失。而過加貶抑。昧隱顯揚善之義。其弊舉大者如此。余治此書有年。於文義待商者。悉心為之條理。手鈔成帙。命曰「新修晉書」。未敢以示人也。考德葵傳云：德葵本先進。故類例皆所議定。免官後又由房相奏起。玄齡傳所斥又詠之士。其德葵與。

按：此序乃先君臨終前二日作。即民國六年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蓋稿筆也。序未完稿。書亦無存。昔曾文正之沒也。其作綱松山志亦未成稿。故後人取以付於求闕齋文集之末。祖陶為不忍先君遺稿之泯滅。敢效曾集之前例。不加增損。刊以留傳。民國三十六年七月朔。男祖陶謹識。

遺書序跋

虛受堂文集後序

門下晚生葉德輝癸亥二月

長沙王開學葵園太夫子。一代儒宗。年未五十。自江蘇學政改組歸。閉戶著書。殆以窮年。無間寒暑。時余同居會城。辱公紆尊。每撰一書。必持稿相商榷而始定著。二十餘年。無日不從事文字之役。而遊講之樂。亦盛極一時。宣統庚戌。米荒竄起。同為當事縶絏。畢更議。阿憶戊戌政變。與公同持正義。觸忤異己。雖幸免於禍。至是十三年卒罹黨網。朝綱陵替。羣小鴟飛。邇年而有辛亥之變。自是公遁跡山林。罕與世人相接。余則遠居蘇門故籍。不相見者五六年。丁巳冬。公歸道山。會為詩挽公。略抒知己之痛。書識兒輩往奠。詢公遺著。知後漢書集解。已脫稿付梓。而新舊唐書合注。在上海繆蘭風先生處。見經諸藝文兩志底文。託先生校

補。不久先生亦物故。後遂無從聞訊矣。辛酉余客都門。詢公詩文集。余謂此海內爭睹為快者。又聞公有自訂年譜。均無從購取。公昔在湘。與湘綺先生有二玉之目。身後之名。乃遠出湘綺上。世之慕公者。咸以不得讀公遺書為恨。知公學問文章。其感人之深。過於湘綺。固自有其本末也。去年余由蘇還湘。見兒輩案頭。有公年譜。及詩文集各一部。因轉告嗣君石庵等。屬其盜印。以答同人景仰之意。嗣君曰諾。乃並書札。合為四種。而以序引相屬。余持公久。尋知深。於公學行。未覩萬一。何敢妄下己意。更贊一辭。惟余生得見公著述風行。檢書有託。是固衰年一快事也。故不辭謬陋。輒述其始末以為附驥之幸云。

虛受堂詩集後序

門下晚生葉德輝癸亥二月

余田居三十餘年。與長沙王開學太夫子葵園先生。過從最密。先生每饗余詩。空所倚傍。可以獨樹一幟。至引余和詩附入其集。其阿好甚矣。余不喜言詩。而每聞先生論詩大旨。不主性靈。亦不主典實。欲以杜蘇陸三家。融冶一爐。而自成一派。於三百集中詩。十九可

以背誦。無一句遺忘。則知其所得深矣。同時與湘綺先生。並稱二王。然湘綺摹擬六朝。耳目手足。皆非己物。先生頗諷之。余亦附和先生。不趨湘綺也。大抵詩無論漢魏六朝唐宋。一朝有一朝之風氣。一人有一人之本色。即以三百篇論。風雅頌體。各不同。各國之風。亦

葵園述略

與陳意。必歸一律。不許人輕犯。豈古人肯志之義哉。先生詩與湘綺異轍。而自有先生之真。今捐資客已六七年。海內求其遺書。懸重金以待。若其詩文集稱者甚稀。則知世間無真知書者也。先生詩削腐存液。刻覈新深。

葵園著書圖序

門人陳繼訓甲戌九月

長沙王祭酒師。歿後如千年。門人親舊。於七月朔。誕日。咸集爲禮。獻酬既畢。昔爾石憲見。出際徐君紹周所繪葵園著書圖。屬讀其端。葵園著。位於湘城東北偏。先生歸田後。所築居也。夫地以人傳。人亦與地俱水。彼夫王公邸第。豪富園林。非不堪綺綺霞駭一時之耳目。願不轉瞬而蕩然漸滅。隨毀壞以俱盡。爲曹植所謂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者至多。而可悲也。惟駭人瞻士。經師巨儒。撰杖之所。嘯歌之室。雖殊方絕域。千齡萬祀。往往豈風懷想。憑弔流連。景仰不能以已。豈徒氣類相感歟。抑學業性行偏至獨勝。其精神光采。足以薄三光五岳。寫古今不敗也。繼訓自幼頗習文史。於楊子雲文章。元澗山詩歌。尤喜誦之。因遐想其著書之處。所謂草玄禁史二亭。輒來胸臆間。未獲與之並世。一聆其聲款。先生於經史百家。貫濟世國故。海外圖志。靡不潛探擄索。纂輯成書。著述之宏。爲當代所罕見。而於詩古文辭。治之尤精。方諸二子。未知後先且二子或稱美王莽。或見辱根立。雖迫而爲之。究爲明

得杜之神。運蘇之氣。含陸之味。置之國朝集中。雖然彼秀。未有與之相似者也。世有誦先生詩者。必以余爲知詩之甘苦矣。奚足爲先生詩增重耶。是爲序。

珠之累。而先生則早辭簪組。晚遁荒山。遺蓬喪亂。姦距說。口誅筆伐。不少寬假。幾陷不測。忠愛拳拳。溢於楮墨。蓋其行危志潔。較二子殆有過之。其然。則茲園之足以矜式來學。流譽無窮。又豈在二亭下乎。宜石憲兄思託毫翰以永清芬。而世之瞻仰遺蹟者。皆慨慕愛悅。如不克見。况繼訓固管從遊其中。而親炙之者乎。先生天性醇篤。獎掖後進。扶揚風雅。如饑渴之於飲食。平江蘇厚菴太史。續學能文。先生所識拔以至於成者也。億光緒癸卯。繼訓投徒其家。秋試後。太史可余文。因袖以質證於先生。而未嘗誰氏之作。先生亟擊賞。既而笑謂太史曰。得非汝所爲耶。尋告以實。又審視嘆美良久。而決其必傳。後果如言。蓋先生迴翔近禁。歷柄文衡。精覽鑒。故不爽如此。自是繼訓每一修講。必指示爲學要領。所以勗勉而寵誇之者至周且厚。而繼訓學不加進。投老無成。披覽斯圖。愷然如芒刺之觸髮膚也。

葵園遺書跋

後學 李肖聃

長沙閩學，季清巨儒，著書滿家，門庭廣大。予嘗踰其尊崇經學，似儀徵阮相國；釐正文章，儼桐城姚郎中；校注欽史，若嘉定錢宮詹；考正諸子，如高郵王觀廉。而考其平生著書，尤有功於楚學。嘗湘州人物，盛自東京。自言迄唐，聲興文彥。昔賢著錄，如晉張方之楚國先賢，鄧湘皋之沅湘耆宿，周聖楷之寫述楚賢，羅研生之編輯文徵，義舉襄美絕賢，甄錄或傷浮濫。先生念經術之不明，望鄉人之齋腐，以爲首齋神疏，提要時有微詞；凝園管見，通方替其匡謬。求如易綬之說易，觀國之學林，羅氏之述尙書，周子之言太極。在於清代，難值其人。故於續刊經解之時，留賚表章湖湘之學。於魏鄒數公而外，彙錄湘潭二胡之書；人竟及於生存，例不拘於故事。特相踴掖，深具孤懷。其後先生集疏三家之詩，參政安國之傳，無不采同人之說，集衆家之長。重皮先生經學之深，兼及其子；（先生稱皮先生深於經學，任舉一義，觸處洞然。又與蘇學康書云，讀皮先生經學通論。令人愧汗無地。其爲詩三家義集疏，采皮先生仲子嘉佑說至數十條）；服卽園涉覽之博，多取其長。（先生注釋名水經注世說新語漢書采葉東部德輝說最多。）後生見聞，邁逸前古，多能明今古之別，知漢宋之分。實由先生最好老師。又都書局，思賢所刻，津

葵園述略

逮襄生。講舍高才，今爲老宿，傳其舊業，迥異時流。郭（復齋）侍講以三禮成家，孫大令（季虞）用六書名業，師承所自，都出玉門。此有功於楚之經學也。

漢書之學，盛自湘人，何東洲於前漢爲專精，曾太傅列孟堅於聖哲。其後周容農，覃心陳志，郭玉池評校史公，先生補註所史，垂老方成，博采羣言，裁量衆說，於郭（嵩齋）王（蘭蓮）翟（鴻猷）杜（貴埠）之著，王（啓原）皮（鹿門先生）葉（德輝）李（楨）之書，厚康（平江蘇興）伯成（安化陶憲曾）之校刊，同宗四王之札記，（長沙王文彬及先生從弟先和先惠先恭先慎四人）苟有可采，靡不兼收。及後集解范史，則黃（山）柳（從辰）效其勞。經緯五洲，則曹（典球）王（達）分其役。乃至兩唐合注，元史拾補，亦多依鄧履（湖鄉陳毅）之成說。撰古徵之新編（邵陽魏源）葑菲不遺，洪纖悉記。彌尊往哲，復畏後生。求有裨於高深，益足徵其識量。此有功於楚之史學也。

九流之學，楚士號稱，兩王有衍莊之書，魏易（佩紳）傳解老之業，曹鏡初造墨子通解，易石甫有淮南新疏。綱髮經生，最精闕陵之書。（湘潭胡元儀子威）孟純文人，亦有釋莊之集（湖陰郭慶藩子靜）而其先則曾太傅能言其大，（太傅嘗言諸子皆可師）李布政（次青）

一九

能知其深。(次背管曾公自苦等於禹墨，持法則用申韓，韓處功名之際，則用黃老)先生集解荀子，多採大湖之言，編釋莊書，又承小郭之後。用心各有疏密，義例不無略詳。(劉申叔之荀子校釋，馬其親之莊子故多能拾先生之遺)然其後陳貽仲爲墨子正義，蘇阜康爲晏子春秋，魏庶丹爲呂覽詮言，楊遇夫譚老子古義。湖其原始，起自先生。前哲之倡導既宏，後進之慕效自廣。近時李澹齋子，倡名學於麓山。(益楊殿潤珂，有諸子概論，其縣人羅潤泉有墨子解義。)漣浦譚君，振玄風於江漢(湘鄉譚介浦著名墨經辨，其師顏昌峻，著管子校義。顏先生門人也。)大湖南北，厥道益光。此有功於楚子之學也。

昔賢均見放，傳騷賦於湖南。羣玉善詩，標英聲於唐代。明有西澗之樂府，清有陶國之新詩。益洗蠻風，登諸華瑛。而耦耕經世之集，不錄文人。湘鄉雜鈔之編，未嚴講法。先生於是綴夢谷之類纂，示古辭之準繩。錄求闕梓湖之粹。(會大傳有求闕齋文集，吳南屏有梓湖文錄)撰南村莊學之英。(新化郭顯鶴湖臬)。(長沙周樹槐星叔)孫集蒼霞取其說虎，三十九人之內，湖中筆錄五家。茲編既出，默氏知歸。其後黎庶昌之續纂，異實同名。蔣瑞藻之補編，錄新選舊。而坊賈注釋，巨膠百生。(中華書局王文瀾注本統移最多)滋可痛也。又先生類纂駢文，以補玉聞修之法海，李申耆之類鈔。

騷龍則論贊分門，史通則全書入錄；傳毅或移漢入晉，袁序(吳毅入袁簡齋序)則有目無文。尋其例條，小有歧異。然而取裁豈賸，斷制精嚴。而選師伏之序賦，殆將百首。錄湘綺之頌贊，亦且甘肅。自餘周郭之詞，(玉池自庵)蔡(枚功)孫(芝房)之製，皆加甄集，大振湘文。而早庚被錄，翔云見道。長沙吳士釐作重刻孔異軒序，葉蘭園請先生選入始許之矣，已而棄之。豈有阿好之私，蓋實擇詳之慎。至於詩餘之作，選輯六家。湘雨振其風流，桐華飛其麗藻，尤足振新聲於湖外，傳逸響於江潭。幼學尋途，作家輩起。而先生刻思益養知之集，梓獨東西垣之詩。復修先德遺書，刊行詩義標準。是皆本源忠孝，發抒性靈。當代奉爲宗工。(湘綺云，益翁自命宗工)前輩服其史筆。(郭筠老見先生所補明史忠正傳，歎爲范蔚宗一流人。)其詩亦清真精澁，卓爾名家(郎國祿稱先生詩。)惟體闊微見四六之弁言，駢纂之序例；亦能完禱神之察與，判雅俗於彙芒。短幾森然，芥澗興嘆。(見長沙黃吏部兆牧所爲郭編修家傳)此有功於楚之文學也。

綜茲四部，集諸一身。纂述鴻編，發揚鉅業。其名馳於域外，其書傳於寰中。湖國靈光，照年寡兩。而考其自體，則先生弱而失怙，困乏備嘗，迫雅步於玉堂，乃專心於青簡。始由纂錄之業，上觀著作之林，出掌文衡，入爲祭酒。比牒早登宰相，門徒多至大官。使先生久

宜京華，迴翔台閣，固常旌傳公輔，官秩皆張。而先生
抗疏劾奸，拂衣歸隱。闢葵園於北郭，主鹿苑之經壇。
門無俗客，惟停問之車，業不他紛。雅意藏山之策，虛
懷取善。樂受人言，友朋賴以成名，善類蒙其庇護。屬
舊新之交會，或譏刺之相乘。而先生節巾侍終，韓堂講

題葵園所著書後

葵園先生，吾楚巨儒。列傳儒林，名登清史。考其
學業，皆有定程。其始力用算錄，廣積前編。如補算十
一，朝東華錄。續姚氏古文辭類纂是也。次則選輯聚書，
臚臚絕業。如稷刻皇清經解，南菁書院叢書是也。次則
校刻諸籍，如刊行方言水經注，魏鄭公陳錄，世說新語，
天珠琳瑯書目是也。次則刻行師友著述，如序刻吳南屏
梓湖文錄，郭侍郎養知書屋集，王編修龍文不養堂文編，
及梓行李禹臣毛國翰歐陽東諸家詩草是也。次則鑲
輯聚書，博綜百家。如漢鏡歌釋文箋正，莊子滄子集解，
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新聲唐書合注，皆著聚衆家，
折衷至當者也。其後則沈潛經義，研發聖微。如尙書
孔傳參正，詩三家義集疏，實能究古今之異同。明齊魯
之孤義，蓄積平生之精力，以成專門之業者也。都所輯
編，凡數千卷。載筆記注，五十餘年。奔走兵間，不廢
常課。老年轉徙，自手一編，其所述嘉惠於方來。其用
心無懈如往昔。故玉池推爲文雄，湘綺命曰宗工。皮先

葵園述略

業，頗舟避地，猶編詩義之書，涼澗伏居，日校蔚宗之
史。克全晚節，樞爲貞儒。用能張大楚風，集成清學，
惟盛業必傳百世，史書列傳於儒林。生大儒不爲一鄉，
同里先蒙其教澤，敬書夙感，用質同岑。

後學李肖聃

生服其精力絕人，章叔謂其通知法式。湖湘近代以來
著作之才，羣推此老。雖怨家仇人，不能掩也。夙究國
聞，隱憂世變，自其在朝，以請修三海工程，殿劾李閣
諸疏，直聲振於天下，謝官家居主講書院，感傷時事，
間寫新書。既重刊景教碑文紀事考正，算述日本源流考
。又有五洲地理志，外國通鑑之作，搜采不遺異己，宏瑛
及於後生，編纂止於湘濱。而精神通乎宙合，足知其老
而意健也。少承庭誥，雅好吟誦，集中從軍諸作，雄深
雋永，與通籍後之雍容華貴，披聲蓋聞者，氣象不同。
而通體清切通贈。葵園國最所稱誦。蓋先生於杜蘇諸集，
致力最深，精華名篇，略可成誦。故風格鬱然，已自
名家。文章諸體皆工，而書序銘誌尤美。考事皆有依據，
其原出於劉曾蔡韓，斯才分有獨至也。予少知讀先生
書，故述其略示景仰焉。

十一

後漢書集解附續志集解校補跋

門人黃山

蕪園先生刊所著後漢書集解。及續志集解。共百二十卷。未畢兩卷。卒所居涼塘老屋。其前已就印出者。屬其君總校。既卒訪之。並書無存矣。先生嗣室宋大家。奉遺命經理未完書。乃重印。屬山總校。溯甲寅秋。山從先生涼塘校刊三家詩義集疏。是書尙餘列傳數卷。未定。八志。唐君龍任郡國。李君祖懋任百官。聞皆寫定。而稍備祭祀。與服未備。並命輯補。嘗爲說撰卷大指。究未睹全書也。及從事總校。始悉原板寫刻謬奪。總釋百出。底壞十亡三四。所采採諸家書。先生因亂。遺逸。亦多不在。弁首僅先生一序。篇目猶闕。遂述所聞於先生者。避前漢補注例鈔補篇目。更藉羣籍。比校推致。分別改錯。而篇幅固定。集解所刊者。莫由悉補。則別爲校記。系於其卷之後。愚學所及。間加案語。亦附著焉。名曰校補。不敢亂原書也。舉三十卷。屬有杭州之行。大家復延柳君從宸。携續校勘。並釐剔得失。疏其異同。寄杭州俾山留勘盡入校記。山更與柳君往復函商。然後決定。大家補刊先生詩文集本。設書局裝

國中。爰自督促手民。且改且補。又三涉寒暑。而後觀成。蓋先生晚歲所著諸書。兼營並進。再自釐定。而已不逮也。時更多故。先生高第弟子。零落已甚。在遠者復不相聞。山嘗乞助於同門左君震。黃君達元。王君正。劉君霽。比來杭。而左君旋歿。抑無由再從諸君請益。惟柳君終共是役。蒐討之功爲獨多焉。邇思先生於唐書。遠跡荒寒寂寞之區。日手一編。雖病不少休。所爲懲心懣精。不知老至者。豈惟是發揮旁通。藹存一家之學。亦以建武統緒。克追前光。援未棄之分崩。而求中興盛軌。於以揭發治亂之迹。俾夫窮而思返者。得所鑒以爲折衷也。而大家卒能承先生遺志。俾是書與前漢書補注並傳。其爲賢勳。古豈多得哉。山實愚冥。客中又乏書卷之助。強自附於小識。尙願四方淹雅。傳先生學者。從而救正之。斯小子幸矣。校補既畢。先生嗣君石菴兄請識其事。以無忘大家之勳。於是乎書。癸亥春三月。門人同邑黃山謹識於杭州旅次。

哀祭

葵園先生哀譜

丁巳嘉平月門人郭焯鑿

丁巳歲多十一月乙卯、葵園先生考終山尻、絮哉行館完乎其為人者也、自知死日、豫草遺令飭其子、無疾而歿、蓋陶無垢亦、以能遠於死生之故、會無蔽惑、是世易幾者哉、昔德宗時、與張文襄之洞泣上章言事、海內推為名奏、先兵部撰述、多就先生商榷、復深厚閩為學子所敬事、先兵部撰述、多就先生商榷、復深厚閩選講辨、聞其言也、如飲狂藥、其後文襄偕遊無日、經遠與鼎彝等重殆亦席其用、非無杯綬之適耳、於是檢心且先身以死、檢討雜語年少馳騫、教揚雄之韻蛇、於是檢心且先身以死、自先生避地、視身若稿、而心常有餘、外人罕得接言笑、斯固有取重於一身之外者矣、時人願叱其建死、獨不知其不認其生者、誠絕異乎流俗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微至詞孰能與焉、植壁次歲、亦奉母被避暹田野、閉戶讀書、於屈賦澗情、悅若有所窺見、憤兩隔越、未得一從就正、昨說變白大指、謀寄奉、庶得所折衷藏之飯笥、訖莫郵達之飭神、謹撰哀譜、一申夙

葵園述略

心、讀曰：

鍾漢稽天、雲華承宇、憂與愁摺、託身何許、殆生驚懼、選微繫團、氣為傾瀉、結蘭容與、瀟留未央、游心三古、靈瑣用修、豈曰小補、有道於生、韻等羅旅、笑言而化、抑矣悲苦、心之緜存、星日無緒、百世聞風、獨將起舞、聚余情調、孤懷望昔、願從質之、莫親尊俎、澹然長逝、尚囑言語、灑巾垂淚、鷄鳴風雨、

葵園王先生誌

門人曾孟其 戊午春二月

涼塘在長沙龍喜鄉，陸余家不足十里，儉然一屋，壁列兩楹。璣以汙泥，蟻蟻在穴。門外山陌，敗木留雷。長蟲力盡，卷局中路，此濟內閣學士樹國子監祭酒王先生居也，偶有客來，奴出左寶，殷勤孫謝。如避野盜，徒以老病，鄰里無尤。如此三年，澹然逝矣。孟共驢聞凶耗，走哭於廛，撫墓再拜，忽睛色慘，龍顏白髮，彷彿承迎，翻其遇我，當風微動，余既驚疑，却立悽咽，未見前和，竟成永訣。其家人乃以其年即夏正丁巳歲十二月十六葬於附宅之原，嗟乎，流亡駭路，早死猶賢，大道已遺，得葬為禮。既越明年，遂成斯誌，伊維盛節，遡念斯文，雖曰無章，決其不腐，其辭曰：公之初出家故營營，勤以遠志，等於諸生，樹樹從容。遠左師征，費賤不嘗，儻為舉子，選翔帝京，翰林學士，譽望

三

之隘。爲學之始。入爲祭酒。出典文章。翰軒所至。萬
度齊芳。明德不罷。育士之祥。鑿空衡平。證之以說。
一字之褒。榮於園壟。李趙不傳。春園異色。(一事見葵
園校士錄。當時被擯者。尙有穆蛟珊。)發祕載書。
實始東華。展軼之遠。集稿盈車。朝章園故。招拾諸家。
視學江南。綉刻羣經。汪汪千卷。孤異承靈。儀徵而
后。漢學郵亭。尙書古今。參正孔傳。師說石經。藉其
剝煉。馬鄭者流。其說益煽。西京詩學。本於玉生。三
家遺說。左右逢迎。陳魏已次。悉騎駢明。證詰之功。
釋名殊雅。斤兩分明。言無苟假。著錄必先。胡可缺者。
(先生有釋名疏證八卷。思賢書局刻。啓中遺落未載
)。珣范兩注。發括諸英。成書百卷。奪稗傳稱。準諸
長志。題思裴情。副垢管書。例仿履歷。唐書新舊。文
獻俱增。蕪顧病蠹。捃襲書稜。漫筆志乘。至於蒙古。
東海皇都。竊漢帝宇。紀事編年。數天萃士。水經地志。
目錄砂書。小言如粟。鏤刻盈閭。胡不加年。陳馬缺
如。旌惟諸子。我最莊荀。郭楊之精。被禪爲春。雜儒
隨履。胥付主臣。梓胡柔致。湘雨靈空。詩之清冽。歐
楊簡東。前諸璽製。別集之工。季容一啓。虛受堂作。
考據義理。本根所託。著述滿家。皆其注脚。抉積成帖。
。詩古文辭。桃香而外。別暨雄旗。留學矜儷。卵而活
之。三千百卷。崇爲一編。經史子集。學海珠船。述作
瓊宮。厥后空前。我聞公語。行之匪艱。一日不死。一

日不閒。精誠所至。倒海移山。儒林文苑。非公之真。
領瑯一疏。天下推新。棄官焚草。所謂大臣。遭遇艱危。
。國步頻更。山居鑿窟。木石孤跼。迹其邇暮。遺逸獨
行。我居金流。公在涼塘。景行懿德。奉贄登堂。歲在
丙辰。八月秋霜。自茲以降。日往月來。青松紫蘭。留
釀新醅。妙旨醇悟。庭華自開。幼子亭亭。支頤展拜。
。國斷變隨。因爲大快。遂及生平。忽然長憶。米鹽之細
。兒女之私。長箋短札。告我無道。段我一言。信之不
疑。伏孔昂持。目無馬鄭。安有毛閻。公顧題之。不以
爲嫌。我欲學詩。窮絕古今。例從蘭甫。音取亭林。公
亦題之。不以爲侵。我有逸辭。刺謬無羣。自惟將死。
深厝幽墳。公頻索之。乃敢以聞。不圖賜書。實出非望。
。歡喜讀嘆。不可名狀。(此先生報余書中語)瀏覽再
三。猷不肯放。十年結構。得此和聲。通人所許。竊附
論衡。遺屢宛然。有淚縱橫。臨命之前。殷動問藥。我
欲見公。開歲之約。曾不逾旬。歸於荒漠。朝占枯草。
夕問野籤。復書不來。是何以然。豈期無病。而乃遽捐
。悲哉死矣。歲未無寒。琴書冠劍。景物闌珊。千秋百
載。待從無緣。衆口悠悠。曰賢曰否。方在水涯。忽居
山阜。苟無其德。鞭之不走。庚戌之變。已成公論。桑
之衆人。本余所願。何憐何溜。公當無恨。騰蛇值運。
血灑中原。斯人逝矣。小子何言。山崩木壞。月落天昏。
。嗚呼哀哉。

葵園先生九十生日自公祭文

維中華民國廿一年壬申歲七月朔日。鄉後學彭海寰、

汪書、鄭家澂、黃兆枚、曹典球、陳繼調、孫季虞、
王壽慈、王恩澄、鄒仲祚、鄧振聲、顏昌煥、胡不傑、
黃俊、曹孟其、胡庶華、鄧際闓、陳長捷、劉宗向、
李肯綯、王鳴謙、胡子濤、劉善澤、彭國鈞、楊樹達、
黃士衡、徐橫立、蔣藻森、蔣魯思、黃石逸、黃性一、
王政詩、魏曉清、史煊等。謹以香楮時蔬。致祭於葵
園王先生之靈曰：

維先王辟雍宗主。授下老師。寒松葆其晚貞。藹我
發其特秀。術窮千史。探莊荀珥范之精。學貫詩書。綜
百兩三家之說。薪傳有自。周會之魁可尋。竹素所於。
孫防之想益廓。恭承嘉惠。示我周行。清蔡等生同里開。
親誦釋經。或為河汾之門人。或屬湖濱之後進。廿年
粉社。嗟急殿其已傾。萬葉椒聲。會故園而屏敬。虛受
之堂存。墨祀華陰。永慕之記。步法。朝懷設芹。瓣香
恭具。道復成。瞻城闕以匪遙。湖濱登之始降。肅船
山觀時之祀。生并逢秋。誦潛邱祠祭之文。人同不朽。
尚鑒

王葵園先生九十六歲生日公

祭文

葵園述略

李肯綯代

維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丁丑歲七月朔日。湖南省政府主
席何健，教育廳長朱繼良，陳方，曹典球等。謹以香楮時
蔬致祭於

葵園王先生之靈曰：

早。湖湘開闢，女黃判剖，掌掌文宗。靡此祭酒，至魁
此贊。言大非夸，猗君我公。擢運成家，其鑑無窮。下
醫國處。旁論文章。用達諸子。行四十餘年。徒學生光，
長沙大師。并得玉。湖約通文。行周莊列。公則守常
克全晚節。宗風既詭。學脈分流。門徒論議。肅岩嚴
秋。梁（鼎芬）陳（毅）吳（慶坻）黃（兆枚）為世伏
老。厥修曷由。爾勸是保。嗟余後學。知讀公書。生朝
設奠。懷得崇歸。湘水澄波。厚林在巷。秋雲在天。公
靈來降。尚鑒。

王葵園先生百零五歲生日公

祭文

王鳴謙代

維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丙戌歲，七月朔日。湖南省政府
主席王東原等。謹以鮮花時蔬之儀，致祭於葵園王先生
之靈曰：

維先生三湘碩學，一代經師。具啓導之宏規。以乘堅
貞之晚節。耄福壽世，與河間儀徵并稱。積會精英，以
城南篤西為盛。老成難謝，芬韻何窮。東原等仰企遺型
眷懷往津。陳天地干戈之會。羣弟乘衣。屬河山光復

之辰，幸存魯歷，虔修公祭，冀降靈旗，共展敬於荷池，藉藉忱於蕩采，百年一瞬，更五稔之已終；萬歲千秋，闕九天其如在，能守先而待後，應尊湯水之備宗；欲冀教以發微，式闡王門之緒業，伏祈敬格，不盡瞻依。尚鑒！

蔡園先生百零六歲生日公祭

文

王嘯霖代

維中華民國三十有六年，農曆七月朔，湖南省政府主席王東原，教育廳長王鳳喈等謹以香花時薦，致祭於葵園王公之位前曰：

曠靜胡天，鋒銷禹甸，去秋逢辰，相將豈薦，較更物候，又屆生朝，荷池露重，桐葉風飄，溯公降神，壬寅之歲，清道光間，海波鼎沸，服官京國，早選歸園，簡青頭白，燈檠花繁，峻骨高張，淵衷獨抱，鼎鼎千春，堂堂一老，了已捐館，今已卅秋，涼燭日短，仙巾雲浮，公澤在人，公名在史，芸舍香薰，蘭台華美，尤掄光耀，式昭德音，儒修齊往，社祭宜今，流大紀時，采蘋致敬，展卷書堂，仰懷伏鄉，敬祈敬格，不盡瞻依，尚鑒。

案先公生辰祀典自建國三十一年相繼舉行門人故舊咸遺在庭以擬年公祭之文僅存四首均王李兩教授所撰云

祖陶謹識

蔡園先生百有五歲公祭述感

後學胡庶華

葵園先生，為有清一代大儒，鼎革後，魯殿絳然，聖道賴以弗墜，雖庶華生晚，未獲親炙，然喜讀先生遺書，私心向往也久矣。况先生退隱園林，管主講嶽麓書院，春風所被，才彥如林，故老至今，每盛稱之，庶華備位湖南大學，實即先生講學舊地，高山仰止，復何待云。茲屆先生公祭之辰，欲述數言紀盛，願清史有傳，赫矣儒林，時賢傳記，抑尤盛美，日月出矣，燭火可惜，庶華特穰喜頌頌而已。

王葵園閣學太夫子輓詩

門下晚生葉德輝

六年隴亂別縮林，聲息時聞出谷音，忽訝文星隨月晦，不留時雨到春深，黨人碑在蛾蟬散，野史亭空鷓鴣吟，宋背自傷先痛逝，九州著作失同心。

天下人文祭酒尊，卅年德望負龍門，名山有約歸田早，樂部相隨接席溫，生證經神宗北海，清時雜集附四園，於今增培風流盛，華屋生存未忍論。

三吳經學入湖湘，求闕齋先思益堂，畢竟再傳成情抱，未能一姓守西莊，江河日下龍歸海，域社霄深象跡梁，往事同舟風浪急，障川無力看瀾狂。

萬古傷心史。知王風。故蕩黍離難。吾謀不用忠言。遊。世變相乘死恨。遍。黑白易消妖亂志。丹黃親應匹夫師。斯文絕續千鈞繫。十老天胡不怒道。

異。轍生家學絕師門。私室無因說受恩。祇奉福山親授。○謂之西廬主福山謝公萬杭。○始從學海濶淵源。○吾生平不重師門。惟濬縣曹公鴻助。及謝公。○潛風亮節。不愧大師。謝公經試。出江陰。楊公荃孫房。會試出公房。二公屢懷榮善。以流通古籍。主持正學。與吾同志。故終身事數公惟謹。○忘學久。敬交逾善。知己平生。只不背。衣鉢未能傳正法。負公期許愧招魂。

疏經注史送殘年。楊子難遲定象賢。公有詩文流四裔。我無碑版慰風泉。○夙與公笑談。以身後碑誌相互託。今恐不能踐言矣。○鄉評謬許居士後。夜夢相從在孔前。學自異同心悅服。詎須瓠枕託師傳。

明時將相出河汾。垂老嬌蓬國事紛。桃李公門春意豈。○公門生滿天下。內而卿相。外而督撫。時其後造。均均作殿頭。比之河汾。何不幸也。○桑榆晚景客愁分。○辛亥九月。公居平江。為其戚某某明危。久之始還。○後堂絲竹東山夢。華蓋文章北斗雲。小草。願依葵向日。不為歸田。關葵園于會城。識不忘君也。

○隨處無奈已斜曛。○天留遺老住齊明。文字先朝勛聖明。生計半從儒服買。命。命。腐蝸勝名。眼看白馬清流盡。夢想紅羊浩劫。

葵園述略

不。遠道寄書會幾日。開函淚眼淚縱橫。

弔葵園夫子

金蓉鏡

山胡傳說脫離峯。一柱天南失所宗。書付九流元度。○學名三代馬生工。壁門肆禮知官美。玉尺論文見節。○崇。誰是章逢讓證者。異時為上太常封。

捐然勇退急流中。誰似吾公道力充。座右太師排祭酒。○贈東真隱說家風。留連橋頭分餘蔭。絕倒蘭臺為發蒙。○箋訓兩京猶未了。讀成喜見於清童。

嗚呼何曾得到天。推排不動始為賢。船山別示逃名窟。○散手沉吟淚滿箋。○此下遺佚兩韻待補。○我行却曲。○稽猶驚。未契從來託後生。完履餘身無一恨。棄官人老。○最多情。○辛亥九月。師從平江寄詩。有云：棄官如棄泥。我見一人耳之句。○前年詩來。猶以昭雪為言。不曾。○放翁告家祭之語。○篋中詩句皆遺考。樓下奴狂憶舊名。○今月清思他日語。微塵劫後有公平。○師為湖中舊學。○新界所茨。今兵火子遺。應思至言。說次敦詳筆雅四月。○二十七日。

葵園夫子執詩

門人胡思敬

一片葵心日已沉。長門猶覺主恩深。諸書思託窮愁見。○銜石甯知老病侵。舊日巢痕悲北監。先朝黨籍恨東林。○同光老輩凋零盡。殘潘何人續谷音。

哭葵園師三首

門人黃兆枚

瀟湘不波。(一)謂湘綺。(二)細致奪何分。指借信
機中。歸來多古芬。宏稱今泯泯。濁迹晚紛紛。茅屋峯
雙嶺。追風道欲開。

已粉若影德。休官爲著書。文章千載事。憂患六經
餘。遂以干戈老。蕭然木石居。未能親易寶。深愧涉庭
蔬。

王葵園先生九十生日

受業彭清葵癸酉七月

馬前忽忽越八旬。丁無一年寫天真。夢中莫授生花
筆。案上徒陳會友文。也自潛修管閉戶。會開議論經書
紳。儒林道學都無分。孤負當年獎借人。

王葵園師九十冥誕

門人孫文昱癸酉七月

七月己望秋。赤嶺落猶飛。說言適東郊。督宗云有
第。猶歎葵園師。便便五經笥。督宗古文訓。詩畫字家
異。翰宸帝宜編。學海前徵嗣。在范肆旁歸。顏李翰物
貼。瑛筆贊東華。九朝昭聖治。觀海歌任洋。孰得窮涯
鯨。憶昔庚庚演。諸虛初樂待。沐光緒庚寅。師注講懇
賢講舍。額置弟子人員二十四人。予乃得與焉。

日有程。學琳正文字。工賦勳成名。空負相期意。(師
嘗謂子律賦不妨兼作。不患不工。他日成名。尤爲急務
。同輩廿四人曰。張夕觀摩函。二郭曹蕭羅。鑄鑄名樹
。一郭湘陰郭復初。山江古文。長沙郭直夫志。汪工經
解。莫健安。詹光玉小篆。舊綬之延祉。工駢文。劉陽編傳
雲宗。龍工古賦。(爾來四十年。宿草增感思。華年情逝
川。白首悽何似。(嘗課作書劉峻命論後。有「望華
羞於鶴鴻。誰悲失路。親道川於日夜。自惜華年。雲浮
礎前。霜零鶴鳴。健齒耳數語。頗爲師所激賞。評云：
。爾輩顧畏。顧之使人神寒也。)猶欣共聚雷。觀長沙
市。(聚谷青拔。雷助青鏡。皆年七十餘矣。)蓬島幾
揚塵。師沒一紀餘。大道日已淪。未學慕。經訓有
箇會。荒蕪壘種時。元精歎在天。來者寧无後。維繫賴
降神。九十年朝值。非園除壽官。遺骸應歸。老彭惠
然來。風誼師友間。(彭少湘。壽。時年八十有六。乃
功侯。爾來會。(江夏曹无雙。入室今多識。登降尸戲
侑。嘉狄區獨。公推黃君宇遠。吏部主祭。(四王)
。清芝。樹森。瑞蘇。萬年。豐二曹。(軒毅。孟共)顏
。食。劉(煥光)李(肖麟)席(魯思)傅。毛(提民
)蔡(漁春)復陳(右鈞)黃。(性)濟濟咸敬。康
親或誠私。咸契同方志。公子敬愛容。達人字私意。
(石春世兄。教拜贊容。)幸幸。酒既畢。飲饗。發。酒
。敬。既醉分韻記。君。典。可。經

正庶民興。孟言儼一試。相期章甫州。竹楚原儲持。

王葵園師九十二歲生日紀念

弟子顏昌曉 癸酉七月

吾人款云葵園一紀歷星。夢寐時復親。撰枕經藏。良辰慶生申。安雲漢芳鮮。相將同侶侶。始及秋陽天。儼然見平生。遺像瞻在前。襟將襟既既。徂賚禮不遐。主人備燕私。高館張華筵。共飲明德後。方欣潤遠賢。稱號介繁證。述德歎高堅。自從喪亂來。不復親爾先。詩書棄灰燼。庠序無管絃。途窮則返本。飲水思源泉。經師鑿人師。薪盡火焉傳。藐予末小子。及門謝淵。搥搥而訓誨。榜櫓自生全。報恩漸無地。贈將今始。民生事之三。此會期年年。何以慰我情。詠言寄斯篇。

葵園先生九十生日

門人曹孟其 壬申七月

祭酒江南策蹇歸。好官年少亦心灰。臣所能贊惟肺腑。自知無狀到宮幃。儀徵未有三千卷。周末猶存一大師。如弊負公公肥否。尙書又負十年期。

孟其案。余嘗爲百古今文尙書。已屬草成冊。爾曹先生。謂先生八十生日。當以書爲壽。先生臨終前數句。論以尙書孔傳參正給我。來書詞意殷摯。蓋絕筆也。

葵園述略

亡婦宜專。感於冰洪野蕙之言。以裝張敬聲。故將余戊午以前所著書編覽。自是余遂不復再作。

葵園先生誕辰紀念詩

後學王肅蘇 癸酉七月

去歲星虛腐湘綺。今來東郭拜長沙。再經十載數盈百。未信千秋壽自涯。張登宗師傳經誦。蘭陵祭酒重儒家。願蘇禾黍人遐邇。殘夢空雲上苑花。願非延賓禮意加。朗朗公子自清嘉。同宗幸有大儒出。助祭彌增晚學嗟。問向蓬山徵故實。謂少湘學士。舊從芸舍擷精華。座客多出先生名下。年來木壞衆桃謝。先生歸道山後。及門如隄殺。黃蓬元少雲。黃山巖森。與長嶽亭子。咸先後物故。願鳥飛飛日易斜。

葵園先生九十有二生日

門人黃兆枚 癸酉七月

癸酉秋七月朔。爲吾師王葵園先生九十有二生日。距先生之沒。十五年矣。去年是日。公祭先生進菜園孤兒院中。至者五十餘人。分賦賦詩。枚得肉字。願成詩者僅及半。未刊布也。今曹君野毅。李君肖剛。曹君孟其等。本其景仰之心。踵湘綺師國生日故事。揭先生學行。謀爲特刊。騰諸報章。石菴世兄。以枚舊列門下。

二九

豈亦有言。鶴念先生。單湖綺部國。皆湖湘魁宿。著述
盡富。書滿人間。且已列傳於國史。無假表章。光氣自
在。其為是刊也。亦冥弟子後進附驥之思也。謹錄是詩
附綴於刊末。

淫言番駁物。大道曰虧廢。荒荒聖黎塞。二曜傲而

嘔。風雅危一髮。黠慝詆相背。俯仰百年間。一澗同光
代。大師起湖濱。鶴士此權概。標辭秀神骨。宿理鉢肝
肺。汲古一經修。嚼義萬書碎。蓬瀛昔飛步。邱壑晚留
愛。手中瑠網移。謝爵斷然退。鄰邦主壇席。契舍仰諄
誨。要指談六家。無復憫諄師。魯魚出土鏡。入冶經鍛
悴。曉啟生曙光。行道出沈昧。文租柳州似。先生謂
枚文可師柳州。詩許培更配。先生許枚詩追山谷。

欲扶窮賤身。一躍跨曹輩。初先生主講城南。首課
即批枚卷端。聞生家極寒而極肯用功云。運夷儒風雜
道隱士心憤。卓龍吟嘯聲。不敵野龍吠。泮濱小冥游
壞埵凌泰岱。遙遙黃虞情。嘆嗚日西墜。康成識語合
起起孔肯再。荏苒十餘載。回望柳橋嘔。今逢九旬月
設祭薦魚菜。稽首遺掛前。恍忽聞聲款。清亡公已老

寒歲一松耐。涼塘。棚列。操剪蕪蕪機。當時湖綺翁
出伏兩雷對。蓬齋勤著書。一出觀生內。承流誠察路
有覺誰所實。心香弟子私。雨化思相溉。

葵園先生九十二歲生日

後學胡庶華癸酉七月

百城坐擁已霜顛。赫赫威嚴雷夏傳。最老師稱前祭
酒。有遺書嚴舊鄉賢。莫源學海窮涯淡。一傳儒林付史
編。著作等身千古事。至今流溉滿湖川。

葵園夫子九十二歲生日

後學劉鍵癸酉七月

名山著述費磋磨。策解羣經漢宋和。文起衰危功德
在。先逢變亂感傷多。夫之晚節殊堪憐。正則孤懷不是
過。回憶門牆親父執。各為私哭泣滂沱。

葵園先生九十二歲冥誕紀念

後學卜世藩甲戌七月

詩

短牆靡荔老。門館猶森沉。森鼎古香發。園池秋氣
深。世途履虎尾。公子離龍心。良會倘天意。艱難來豈
簪。

拜經日挺子。禮意嚴師儒。老屋一煙綰。遺書三篋
儲。文章光屬屨。冠帶薦魚魚。我未坐廊廡。千秋私淑
誦。

葵園大師九十二歲誕辰公祭

後學魏節山甲戌七月

感賦

巍巍王祭酒。學問冠湘州。著書四千卷。載車汗九
牛。文章自傳道。儒林清史留。所嗜唯聖業。至澆方止

休。中歲歸故山。築居城北頭。開地號葵園。修講廡所
業。撤撥十七年。庭林餘鳥獸。今來觀故跡。對景空悠
條。富貴固浮雲。我心無外求。禮靈先生書。乃不負此
菊。

葵園先生九十三歲生日

後學李澄字甲戌七月

早退非關慕隱淪。名儒著述自千春。身雖外處心王
室。但不旁觀志古人。正期報國應入舞。夫之節暫儻為
鄰。林園似此卻難到。豈獨遺書世共珍。
嶽嶽殿清季。經師康受掌。翠言徐千史。餘力正辭
憲。連早中年際。憂深直道彰。典型垂萬古。寧止聚存
亡。

葵園大師百有六歲生日

後學胡庶華丁亥七月

前有崑山後湘綺。明潛季世繼三王。逸民克吐詩書
氣。遺澤長留典藉光。百歲喬松隨歲賦。卅年清笛感山
陽。即今文獻尊儒宿。史乘昭垂俎豆香。

葵園老師百有六歲誕辰紀念

蔣維喬丁亥七月

葵園誌

衡嶽亭亭秀。湘江浩浩清。千秋鍾淑氣。一代挺經
英。歷劫孤園在。橫流四海傾。吾衰誰翹起。嗚咽展遺
經。

葵園閣學丈百有六歲生日

姻世恩孫劉 鍵丁亥七月時年七十一

南極歷光曜。靈均攬揆期。龍蛇徵兆吉。衡嶽降英
奇。家匪風金敷。才成琢玉姿。毋煩腐范傳。祇倚客章
詩。特從翔麟閣。文章妙鳳池。荷御真祭酒。窮叟墮人
師。鄭往蒙經表。鄭編六籍吹。德徵玄聖候。道應紫王
規。突恭葵灰煖。棉炎漢學資。八儒窮鏡藻。九墨並流
枝。曩昔高虛舉。侵凌上國睡。獲厥方捕虎。糧者乃驅
顯。時局憂多疊。明公恥被欺。比州仍戀榻。美殿頌堅
持。杞草藉添粉。裁筠重捷眉。奪天青石銜。縮地碧牙
推。魏子頑庸甚。平生感激私。工商通翠榻。軌軸拓鴻
基。爭席徒慚向。鼻皮仰止維。恩情緣厚誼。鏡語感忘
思。異代號好德。諸凡疇疇。道澆齊魯亂。銅諫宋明
危。出處常希古。刪修欲起衰。兩檄驚興步。百世特
知。年譜亡兄稱。遺書哲嗣治。展蘇分製錦。祀買合陳
辭。北海隨風竹。西河捧日葵。銀笈香一對。瓊液體三
厄。殿廡聞弦誦。衣冠肅禮儀。千秋隨俎豆。萬得充繁
隆。

葵園述齋

葵園大師百六冥誕紀念自體

簡寄道首下

後學李澄宇訂庚七月

書城僑擁擁蓉城。身後身前萬事更。先生倘是陳搏
睡。醒起他年看太平。葵園紀念備泯穢。但有葵園賦可
添。欲向陵墓尋彩筆。前生愧不是江淹。江淹曾封醜
腹侯。

王葵園先生百零六歲冥誕有感

後學周逸丁亥七月

風流祭酒儼當時。庾受文章起鳳池。主講思賢留舊
址。遺書充棟付佳兒。齊名湘綺公榮極。衛道賈齋我苦
持。櫛往開來心力萃。所南孤憤感無爲。

王葵園大師百有六歲生日

後學朱叔駢丁亥七月

却後園林氣象新。大師世澤自芳芬。千秋著述名山
壽。歲歲今朝俎豆陳。(每年夏正七月初日。爲先生誕
祭之辰。)偶來北廓拜鄉賢。快事遺聞惜青年。哲嗣極
嘗能世守。人間祇見一葵園。(葵園舊址。在湘城稻谷
倉。經王石庵先生之保守。園林無恙。檢書猶存。詢有
關於吾湘文獻者大也。佩甚佩甚。)

葵園大師百有六歲誕辰

後學魏名山丁亥七月

葵園誕祭會聚賢。考獻徵文年復年。著述等身玉祭
酒。名山盛業早流傳。

注：(葵園百六冥誕。於丁亥夏正七月初。在稻谷
倉故宇舉行。到湘中名流：曹典球、陳長發、彭國鈞、
胡庶華、楊樹達、劉毅深、王爾蘇、毛悅民、劉忠國、
廖繼藩、黎澤泰、張平子等五十餘人。由周逸、張四青
調禮。東原主席主祭。典禮極爲隆重。葵園平生著書達
四千卷。超越阮文達、紀文達之上。實一代巨儒也。
香澗荷池世澤長。遺書目錄待稽詳。江南尙有翰軒
跡。文藻同懷肅受堂。

葵園夫子百七誕辰公祭感懷

後學李德蘭戊子七月

葵園夫子。德蘭。兩世師事。昔者麓山書院。夫子
長之。與采九劉師。鎮清注師。一時同爲山長。德蘭年
方二十。肄業嶽麓。試經試史。月有所課。其同居夫子
之門者。如先子及黃山陳長銜賓風屬諸先進。而德蘭父
子比之點參路同焉。每逢夫子誕辰。百壽圖開。憲道畢
集。普尊之設。燦爛庭除。回首當年。悲感交集。今天

子又百有七齡冥誕。余不敏。撫今思昔。頓發老懷。文獻足徵。山水不在。爲賦五古一章。以當詩話陳述。先朝論講席。薪木已無存。遺物誰能數。應登大雅門。吾師老祭酒。湖上。葵園。舉術富高軒。此輩真夙根。憶昔師門誼。鈞天奏日昏。荷池車馬塞。稻穀成更屯。尊知經籍貴。但解巨紳溫。如今五十載。往事孰尋原。冥辰到百七。環拜列兒孫。後進思文獻。一紙溯淵源。我儂門下士。道貌猶孺尊。擬抄虛甲第。介觀闕雞豚。傳經泗水道。柳巷野田村。留此寥寥髮。體元元復完。

葵園老師百七冥誕志感

蕭仲祁 戊子季夏

德宗戊戌變法時，我客龍安太守家，（蔣少穆觀察寓局關祠側）王（葵園）汪（閑止）二黃（澤生修原）廖珠泉（孫瑛）樽前唱時參加，珍蓮山人館同巷，（顏息齋館城步魏軍門宅）偕看葵園池上花，長老謙德動倒屣，朗月照僕生光華；惜因南學別町畦，引嫌嗶嗶息紛拏，浪走蓬萊真大海，宦糴遼滄天一涯，彈指於今五十載，人間百變看雲霞，老成棄木甚然起，曩時賓從俱塵沙，巍然古德不可見，國事凋殘吁可嗟，劫後重來稍較倉，門前依然靜不嘩，遺書森列猶可讀，來習淑慎思無邪，明德之後宜若斯，喬木百年世所誇，老客扶筇再瞻拜

葵園述略

；陳傳止日西航

葵園開學百七誕祭志感

澗查鄧振聲

一寸葵心聖主知，神羊折角那堪悲？還山賀監仍狂客，祭酒稱卿最老師，汎汎文章變羽翼，河汾弟子半龍靈，瓣香久慕南豐叟，親炙無緣拜日遲。

葵園先師誕祭感賦 柳敏泉 呈稿

道脈南來後，斯文得鑑衡。三湘綴翹秀，兩浙采奇英。子敬傳經志，昌黎祭酒名，勝朝論科第，我亦小門生。

卅載懷梁木，仙筇百七齡。船山同厄運，翰苑數晨星。檣篋瓜初薦，堂躋椒自馨。神光護壇坫，翹首在天靈。

葵園先師百齡晉七冥誕

門下生馬續常敬撰

却憶蓬萊日月長，百齡晉七又飛觴，文章代傳南國，著述千秋有二王，補漢葵園留鄭架，感時稻谷變滄桑，回思立雪湖山麓，清夢時時到玉堂。

三五

戊子孟秋朔爲世父誕辰舉行

公祭七絕四章貽諸弟 庚寅

荆榛瓦礫滿荒原，受祿祠堂今尙存，誕日年年隆祀

典，生前生後不須論。

過化存神信不虛，衣冠肅肅拜庭除，每懷往事增悽

感，孤負文淵說姪書。

八字箴言石一方，臨歧叮嚀佩身旁，一官錦水冰如

我，嚴隨猿啼打恨長。

注：乙巳入川時，世父以「忠信篤敬，慎重澁默」

八字刻章見賜，諒勉備至，飄涉身處世，不外乎此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荷淨竹深猿啼日，顰眉鶴髮盡名流，相期茲季承家

學，道溯河汾記得不？

戊子孟秋朔爲先府君誕辰步

祖恩 延祿

萬方多難嘆中原，劫後祠堂幸獨存，俎豆馨香宜百

世，浮雲覆實不須論。

先考靈光赴太虛，猶留典輔掃庭除，著露手澤消長

夏，新價檢閱萬卷書。

烽火連年各一方，涼飈飄實費身傍，鬼神呵護仍如

昔，舊法琳琅意味長。

卅載思親悲矢估，每逢公祭感流，幾回顧着東山
屨，爲問當年幾折不？

葵園大師百零七歲公祭感賦

釋菩提

一代宗師世澤長，名山述作早賙芳，卅年解脫人間
世，家有椒譽百代香。

會開滄桑萬念空，願扶正法學宗風，六經大義開生
面，追美船山俎豆同。

案：萬休上人無量庵齋詩有：「任他曠世千秋劫變

我蒲團萬念空」之句，葵園大師著述達四千卷，門

人遍天下，衰終向日，晚節克全，與明末大儒衛鶴

王船山先生，清儒寧樞王九溪先生，湘潭王湘綺先

生，並稱四王之學，門庭廣大，漢宋一家，皆足以

模楷百世者也。昔者葵園大師曾刊行高僧傳多種，

與海印奇禪諸大禪師往還，湘綺老人與碧湖詩社，

所謂道傳方外，其功德不可思議也。戊子七月朔爲

葵園百零七歲公祭之辰，爰撰七切二章寄與石菴大

居士，並祝一切吉祥，皆大歡喜。

葵園大師百零七歲生日用悟

性上人韻

釋自智

哲人雖萎澤彌長，臨蒞葵園花木芳，歷劫不磨等身

著，神龍猶在有書香。

自去人間色相空，江東王氏擅雷風，書蔬早掃傳家法，石甕揚休繼述同。

案：石菴居士，編述大師遺志，編纂葵園述略，為湖中荷家不二之視者，自晉寄自南嶽祝聖寺。

壽星明

後學魏節山

為葵園開學百七誕祭作

湖上風清，碧湖浪捲，曲譜雷韶，仰靈光弘殿，江瀟萬古，名山述作，繼晷焚膏，天下賢王，當時榮矣，曩者經師振鐸高，休計取，揚雄辭祿，日拙心勞。

幼聞疏上當朝，羨閣舉歸來不折腰，生城南嶽麓，鳳賢講席，河汾弟子，麟閣動昭，晚景涼塘，蓮舟再徙，青史儒林傳上標，人選矣，喜年年祝典，盛會雷招。

憶江南

後學戴庸生容室

為葵園大師百七誕祭作

荷池畔，勝地紀當年，祭酒南歸動筆迹，牙籤十萬入葵園，嶽麓衍薪傳。

注：建國初元，予隨故甲午孝廉王樹森姻丈，謁葵園大師於荷花池舊第，一席春風，啓迪後進，頃又三十餘年矣，舊不勝感慨云，三十七年八月五日作於營盤街志高學校四齋。

葵園述略

憶江南

湘陰岑鑫金如

為葵園先生百七生日公祭作

葵心好，花放喜朝陽，筆迹等身千古事，河汾弟子詠歌長，蘋藻薦馨香。

注：民國戊子季夏，金如同湖，主國防新報長沙分社事，承魏君節山介識石菴先生，稱「葵園述略」將出版矣，爰獻新詞一首，藉志景仰云。

先伯葵園公百七誕辰紀盛

喬庵

龍門舊澤到湖州，七世傳經自有由，公更章皇成巨業，備綜四部匯羣流。

名山講學趁河汾，夫子文章可得聞，派衍湖湘傳道統，千秋享配祀楹枌。

膠許肅材列玉英，恩先翠從訓經明，驚駭老去驅黃外，孤負臨園雨露榮。

盧鄭同門盡有名，槐堂子弟寂無聲，相期砥礪承家學，莫為虛榮誤此生。

葵園開學百有七歲祀典感賦

湘陰郭君偉八俊

一代肅宗世澤長，頻經浩劫濟祠堂，檢書付託無遺

三五

葵園述略

葵園，禮記慶行有烈光，道比三王（嶺山九溪湘綺）洵伯仲，駁綜四部豈尋常，年年此日冠裳會，我亦趨趨奉菊香。

按先公去世後之挽詩及歷年誕祭詩。都若于首。經遭八年離亂，轉徙流亡。劫燼之餘。選存刊出。俾師友之誼長存。名山之藏有待。爰綴數語於後。不勝其感喟云。戊子秋七月朔祖塋石菴甫謹識

葵園開學誕辰跋真重詩後

湘鄉蕭仲祁 時年七六

葵園開學百又七歲誕辰，其從子。重翁，感賦四章，述開學會以「忠信篤敬，慎重厥猷」，八字構一小章，餘之，懷德修省，詞意纏綿，故家舊本，世德作求之雅，令人悚歎深之，余記魏司空驃騎將軍末原王昶字文舒，為兒子及其子命名皆依謙實以見意，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湛字處沖，兒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古君

三六

子裁成後進，稱名取義之間，矜矜致慎，其篤觀敦養，不以兄弟之子或有異同，馬援之說嚴教，亦此旨也，開學系出太原，其謂勉之重，蓋本文欲導勉子理之意，迨于載，遠播潛芬，余期厚重數典不忘，亦望石菴昆仲，雅本開學盡心，互相助勉，垂則來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斯為誕辰紀念之次者。

蒞山謹案：葵園大師，著述等身，其詞勉子姪，諄諄若此，冀孝廉跋之而其義益顯，洵可謂有益世道云

葵園大師百有七歲誕辰紀念

著書明道，教澤孔長，
文獻足徵，邦家之光。

後學 李仲明拜題

園墓紀述

葵園記

善化李植

長沙會城東北隅。彌望皆蔬畦爲圃者居之。咸向以
來。圃多餘爲屋。會序相築。當古荷池滌舍之南。迤東。
是爲王益吾祭酒之居。祭酒既卜築於此。因度其西偏爲
園。略具亭榭。中多植葵。名曰葵園。既訖。局余記之。
夫葵傾葉向日。昔人以臣子之於君父。惟其誠也。祭酒
自登甲科。入詞垣。歷史文學侍從之班。瞻就日月。所
以教誨故以誠者。蓋無弗至。泊持節督學。引疾南歸。
違京師五六年。嚮之咫尺不顧者。今乃復於數千里外。
思近天光而不可得。其託於葵以志傾向。諒固宜然。而
吾以爲祭酒愛君之心。則猶不止此也。往時祭酒在朝。
嘗屢因事建言。不以無言實而顯。即今退處閭里。齋然
物外。而君德之所關。國是之所賴。惓惓之臻。彌弗能
已。蓋其至誠鬱積。亦如葵之向日。性固不可奪也。則
其所以名園之意。不尤深釋也乎。或曰。祭酒之命名園
善。而其園。規制未闕。疑非所以爲祭者。余謂觀遊之
樂。雖足以理亂而宣滯。要非賢者所爲措意。而爲國於
城市。又不若在郊野者。峯帶谿谷。草木泉石。皆有自
然之致。不嫌假力於人。爲之則欲勝其真。豈易處耶。
余嘗以夏日倦祭酒遊其園。坐語於枋窳。軒窗爽鏡。遐

葵園述略

願園始引劉墓。雖日搖動於谷風之中。波塘稍淡。滄海
深淵。其地先公。幾不知有墳墓。此亦足以厭遊目娛之
志。而又不爲安。且夫致誠之道。無窮。苟非其人。雖
美弗能。祭酒深居簡出。既幽。益聲并寡。不恆與
物接。雖動輒。常慨然其相其高致。則其園則增重矣。
雖然。不博祭酒。其墓之適。疏集。而亦復陰也。爲
之記。以昭之。光緒十六年。植多病。記之。

三植堂序

曾國荃

益吾太史。其德業於世。聞者莫不。老誠濟濟。得士最
盛。憲修國史。其德澤之深。不華之隆。其鬼神感之感泣。
吾楚殉義而存。隨德者。莫不頌以表。人望猶吾宏
獎忠憤之說。以爲激勸。來地見。其未知其夙。其夙
訓。立說著書。歷以此爲。也。誠之先生。在三植
堂。手澤留於益吾者。甚常。其能釋其所藏而讀之。
故。文博雅。爲衆流所。其觀。不稅之。其其必
遠。又觀之。水。源。斯長。其則。士之。其其必
。樂方於後世。堂不賴有本源。故。益吾。其其必
親爲業。著述。淵。是立永久。其其必
吾。庶幾乎。也乎。乙亥三月。湘鄉。曾國荃。其其必
案。曾忠。此序。即付於所。三植堂。其其必
五年矣。其其必。其其必。其其必。

三心

王益吾祭酒永慕廬銘

湘陰郭嵩燾

益吾祭酒爲永慕廬。處嵩燾書之。因繫以銘。其辭曰。人皆有母。獨吾母之爲哀。蒼窮習其教。相守爲命。至老而猶孩。况若君骨肉凋喪。惟母之爲依。哀豈有窮哉。君之兄弟。爲龍爲虎。倏忽變化。盡爲塵埃。其文章著述。有傳於世。討論而表章之。足以垂示方來。是其告慰君母者。將使其家之人。與天地齊壽。歷千祀而窮九該。君以一身支柱其間。亦豈非天之厚積其勢。降顏淵而使回。然則君之有後決矣。斯其旁遊鬱積之久。而山岳爲開。追思母德。日月崔嵬。人壽終盡於百年。年有壽而思無涯。人同此思而傳者。獨以其才。我銘其廬。以告永懷。時光緒九年。癸未長夏。

案此銘刊虛受堂文集所付鮑太夫人年譜後。郭侍郎所自書者已刊石。現嵌葵園故宅書齋東壁。祖陶謹識。

重修葵園記

祖陶石淮

葵園。先公歸里時所築居也。在長沙北郭古稻穀倉。幽絕絕市聲。而書閣花鏡。清池樹環。羣鳥以時和集。蓋先公南歸。築易遇遷。息影著書於其間者數十年。人以此爲先公城。乙亥之夏。軍庫失慎。殃及園林。先宋夫人與守楹。駭怪以沒。兄弟易產。園與祖陶。乃

貨田貸金。鳩工經營。三月始成。不異新觀。倚北南向。爲康愛堂。樓貯遺書。勉修故業。軍興以來。園林率長沙一火四戰。其燬於兵燹者泰半。祖陶朝後。復力修葺。今總統蔣公。緬懷先哲。命勸湖南省政府保護在案。於是將寄存河東涼塘之葵園藏書及河西石莊之家刻書板還回。規後園林。稍復舊觀矣。茲常先公首直七歲歲辰乃執筆以爲之記。於戲。學佛伯申。敢請風於前哲。業承儲素。期無忝於先人。世世子孫。鑒予此志。民國三十七年孟夏月既望男祖陶謹記。

重修葵園紀事

魏曉清

長沙會垣之北。荷池之東。有葵園者。清故園子監祭酒內閣學士王葵園大師晚年讀書樂道處也。門牆數仞。書閣聯英。花木茂密。欣欣向榮。園以葵盛。故曰葵園。會墟遷徙。藉之末以守隨邵陽魏威肅公光澤。由兩江節署還湘。寓局關祠。臨川李瑞澗梅查展其祠。一日陪同威肅訪葵園。時隔學方以劾太監李蓮英於朝不報。自江甯掛冠歸。專心著述。聞威肅事。接接甚歡。而對魏清朝政。則相對嗟吁也。威肅以在陝甘節署所刻海國圖志。葵園聞學。聞學則以所編五洲地理圖志略事相告。年室之內。泛論至於五洲之外。益仰前賢之德功與言。並垂不朽也。是爲予遊葵園之始。越二十有八年。歲在民國乙亥冬月。習隨石淮先生以兵燹之餘。真

修葵園，時距聞學之歿，十有八年矣，小兒節山，與石菴莊諸君子有論學取友之誼，當葵園之興修也，石菴先生爲永寶享用計，邀予來城，相其陰陽，觀其流泉，關戶於稻穀倉之左，定向西南，取周易西南得朋之誼，赫犀兩楹，朔月而成，東曰廣受堂，西曰葵園，園中有池蓄魚養鵝，夏可賞荷，香逸益清，秋有榴紅，可以饜客，而葵終向日，清節高標，四時風景宜人，蓋在湘中舊家不一二者也，石菴先生之配夫人，儉約自持，典守楹書，書聲紡績聲達戶外，遐邇咸道其賢，予乃屬小兒撰句云：「葵菴兩庭芳，三湘文獻於斯盛，」一園林好事近，一代宗師世澤長，一藉以培聞學之文孫宗熾宗楷，石菴先生屬紀其事，因書此以歸之，時民國二十六年歲在丁丑七七事變后一日，長沙魏曉清第一稿，時年七十有二。

葵園後記

後學李澄宇
洞庭謹撰

葵園爲故聞學王葵園先生著書舊址，李孝廉相曾一記其畧園大意，顧幸廉記於清光緒中，而澄宇記於民國丙戌，將前美其盛，後惜其衰乎，非也，澄宇固猶竊羨其盛也，世界第二次大戰，浩劫空前，而葵園糧樹方新，水木似舊，非葵園先生遺澤至永，留易有此，蓋昔盛猶人，今盛則天，屬可羨也。光緒末，澄宇肄業長沙，得歷覽故家巨室園林，大抵誇華費而未必清，欲博大而

葵園誌略

未必顯，葵園倚古稻谷倉一隅，竹徑深處，綠水半園，楊柳樓臺，倒影澄碧，顯態情移，登魚島與人，感具仙意，謂別有天地歟。民國乙亥，軍庫失慎，殃及是園，先生暫闢石菴斥產修復，并於池北築堂視日虛受，勝狀在水，胸爲連雲，未免今昔異態矣。壬午夏，飯嵩肆虐，園舍半燬，石菴又修復之，守成固若是其難哉。越三年，轟倭四次犯湘，澄宇暨石菴昆仲，挈眷分避異縣，今始重覓於荷池，故家喬木，幸可孳認，雖園室廢懸，故物多失散，然石菴昆仲忠貞亮節，不墜父風，殊難得耳，自葵園先生下世，每歲舊曆七月朔，湘大吏士紳必躬詣是園公祭先生，甲申後，省會陷落，先生高足曹毅毅校長，猶於安化橋頭河集校內師生設酒爲祭，湖前主席何芸樵先生亦于渝都與章行嚴先生輩，具饗造祭，先生女孫代避避地在渝，亦獲與祭，以此見先生一代大師，學綜新舊，人不能忘也，况今國土重光，湘主席王東原先生，教廳長王鳳喈先生，且於先生有宗誼，遠念儒宗，近倡雅化，於先生著述舊址，例舉公祭，其景仰前型之盛價，諒益淵然以深，弗可臆測已。民國丙戌七月

游葵園記

歐陽綸

幼從師受古文辭，稔長沙王葵園先生名，及客長沙，尤習聞葵園多遺書，心嚮往久之，屢挾拘牽，造訪莫由，丁丑夏仲，識路局同仁王麓菴君，後逸其姿，神和

三九

其性，年少文雅，風味醇然，健羨不置，聞叩家世，則葵園先生孫也。一日震蕩要約，驅車至稻倉倉，有門額葵園者，叩而入，震蕩介見其叔石菴，及國學報社社長笛山兩先生，茗譚甚歡，石菴先生曰，葵園，先公解組所築居也，樂道著書，數十年不復出，世稱葵園先生，稍憫，曾以乙亥歲軍庫失火，殃及大半，於屋廡修復，稍異舊觀，園西爲居室，室盡左折構層樓，曰庚受堂，貯讀書，室之右爲榮祿公祠，旣乃取次尊親，居室各幢，張列清季及晚賢書畫，以何錫身吳清卿二聯特足珍異，聞皮履者猶夥，入祠內，肅瞻遺像，衣冠峻偉，遺書版片，持列充棟，四壁石刻林立，郭筠仙所書永慕虛額，及跋語，尤煒健，使人神王，轉涉園林，森然者齋，澗然者池，鵝鴨繞欄，瓜果成畦，異卉名花，旌聚而繁植，綠陰連壘，青苔徧地，小鳥啾啾，零露有聲，蹺蹺拾澗，幾忘身在鬧市中矣。登藏書樓，比屋疊架，皆玉軸牙籤，精裝光潔，目爲之炫，國學報社，卽設偏東樓，時酒香檳，肉風不振，甕酒齊起抗戰之號外也，相與探觀，則後寇侵蓋滿橋，我軍奮起抗戰之號外也，相與撫然而別，夫今日而言國學，殊期失農之難，雖然，一武士道耳，後郭筠爲太和魂，矧我國學，垂五千年，靈蘊相承，樹不拔之莖，民族精神，胚胎所繫，詎可警於世變之日新，今者之異動，而舍己芸人靈志國本哉，此有識當道，所以提倡國學，扶大雅之輪，與時代文化互

流匯合而齊驅，兼收衆長，以適應於不敷，而追崇明德，轉移風氣，並爲當務之急也，葵園先生，近世國學泰斗，斯園一隅，實屬國故，宜乎世之推崇擁護蔚然長存天地間，以興起我後之人，於吾固有文化，隨乎以自信，卓乎以自尊，益聞發光天於勿替，又豈僅流連光景，逞游觀之樂已哉，越日，特行所懷以語震蕩，詩難方棘，靈情卓卓，震蕩願不以余言迂且悖也，屬書爲之記，時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九日

涼塘先墓記

涼塘，先開學葵園公晚年讀書樂道處也，在長沙之東龍喜鄉，去省垣三十餘里，風景清幽，氣象闕闊，一望平原，禾麻遍野，有屋數椽，足庇風雨，先公自江南蹇歸，以康俸置之，鼎革後，著書其中，杜扉弗出，門生故友，或來晉謁，書陳四壁，談論步休，於時祖陶方在督齡侍讀左右，四年之間，親見先公成范堯集解，元史拾補，外國通鑑，新舊唐書合注諸書，日夜罔息，以成不朽之業，餽蔬飲水，淡素自安，適以年衰，竟爾撒逝，以民國六年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巳時端坐而終，生前曾面諭葬仙入市先王母鮑太夫人墓側，以待先靈，嗣因其地卑溼有礙，不能安葬，乃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涼塘附宅之原，令距先公之墓且三十年矣，墓園迤邐，宿草萋萋，歲時祭掃，撫昔增悲，追念先公之殫精文

乘，列傳儒林實有耀於吾宗，而著述曠麟，四千百卷，克全晚節，用底大成，則又功施於士林，德輝於奕葉者也。祖陶槐以樺材莫依先緒，惟家居修行，保守樞書，庶幾誦清芬之世德，慰先靈於在天，同邑徐先生紹周，會遺義園著書圖，表揚先跡，因復請魏君節山徂東山繪涼塘先墓圖，上之宗牒，以志不忘焉，民國二十五年歲在丙子孟夏月既望男祖陶謹記。

題涼塘隱居圖

門人 李世璜

甲戌秋日，石菴仁世兄先生，屬書涼塘隱居圖，涼塘，在湘東龍喜樓，距楊梅河里許，卽其龔翁義園先生隱居地也，當國變後，先生隱此，嘗言惟聞杜鵑往復哀鳴，至六月而聲變，觸目感時，寄諸吟詠，故先生之詩，有楊梅河畔見歸船，及六月聲聞杜鵑之句，至今讀之，猶令人神往其情景也，寔成，並綴七律二章，另紙書後，以志景仰。

樹深共僻是涼塘，又見湘西舊草堂，萬卷藏書眞著作，千年遺墨大文章，老槐蒼屋如封洞，魁柏當廬不受霜，添補畫圖成一軸，卷簾懷慕古茫茫。

門前水繞一溪橫，草色波光照眼明，儘有靈煙足供養，別開池館自幽清，楊梅河畔帆飛影，虛受堂前鴈變聲，瞻仰高風尋勝迹，客來疑在輞川行。

涼塘回憶

小門生 馬文仁

仁居停涼塘，來往兩載，時年我二十七，先是英國公招先父與龍公爲之校刊所纂各書稿，未一載，先父以鄉村不淨，先王母年近八旬，時需隨侍，及族譜五修，族人以總纂相任，於是書請以仁代，喜承公見允，而仁幸得讀依門牆矣。

當時同居有敬讀胡某，每日所校理之書，爲後漢書集解，乃手民寫過之稿，校後更正，卽以付刻者，外國通鑑，則爲初稿之稿，新舊唐書合注，則已分版輯抄，再將各先賢注證逐條輯入之稿，凡每日每稿手民所寫不過三四頁，公自校之後，卽送仁校，所勞引之書，若干種，均一概合校，恐原稿尙有謬誤也。

公間常親來指示，並談一切故事，正襟危坐，適時不稍倦，仁常請其休息，不顧也，必盡無誤而後已，常言日本維新時，培植人才之法，普及學術之方，實爲可範，彼時日本社會情形，事事閉塞，領事裁判，不平壓力殊甚，故以輸入歐西文化，爲當務之急，於是政府選派才智之人數百，赴西歐各國學習各種科學，而在國內同時仿照歐西制度，設立各科學校，凡派往歐西各國學習各科之學生，每日受課之後，卽將所聽之課程電告本國，卽以之授與國內各科校學生，有疑義，卽去電全留學者就所授之教授質釋，故至畢業時，國外留學者僅數

百人，而國內則已達數千人，此日本學術昌明之速所由來，觀此可知公之對於政治更革注意在實事求是也。

公常示學詩以習讀三蘇詩入手，陸放翁詩不可學，杜工部詩不能學，然而總以多誦多記，以求其意詞充實，整體經綸，學文則先宜熟讀史記，以為入德之門，再讀三蘇文，以力求明暢不留滯，至詞賦等，則不足道也，公為人作各類文字，每章或前後易置，每句或長短增刪，稱量敷易，仁觀之必默識潛思，務求其更易之深意，後閱其筆記，誠袁隨園先生作文改稿或乃至三二十次之多，結果尚自謂玉石難分，由此可見古人之推敲，實多費苦心也。

後漢書鄭兩志，先父與龔公率命集解，先是明龍公攜仁等來省垣課讀，預備投考學校，寓思賢講舍，是時為嚴相香大世文主講，先父時亦附課，每日作日記，即將不善所撰之拙理辨正一改，以舊指正，後為葵園公所知，即請辭轉示先父將所撰之閑地地理辨正，一概抄錄送，過日而談後，即命移居荷花池宅內開始編輯，日夜不輟，數月完成，仁雖時常往省先父，然從未掩諸公之雅寮也，斯時公一日以先父手抄之那國志稱兩本示仁，正構秀潤，命加意保存，去歲家山淪陷，為敵所焚，實深痛。

公丁世亂，播遷數家，既居涼塘，閉謝著述，不聞時事，然問字求文之書，讀調辱事之便，問或相煩，除

有時為人作銘誌等文外，惟某次有以修湖濱志見著者，公告仁已為曠凡例數條予之矣，其餘一概辭謝，故非繁之者絕矣。仁曾參加宴會一次，同席僅四人而嘉肴時蔬，羅列達十餘色，其中有四川竹筍，甚可口，形似魚肚，而嫩脆柔滑過之，為公最嗜之品，稱為某生所贈，每斤約六十元云，公不用多酒，而健食，此次稱為高興，隨飲隨談，約二時許始散。

湘名流多為公之高弟子，於七一公祭已閱多次，仁從未逢錄參加，今歲承石菴仁父留居其家，藉避煩暑，乃理獲參與公祭，心焉欣幸，石菴支言有所憶詔，伏以公聲垂亮節，傳之濟史，著述文章，流譯中外，以有條理證實之研求，而得闡發區明之結果，俾後學多所遵崇，以免歧異，逝世且卅年，而景仰者彌殷，良有以也，仁未學無文，曾陪隅坐，回憶數事，拉雜志之，涼塘在望，高山仰止，愴然九原人遠，實欲無言，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

懷葵園夫子 門人粟揆歌鳳

葵園城北路，傷往矣追尋，相見竹當戶，嘗看菊出林。清風絕塵蓋，白日動森沈，高節渾難寫，聊紆絳往心。春酒夜相頌，葵園雪未消，似聞朱夏近，瘦角簞持梢。不慮殘雲氣，難知抱石牢，濡毫助掌臂，記取歲寒交。

雜記

王葵園先生百零四歲生日記

念記

門人曹典球

長沙名儒王先謙，字益吾，晚號葵園，生於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歲七月初日，時為公元一八四二年，至今歲已一百〇四年矣，往昔湘城又安，每歲是日，凡屬先生之門弟子，與舊時朋好，必會集湘垣稻谷倉葵園故宅，燕飲唱酬，以資紀念，而酒食則先生哲嗣石菴延祺兩君，於家祭之外，為之供張者也，今歲長沙尙陷於寇，葵園故宅，已遭摧毀，石菴去年翠峯避難，衣物在途中被寇劫掠無餘，夫婦跣足蕪頭，流亡至於湘鄉安化，子女則徒步往渝求學，延祺尙困於長沙，深山幽谷，忍飢耐寒，其子則入明德中學高中肄業，一家骨肉，分離乖隔，舊時僑侶，散之四方，故在今日無復為之紀念者，與球在晚濟時，曾以師事先生，而先生則視為小友，相與研究外國地理，著五洲地志，多取材於拙著叢書，今先生所啟商榷考訂書札，尙縷縷在行篋中，撫今思昔，不無惆悵，故獨自於山居斗室中，撰茲小文，略述衷臆，以見君子之澤，百世而不斬，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吾國方董理中國固有文化，以期與西洋希臘文化相

葵園述略

融合，成一未來之新文化，覽者倘不以爲竺舊畧守，而必謂東坡生日，不如莎翁百年之足貴也。

葵先生家世習儒，凡十五代，無稍間斷，以遺傳學之原則觀察，故其於學術之成功，實無足異，其文則師桐城，以所處時代，較方姚時多變化，故更見博大，其思想則不專重儒家，於莊子管子韓非子（管子集解尙未刊行），掣其菁英，借矯儒備之弊，其經學則於今古文，無所偏倚，必實事求是，其史學則以所編之東華錄，爲考究清史必不可少之書，而所著前後漢書補注及新舊唐書參證（此書尙未刊行其稿本則存商務印書館香港庫中不知今尙在否），用力甚苦。

卷帙甚繁，有功乙部，實不在萬錢之下，平生嗜好，最喜刻書，如讀皇清經解，如長沙思賢書局出版叢書，皆親督手民，自行校勘，必求無少訛脫而後已，嘗與余言「活字版印刷備，自東方傳至西方，今復自西方輸入東方，後生可畏，將來中國彫工必至失傳，不如余趁此時多刻幾部書，尙可使外人知中國人具此絕技」，故民國初年，先生隱居長沙平塘時，猶刻書不倦，雖有人勸其改用西法印行者，不之顧也，先生以流傳學術自任，淡於仕進，年四十四歲，官國子監祭酒，上疏劾宦官李蓮英，罪幾不測，致仕里居，主講城南書院三年，思賢講舍三年，嶽麓書院十年，絕口不談政治，然於光緒甲午後長沙自闢商埠，宜統開爭論墮回專漢鐵路，由人

四三

民自辯，皆與時流協力主持，不少退避，於湘人求自立新建設之精神，裨益甚鉅，蓋其所學篤實不欺，並無所謂新舊之界也。

總裁中國之命運曰「總望我國學者，務使學術切於人生的日用文化歸於建國的共業」，蓋如此方可以學術轉移社會之風氣，如先生之所學，瞭然於古今治亂興衰之故，而所言必折衷於義理，灼然於中外道器虛實之辨，而博學必歸之於篤行，庶幾乎可負斯責者，而萬卷遺書，空置柱下，三千弟子，分散天涯，盛業銷沈，幽光莫聞，良可惜已，舊時與茲紀念者，有陳右鈞黃青山在安化，李肖聃在辰谿，而典球亦在安化橋頭河，其他或卒或散者，不知凡幾，附記於此，以誌人事之變遷云。

王葵園先生百零五歲生日

門人曹典球

去歲之八月八日，為舊歷之七月一日，是時英美之新奇武器原子炸彈，方於前二日轟炸日本廣島，蘇聯對日宣戰，亦甚驚厲上。余時居安化橋頭河荻莊培葵園，以寇類暫在，避難八年，還鄉有日，大喜過望；乃忽憶是日為吾師王葵園先生百零四歲誕辰，爰於晨晨，命庖訂烹一鷄，佐以豚蹄，魚蔬數事，飛東大湖南日報館主任陳大榕，主筆傅家圭，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熊夢飛，建國中學校校長魏文節，董事邱鶴山，第一中學主事

袁聖階等十餘人，置酒高會，以為紀念。並為文以紀其事，登諸是日橋頭河湖南日報。不意倏隔三日，即八月十日夜，日寇果接受波茨坦宣言，正式無條件投降之訊至，距今忽忽又一年矣，余以守寇退則返之訓，絮眷還鄉，而葵園故居，尙得於兵燹殘破之餘，大致倣存，祠宇無恙，傳書有人，今日之先生誕辰，長沙景仰先生之人士，發起公祭，其祭品與酒食，乃先生哲嗣石菴君供張之，不復如去歲余伏處窮鄉獨居懷舊時之偶爾湊淡草草園聚也。夫人之生也，於楊朱有言。生則殫舜，死則朽骨，生則桀紂，死則朽骨，然則古今名人一朽骨也，於其死後之生日，又何紀念之有，彼不問物理學家牛頓三百年誕辰前數日尙有人為之紀念乎，何以如是其懸懸勿忘也。今余之紀念葵園也，毋乃類似。此其故，亦毋庸深究。茲石菴君於抗戰勝利之後，得還故居，重修祀典，其大喜過望，與余去歲之在橋頭河之心境，固不相若，而以有國而後有家，有家而後可以祀其先人，可祀其已往之事實則一也。是以余溯淵而思，為此文以為不知葵園者告焉。

葵園生於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歲七月初日，時為公元一八四二年，距今恰百零五歲，其一生之歷史，在清季朝局混亂若存若亡之時，其學術之成功，與其謂為經學家文章家，毋甯謂之為歷史家為經濟家。何以知之，即其晚年所著之五洲地理志略序文，於東西文法不同之

點，可謂剖析無遺。於今日世界戰禍之激烈，貽害人類，可謂洞若觀火，茲錄之於左，倘閱者於此而深長思之，知東西文化不同之故，求所以解答之方，而使西方嗜殺之夫，有放下屠刀之一日，則先生自足千古云。

五洲環列，人盡其中，飲食衣服，男女同也，其異者。亞洲喜土著，而畏遠游，惟無俚者不然。歐人知行商徙居，莫不意輕數萬里，是故世無歐人，必無美非澳三洲，無三洲，則地球不通，故歐人者，今世界之樞紐也。亞洲禮義之邦，中華最古，敷于年來，聖君賢佐，汲汲孜孜，惟以養民爲務，至於本朝統一胡漢，先衣髮而後兵革，過寇虐而亟安懷，上下一體，中外一視。歐人則所趨在利，所向在氣，奪人地夷人國，以殖吾民，而彼民之生計有無弗問也。明明滅人國，美其名曰保護，但斷我武之揚，雖窮兵如拿破崙。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而民無怨毒其上之心，其異趣也若此。人之生也莫不願似我人，笑語我室，而去不返視如歸者，豈天之降才而殊哉。審西人爲學，以象數爲體，工商爲用，軍旅爲輔，其於文字歷史近之矣。百家雜出，各以術鳴，而道之大原，或未之知也。尤有君上也，俄焉非其君上也。尤有子孫焉，俄焉若無子孫也，偷紀之愛薄，故輔土之念輕，仁讓之意微，故爭競之精熾，非詩書不能和柔其血氣，非道德無以澡雪其性天，此蓋俟之千百年後者矣。余生五洲大通之世，年力衰謝，不能同歷山川

葵園述略

，開拓胸臆，滋用爲愧。況覽諸志，敘述歧分，譯音互殊，難可推究，爰綜厥綱領，彙爲一編，欲以祛紐音之迷惑，資方隅之考求，於所不知，義從蓋闕，後之君子，幸無執其方聞笑此穴見也。

先生之不仕清廷，退而隱居，自光緒十四年戊子歲幼太監李蓮英始，其原摺人多未見，茲錄之於左，文云：

爲太監招搖請旨懲戒事，臣維宣寺之患，自古爲昭。本朝法制森嚴，從無太監攪播害政之舉。皇太后廢政以來，辦理一稟前誤，毫不寬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爲太監者，宜如何小心謹慎，痛戒非爲，乃有總管太監李蓮英，秉性好同，肆無忌憚，其平日穢風劣迹，臣不敢形諸奏牘，惟思太監等給使禁官得以日近天顏，或因奔弄微長，偶邀宸顧，庶亦事理所有，何獨該太監，誇張際遇，大肆招搖，致太監皮硝李之名，傾動中外，驚駭物聽，此即其不安分之明證。易曰，履霜堅冰，漸也。皇太后皇上於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動求夙夜，遇事防維，今宵小橫行，已有端兆，若不嚴加懲辦，無以振綱紀而肅羣情，臣雖職守攸綱，何敢稍存瞻顧之私，緘默姑待，以負聖朝云：且革命者，歷史之產物也，世無有革命家，不知歷史而知革命者也，亦未有歷史家不知革命之理者，不知歷史必須革命而可以避免者。先生早年科第，服事清廷，見清政之不綱，尤明世界之大

四五

勢，於清季革命潮流，早知其無可挽回，固有屈平歸心懷王庶幾一悟之希望。而於湘中革命黨人，則往來酬酢，救之愛之，雖議論時有抵牾，而其心未嘗不加愛護。即於宣統間，湖南高等實業學堂之教務長黎澍生先生，湖南優級師範學堂之教務長蔡東先生，高等學堂教務長周道艱先生，前高等實業學校之監督彭心峯先生，皆同盟會之幹部，而鼓吹革命之健將也，先生固明知之，耳熟之，且嘗稱許其學行之純篤，及才具之非凡，若舉於揭學使之前，力保其可爲人師，此余所習聞者，此亦先生之軼事，述之以爲紀念先生者告，世有知人論世之君子，可讀其所著兩漢書補注及十一朝東華錄五洲地理志略諸書，當可明瞭其一二矣。

王葵園先生百零五歲冥誕感

言
人楊樹達

王葵園先生學問之廣博，沾溉之大，全國學生莫不知之，不待陳述矣。而余於先生獨有所敬服者，先生爲清同治乙丑科翰林，官制，大抵循資累格，有一定之標準故也，先生官至祭酒，早已開坊，如居京供職，十餘年後必拜相，先生久在京朝，此等掌故，固明知之，顧竟於江蘇學政任滿以後，請假回籍，閉門不出，終日緬首著書，求於學術有所貢獻，十餘年後，安坐可憐之宰相位置，竟爾擢頭不顧，此等高人之談解，豈尋常人

所可反赴，余初於先生此事未會注意，十餘年前，一日偶讀清史稿列傳，見其中除道得學業事功卓有能就者外，雖其人官至宰相，然其姓字等於陌生不熟也，至於一二學人則初中學生口能舉其姓名，因此思及先生之棄宰相而從事學問，真是大智慧也，今乘紀念先生之機會，特拈出先生此點，以告青年學子，及諸有志之士，使知所効法，至中年以後官迷已深之人，余正不知渠輩存何等之希望也。

壽王葵園先生

後學黃性一

今日爲國學大師王葵園先生百有七歲誕祭，其哲嗣石菴兄每屆是日，必邀親故，舉行公祭，殆亦遺遠之意。

世所稱益吾老師，童時聞之已熟，即葵園先生別字也，先生著書滿家，海內宗仰，當時且有二王之譽，一即先生，一爲王湘綺先生，先生尙經世之學，如刊集東華錄之類，浩然鉅製，湘綺先生則尙詞章，而與先生異其趣者也。

最可慰者，葵園先生遺著，爲其夫人宋毛雨太君所寶藏，雖喪亂迭經，仍完壁無恙，固亦葵園先生有所默佑，而石庵兄抱殘守闕之功，最又有足多者。

葵園先生之退休林泉也，以請慈太監李蓮英，有忤清孝飲后，幾遭不測，遂託病告辭，其風骨嶙嶙，不畏

讓禦，以視今之專打奔轅而不打老虎者爲何如乎？

先生往矣，墓木已拱，但先生之著述，沾溉後學，長存天地間，因爲所消逝者，爲先生之遺骸，不能消逝者，爲先生之精神，故先生之壽，亦應天地垂萬代而無窮也。（三十七年八月五日）

王葵園先生百有六歲生日

門人曹典球

本年舊歷七月朔日，爲長沙

先歸王葵園先生百有六歲生日，亦即逝世三十週年紀念。先生之流傳，其已刊行者，爲前後漢書補注。莊子集解。荀子集解。詩三家義集疏。詩義標準。尚書孔傳參證。續東華錄。五洲地理志略等等。爲士林所誦悉。屢次紀念，每有鴻博之士，提要鉤玄，次第表章。惟自宣統辛亥以後，先生在平江涼塘等地所著之書如新舊唐書合注。新修晉書。元史拾補。詩義標準定本諸作，尙未刊行。今將其序文復一刊列，以餉世之嗜讀。先生之書者，俾得管窺一瞥。以資紀念。新舊唐書合注。其稿本已託商務印書館保存待梓。今歲張鞠生先生。尙告石菴世兄。未暇於寇亂。惟卷帙繁重，排印尙無期耳。其新修晉書遺稿。竟至散失，甚爲可惜。詩義標準。則已刊行，惟坊間頗不易覓，元史拾補。亦未刊行，則均須俟諸異日。又先生尙有管子集解一書。余嘗請楊君遇

葵園述略

夫爲之序。此書爲治管子者，所萬不可少。亦待有力者爲之刊行。庶吉光片羽，長在人間。而先生一生劬學之精作。得傳諸無窮焉。門人曹典球謹識。

附詩義標準序

葵園遺稿

先大夫少時僧兩伯父受業於文先生鍾午，唐先生靈慶，兩先生文名一時獨奇重，先大夫以爲出語有成人之風，年二十遭先大夫喪，伯父繼歿，大母存，自是居貧茹苦，親織斷絀，躬自算米澆食以養，夜則篝燈課大兒讀，而吾母佐以紡績，伯大兄能爲詩文，則命教二兄及先謙，咸豐三年粵寇再犯湖南，先大夫攜家人鄉，大兄猝歿，二兄爲諸生有名，歲丁巳鄉，試出闈歿，先大夫哭嘔血，遂得疾以卒，蓋文人生平艱苦，至死不一伸眉，殆未有如先大夫之甚者也，平時教子云，人窮達有命，書則不可一日不讀，如今人窮而廢學，是朱買臣以負薪覆死而杜子美制科被黜後當一生不作詩每論學首稱詩，必以杜蘇爲宗，言二人之詩雖特文詞美也，其胸臆中皆別有主宰，讀杜詩當觀其能窮處，讀蘇詩當觀其由達而能窮處，然後知爲詩知爲人抽詩乎風月之場，飛文於山水之域，非其詩之精者也，平日不多作詩，而課子則津津言之，以爲發揮性情聽勸文翰，莫先斯學，故先謙家當日蓄書無多，而兒時即知有杜蘇集，拈毫弄墨權輿於茲矣，詩義標準者，先大夫昔所擬定，包括生不言詩

四七

之指，先誦會刊錄大義於通志中，謹懷先緒，謹推本末盡之意，預取新編復加擴充，網羅歲月，克有成書，剴剛告竟敬具端委，寒夜青燈，素髮垂頰，猶恍惚趨庭退學時也，兩兄有杜蘇詩評二卷錄附詩末，宣統三年冬十一月譔於平江北鄉三墩飯家山之敬思楹。

祖陶案：先公所撰元史拾補序，新舊唐書合注序，新修晉書三序已刊入遺書自序中，茲不贅錄。

現代讀書人應盡的責任

爲紀念葵園先生冥誕而作

後學周之舞

今日爲王葵園先生百零六歲冥誕，湘中耆舊，舉行公祭，本報亦發行特刊，以誌景仰，葵園先生，學問淵博，著述等身，立朝剛正，所至有聲，在野恬淡，寧靜致遠，考校之精，用力之專，實足稱頌，挽救頹風，近百餘年來，正值我國多故，其間風雲人物，新陳代謝，不知幾何人矣！頹皆榮顯一時，轉瞬即成陳蹟，正如過眼煙雲，一縱即逝，鮮有能如葵園先生之能長留印家於人腦際，永足供人景仰，爲人紀念也。「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窮通哲命，遇合有時，縱不立功，如能立言立節，留得良好印象，可資後人憑弔，亦可謂爲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較之說

奔半世，顯榮一時，不崇朝而濯沒不聞，與草木同朽者，相去何止霄壤？葵園先生一介書生，名留竹帛，澤沛士林，此種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操持與精神，垂範也大，激勵也深，亦即爲今日紀念王葵園先生，百零六歲冥誕，最大意義之所在。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歐、褚、虞、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氣似，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盡覺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菴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此曾國藩先生論書法之語，實則今世之人，仰慕古人，效法古人者，皆當作如是觀，須知宇宙江山，雖千古依舊，人事遷移，則如蒼狗白雲，日新又新，何況我國自清末海禁大開，西洋思想，如潰堤洪流，澎湃洶湧，流入中土以後，舉凡政治經濟教育等，需要既隨之不同，凡欲有所表現於國家社會，其努力的方向，自亦必然有所不同，否則，其與趨括徒讀父書，宋人守株待兔何異？葵園先生，生濟季多事之秋，經國家革故鼎新之會，埋首著述，努力於文獻之保存與發揚，孜孜矻矻，鍥而不捨，其精神足可爲後世法，自不待言，惟自近年以來，世界各國，科學昌明，一日千里，就戰爭武器論，自原子彈前年八月七日在日本廣島降落後，過去戰略戰術，固將重新估價，始可免於淘汰落伍，值茲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強

擁政治，又復抬頭，我輩生逢其時，感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日益迫切之義，今後一切努力步驟與其方針，亦非重新加以估價不可？適者生存，自昔已然，於今更爾，我輩如不能效法葵園先生，集稱會神之著述精神，從事於科學之研討與發明，勢必人愈強而我愈弱，人愈進而我愈退，閉戶造車，出不合軌，欲期自立自強於今之世，豈不與望和止渴，餐餅充飢，同一可笑？劉石濤之書法，與古人貌異神異，乃可推為大家，今之景仰葵園先生者，倘亦食古不化，不先認其貌，後觀其神，分別蹊徑，自出新裁，以求有以適應時代需要，是亦扣盤捫燭之流，拾人唾餘，弊章猶句，實乃古人奴隸，今世廢人而已，寧不可惜，葵園先生，揭參李蓮英，直擊振天下，守正不阿，言人所不敢言，後人愛之重之，但願相率效之，葵園先生，著述之富，為晚清一代傑出之才，不羣一時顯榮，滄海明志，宏辭致遠，造次如是，顧沛如是，後人愛之重之，但更願相率效之。然既當此世界進化，有加無已，時代不同，需要復異，我輩果欲繼絕學，開太平，為中華民國，另闢新局面，實除以葵園先生之人格為人格，精神為精神，各就性之所近，事所可能，篤誠踐履，實事求是，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從事科學研究發明，裨益國計，造福民生外，無可遵循之道路，無可自全之計劃，三湘七澤，夙多奇材異能之士，更多出類拔萃之才，當不致以斯言為河漢也。

葵園述略

葵園先生百有六歲紀念獻辭

歐陽翥

葵園太老師壯年以大翰林不經朝考，出主江蘇學政，宏獎誘掖，拔擢特多，如陳揚庵，李憲言，諸前輩，經學辭章，名震海內，各有專集行世，又創辦南菁書院，即今江陰南菁中學前身，當時及門之士，如吳稚暉，沈信卿（恩孚），蔣竹莊（維喬）諸前輩，學問事業，亦膾炙人口，任滿時，以參內監李蓮英致仕回湘，先後主醴嶽醫城南兩大書院及思賢講舍，所居曰葵園，因自號葵園老人，湘中承學之士，與家君同時從游者，如黃蘆森，黃宇適，魏開齋周介祉（號佛生）諸世文，並皆名重一時，老人學問文章，無容贅述，而蘆森世文於老人身後，代校後渚書集解，宇適世文著芥澹館詩文集，亦傳世之作。茲森世文所著曲禮廬稿，經兵燹後，蕩然無存，僅餘日記。家君所著北溪室稿亦然，即老人生前所刻前後渚書注解諸書書板，亦多殘闕。石濤世文發願補刻，不獨可以繼承家學，於國家文化前途，實有莫大之裨益焉。茲當老人百有六歲誕辰及逝世三十週年紀念，謹綴數言，以志景仰，博雅君子，幸莫盛舉，共為鴻業，長所願也！

附錄

葵園太老師與陳惕盦前輩書

錫庶賢友請右：陳善餘交到手書，距發函時，已閱兩載何其邈也，雖誦大著，欣佩之至，精理內鬱，文采外彪，詞致華華；義挾秋霜，附驥致遠，實與榮焉，來示云，十數年來，不敢作一近恥之事，不敢取一自辱之錢，慎行名言，致仰何已，一歷終身，取俸自足，先謙與吾友道義相期許，豈在區區楮墨間乎！賤恙今歲得湖北李鈞翔大令鏡治，頗有向榮之望，拙文亦幸刊成，特以一部呈正。家居十數年，於身世了無所得，鬻髮猶白矣，惟文字之好不衰，終日鑽研，不自知其為癡為蠢也，時屆至斯，不必言亦無可言，先謙前此謂中國非理心工黨，不能節財之流，即令行之，容有益於民生，已無補於國事，何況醉夢紛紛，見不及此，未審足下謂然否？復頌著安，先謙頓首辛亥五月二十五日

謹案楊庵前輩，姓陳氏，揚州人，爲

葵園太老師督學江蘇時，南菁書院門下士，學問文章，一時上選，有專集行世，此書瑪藏陳勳文先生家，先生名鍾凡，楊庵前輩之猶子也，以國學名家，教授金陵大學，二十餘年矣，所居南京映陽營，清暉山館，藏書極富，中日殷起，倉皇西避，書籍散亡略盡，獨此信若有神物呵護，與他靈札安然無恙，是可嘆也，

因假抄一通，以告石菴世丈，並爲之攝影，以留永念，惜照相時底片露光致「道右」二字模糊不可辨耳，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小門生長沙歐陽萬謹啟。

說先伯葵園公之治學 祖岐

余幼讀經於虛受堂，特聞先伯葵園公之旨曰，爲文固以有經術者貴，而所學尤以通經爲先，因囑祖岐須熟誦明義，不可稍懈，祖岐拜聆訓言，拳拳服膺，然經今已四十餘年矣，垂老投荒，不能窮一經以慰期望，習承家業，無所成就，不知所以爲悛，惟三復前旨，於公之治學，初似盡力於諸經，故續經解一書，啓迪後進，有功儒林，三吳士子，恆謂有清經學，禮阮儀徵者，當推長沙祭酒，張南通致公函，略謂：自公之歸，江南通公盛德，至今不衰，益即頌公之倡導經學也。說者謂公之治經，直承漢學，其意以爲經雖危於秦火，漢距先秦，爲時不遠，故高唐三獻之言，白虎通經之義，尙足徵信，此實近於門戶之見，竇則公之經學，不偏於今古，但求實事也，歸田後，猶采集諸家之說，於皮鹿門先生尤所敬服，祖岐於皮先生之學，惜未承教，讀其尙書宛詞平議，於毛拾遺之說，（毛西河清授檢討）但證其所誤，不加疵議，已足見其學淵量雅，宜公之推重也。公著尙書孔傳參正，清南書房諸臣稱其博采兩漢經師微言大義，應劭諸儒考證調釋以明申孔傳之舊章，而於梅賾

益增之二十五篇一一注明，凡古文今義之散見古籍者，尤能得其考證，悠然悉當，洵爲體大思精之作，可補正義所未逮。等語，就此可知采訪之周，即三家詩義疏，並徵先公及伯叔之說，蓋以所見權當，苟有可取，必爲採用，可見大儒治學，不拘一家之言，亦不固執陳說也，公於史學，初致力於兩漢，（漢書補注，清儒謂以唐顏師古舊注未盡賅洽因取唐宋以來之說輯爲補注旁徵博考鉤稽詳明較之惠棟後漢書補注其用力之勤可與相埒），而范史更得深徵，於惠棟書中遺文奧義覆加推闡，新舊唐書新舊合一旁羅廣詁考證精詳，後之讀史者，獲益非淺，餘如韻子百家，莫不沈潛考注，於各家精奧，發前人之所未發，公著各書，朝旨褒美，謂爲學有家法，精博淵通，淹貫古今，周知中外，（公著有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圖志），以學稱譽，如斯爲盛矣，此外曹校尋軒穀論公之文，師桐城而博大，葉節園吳彬序公之詩，融杜蘇而自有其真，洵爲確論，公著書滿家，四部綜參，悉關國學，絜後八年，能不斃於頑寇之手，石菴弟之力也，典守楹書，後死者責，斯文繼緒，尚賴翠賢，仰望公門，非徒紀念而已。

葵園公遺詩輯補

祖岐

先儒有言，詩貴超尚，境必求高，決非專事摹擬拾襲可以樹幟成家者，先伯葵園公示人云：「子美贈崔夫

葵園述略

詩云：佳句法如何，固知句必有法，並非爽口成吟，即可言詩。」可見作詩匪易，葉奕彬更部序公詩，不摹仿前人，而自得杜蘇各家之長，蓋亦自臻高境，夙具本能，公詩早刊虛受堂集，晚清學者謂爲置之國朝集中挺然拔秀，是已久著公論，無待贅言，其他散見家藏遺稿，尚復不少，茲補輯之，公諸生時，參湖北李布政桓幕，李以病免，公歸，南風逆舟，急思親母，步行抵家，爲詩紀事，有云：「百歲親心逐子飛，河水深深梁正極，即今白髮依門望，未識青袍徒步歸，縱令安穩亦歡歡，炎雲莽莽樹還稀，孤行千里無人問，涕近柴扉帶笑揮。」不主典實，自然神化，官祭酒時，母飽太夫人望孫切，一日感楊君購得近人所繪「昭君抱子圖」以進，太夫人囑公爲詩紀之，公作書事詩云：「朔漢家何在，荆門村尚疑，丹青昔以誤，圖畫今何爲，空留春風面，水際浮世思，遂令出塞曲，人人怨別離，北堂春畫開，母顏殊不怕，取張雪色壁，對之忽移時，旁觀竊怪說，惜此冰玉肌，寧知萱草心，未愛柳葉眉，回頭顧小子，許大雪白兒，恨不將入懷，哺之以芳飴，余心不遑安，欲語久凄其，如聞琵琶聲，切切摧肝脾，長跪告阿母，三年以爲期，牙牙草學語，索抱環翠衣，嬌梳百歲髻，玉立森房帷，母言吾戲耳，不用長嗟咨，我如桃源人，漢事非所知，但祝隱願遂，扶杖觀兒嬉，要須將我意，寫入蘭陔詩，斯圖得依託，永作家珍貽，再拜壽卮酒，援筆

五一

獻此詞」。衷懷孺慕，讀之令人感繫，至詞句高潔，與工部香山長詠同工，將奪唐賢之席，清以科舉取士，時文以外，另附詩話，既限字韻，更多忌諱，在規避謹嚴之下，必求風雅俊逸，故試律詩中最多名作，公謫柄文衡，導人磨鍊，啓發後進不少，宋子材太守（名廷樞有賦梅書屋詩集）爲公典試津南所得士，官京師時過從甚密，每作必就正，公極讚佩，謂己遺古入堂奧，後宋外簡知府，公餽別詩云：「憶在歲庚午，漣開放榜時，石屏有許生（印芳），垂示一卷詩，風霆鬱鬱抱，製作何雄奇，老彭（啓商）出會澤，謁我京塵緇，探囊得秀句，欣賞亦忘疲，未若小宋賢，千篇奏金絲，天南富杞梓，聯翩廟堂委，兵氣屯十春，詩書澤不萎，身行盜賊際，筆萬危苦辭，信知甫白才，天遣經亂離，長安困獨學，得君相切劘，胡然改官去，言適章江州，京曹半閒完，審大不宥施，雲雷有經綸，壯年稱崇資，騷人徘徊性，儒術慈惠師，平世蘇枯瘠，憂憂扶扶持，余心百不省，世事浮雲馳，獨有文字契，纏綿入肝脾，許生不再見，老彭棄如遺，甯知萬里遙，感念浩無涯，釀酒餞遠客，霜纓臥行衣，惟有一書札，慰我長相思。」宋次瞻行原韻云：「光緒己卯冬，改官出都時，再拜別函丈，屏息聞談詩，夫子主壇坫，珞網羅瑰奇，佳士必心許，好實錄衣箱，朝向自花底，會審神弗妨，循循掖後進，常恐縹緲絲，樛也學固陋，軍以遲鈍姿，詩卷辱筆削，臨

臚仗起衰，臨別重贈言，深情溢首辭，肯辭不惜溢，但惜輕別離，別離那忍道，索居寡切劘，悠悠長安道，還道江水涓，眷眷君子敬，戀戀時雨施，徘徊與慈惠，退省皆師資，（賜詩有騷人徘徊性儒術慈惠師語）師資誼云遠，見詩如見師，置詩懷袖中，殷殷拳拳持，詩字欠不減，嚮往神先馳，三復見情性，讀觀沁心脾，溫柔與敦厚，風雅三百遺，願復惠德音，比鄰天一涯，古人感知己，別淚沾裳衣，矧茲文字契，隴居能不思。」（繼誦兩吟，足見切劘增長之益，公教人作詩，必循法律；雖唱酬游戲之作，亦不苟懈，一日雅集，公主瓊政，題爲名酒過於求題，得求字，詩云：「夙性龍名酒，相送本易謀，豈知瓶已罄，更較壘難求，劇重紅霞釀，誰從白水掙，睨差懷壘揭，換不羨貂裘，入席珍同賞，連城價待酬，先應浮琥珀，寶磚勝琳球，有客宜思蘭，其徒孰是劉，何當馳尺素，一問醉鄉侯。」（蘭注本題，絲毫不懈，而又跌宕縱橫之致，宜爲短範，伯叔昆季，今猶恪遵遺教也。

葵園公考求實業

喬庵

潛以科舉取士，箝制思想，專尚虛文，同求實學，同光以後，綱紀日壞，國勢日削，先伯葵園公偶參朝政，卽然憂憂，如是疏陳大勢，藉議國防，停工三海，並劾奏官，朝野爲之憤慨，詎老成謀國，轉爲慮忌，終學

任滿，紛衣歸隱，甲午饑災東藩，庚子再填於匪禍，強鄰環伺，任所欲爲，於是識時務者，愈謂非昌明實業，無以圖存，公亦嘗言中國積弱之由，在務虛而不求實，故晚歲講學，必求實用，公長師範館時，以科學育才爲楨國本，張南皮督兩湖，奏充粵漢鐵路名譽總理。至是趨重實務，主講思賢講舍時，設思賢書局，撥金刻書，購西人石印，不能耐久，陸刻書版，亦中國固有技能，實勝西人石印也。又於著述之餘，考求製造，創辦大經公司，購置車床機床斧鉗等器，選雇技工製造應用之物，並獎勵發明，技師廖華彬先生，獨出心裁，創造製糖機，數月而成。其生產力，十倍於手工，公極忻慰，備加讚勉，時粵奉軍擾湘，公力言製造成效，主張多設工廠，以資提倡，凡與人合資舉辦一事，必躬親考察，收支出納，條載精詳，如有虧損，自任彌補，張雨珊先生與人云，人但知祭酒著書講學，未嘗於實業亦致力講求，且計理詳盡，出人意外，精力實有過人處，黃羽造吏部爲公墓碑謂先生分別道器，著紀實也。

王葵園太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紀念詞

小內人 陳鍾凡

清代學者，以樸學大師，致身通顯，數歷游宦，所至提倡經術，旁蒐博采，匯成巨帙，蔚然集一代經學之大成者，吾於青中冀得一入焉，曰：儀徵阮文遠公，

葵園述略

於宋冀得一人焉，曰：長沙葵園王公，既公當嘉慶間，視學浙江，設話經精舍於杭州，輯經籍纂訪頁有六卷，闡實附廣，設學堂於廣州，采七十餘家解經之著，得百八十餘種，彙刻爲清經解一千四百卷，乾嘉經生述作，率於是編。光緒初，王公督學江左，設南菁書院於江陰，復輯道咸以來，及阮刻未錄之舊著，得二百有九種，輯刻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視學海堂所刊，益加恢擴，其自撰之詩三家集疏如干卷，猶不與焉。公既返里，閉戶著書，於經義而外，旁及百家，成荀子集解二十二卷，莊子集解八卷。殫究乙部，成漢書補注百二十卷，後漢書集解百二十卷。理董丁部，分輯群散文，崩流粲然，成研文類纂如干卷，稽古文辭類纂四卷，凡此皆公獨力所就，視文遠之遺技多士，分籍纂輯者又不同矣。凡少從先叔父問故，得聞先大父蔚林公治毛詩，著詩說二卷，公誌其墓，稱精畢絕詣，與高郵王念孫引之父子相爲廕，先大父嘗稱嚴杰經義鈔，所載王述會毛詩異字，疏說讀隨，所舉不逮百一，擬作校考未就，齋志已殁，叔父上承先業，廣加蒐討，區別同異，考訂雅俗，成毛詩異文箋十卷，光緒丙戌，呈讀葵園，刻入南菁書院叢書，並徵調赴院肄業，得飲閒話論，讀著附雜釋例五卷，卜子年譜二卷，甲午庚子而還，國勢陵夷，叔父歎頽之餘，端憂盡計，發爲文章，語多悲憤，每有兔爰若華之慨，成後樂堂詩文鈔初集六卷，續集九卷，管託便

五五

奉書長沙，以國是相質證，辛丑二月，得公復云：陳善餘交到手書，詎發函已閱兩載，何其艱也，雖誦大著，精理內蘊，壯采外臨，詞敷春華，義挾秋霜；附驥致遠，質與榮焉。來書云：十數年來，不敢作一近恥之事，不敢取一自辱之錢，竺行名言，效仰何已，一語終身，取懷自足，先謙與足下以道義相期許，豈在區區楮墨間哉，賤恙今歲得湖北李鈞珊大令鏡治，頗有向榮之望，拙文亦幸刊成，特以一部奉正，家居十數年，於身世了無所得，須髮皆白矣，惟文字之好不衰，終日鑽研，不自知其為癡為蠶也。時局至斯，不必言，亦無可言，先謙前此謂中國非殫心工藝，不能節財之流，即今行之，寧有益於民生，已無補於國事，何況醉夢紛紛，見不及此，未審足下謂為然否，時蘇北湖南，道阻且長，猶復書疏往返，數千里外，呼吸相通，然後知范張款款，未為虛也，民國肇造，凡於役北平，得參大學史局，會巧吟村易君，徵得公年譜如千卷，轉呈清史館，冀為立傳，於公之貽謀燕翼，未能詳也。今年舊曆七月一日，直公三十年忌辰，習耐石菴先生將刊行紀念專集，歐陽觀翹君徵文於凡，爰就昔之所聞於先叔父者，述其顛末，以留永念云爾，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陳鍾凡述於南京清輝山館。

葵園先生著作述聞

楊樹達

十餘年前，余由北平暑期歸省，晤見黃鶴齋蔡先生山，因叩葵園先生著述事，黃先生見告云：葵園師之著漢書，亦如劉寶楠諸君據新經疏故事，本與友數人，約定分撰四史補注，師任漢書，湘潭王理安先生啓原任三國志，尚有分任史記後漢書二人，其人為誰，今忘之矣，後來理安先生三國志草就稿本甚多，未能付刻，而任史記及後漢者，乃未能成書，獨師任漢書成後付刊，師晚年因任撰後漢者既未成，又為集解云，黃先生之言如此，今記之，亦書林之掌故也，往年余讀李越縯日記，見先生時時取所撰各種補注為之商榷，先器用功之勤，真足為今日後生之模楷也，石菴兄頃囑余為文紀念先生因書此。

葵園著述目錄考

後學魏節山

吾湘國學大師長沙王公葵園，撤瑟後三十年，歲在丁亥，孟秋朔日，適公百六冥誕。先期，習耐石菴先生約編特刊，以隆祀典，於是檢交十年前予為編纂之葵園年刊，屬將葵園著述目錄考重為訂正，藉資闡揚，自維所學淺陋，何敢窺大師著作之林，世變日亟，海沸洲沉，長沙經遭一火四戰，文物蕩然，而石菴先生能典守先人楹書，恢復葵園舊觀，使劫後園林，依然會友輔仁，蠶賢畢至，琳瑯滿室，光輝日新，是又有關於吾湘文獻者大也。爰述葵園著述目錄，以備好事文獻者考覽焉。

公崇經術，漢宋一塗，上擬阮書，曠古貞儒，書正孔傳，詩疏三家，門庭廣大，學林所誇，述抄學著述目錄考第一。

尚書孔傳卷正三十六卷家刻本。

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家刻本。

成皇清經解續編一千四百三十卷。

成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

卓哉王公，乙部專精，漢書之學，用集大成，集解

范書，合注兩唐，亦補元史，比美邵陽，（魏源字默深

，邵陽人，著有元史新編。）遷史旁證，名山是護，晉

書未修，考終流塘，述史學著述目錄第二。

漢書補注一百卷。

後漢書集解百二十卷。

新舊唐書合注二百二十五卷待刊。

元史拾補十卷（黃山序）寫定待刊。

史記旁證如千卷待刊。

新修晉書如千卷未成書。

成東華錄二百卷。

成東華續錄四百十九卷。

成五洲地理圖志略三十六卷（附銅版製圖一冊）。

成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集解序例皆不見，未成書。

公於丙部，郇子爲精，集解莊費，胸次和平，釋管

葵園述略

待刊，楊序已明，述子學著述目錄考第三。

郇子集解二十卷。

莊子集解八卷家刻本。

管子集解二十二卷待刊（楊樹遠過夫先生爲之序）。

公之詩文，自成一家，本源忠孝，軀軀增加，庶說

感慕，廣輯駢文，十家四六，抑采彌勤，述文學著述目錄考第四。

廣受堂文集十五卷

虛受堂詩集十七卷

書札四卷

葵園自訂年譜二卷以上葵園四種，家刻本。

續古文辭類纂。

駢文類纂。

律賦類纂。

十家四六文鈔。

六家詞鈔，以上思賢書局刻本。

公所刻書，字取雅正，用力校讎，實其天性，天祿

之書，邢齋之志，景敦碑文，皆有校記。述校刻諸書目錄考第五。

正續天祿琳琅書目三十卷，家刻精本。

邢齋讀書記，家刻精本前後編覽錄。

世說新語。

合校本經注，家刻精本。

葵園述略

五五

吳敦陳文紀事考正。

魏鄭公諫錄陳績校注，文貞故事拾遺十一卷（成季弟先恭未竟之書）。

詩義標準一百十四卷（載之公遺著，是為公表揚先德之書）。

鮑太夫人年譜一卷，家刻精本。

記葵園先生遺事

後學李肖聃

長沙王益吾先生。家居三十餘年。掌教嶽麓書院二十餘年。為時大師。督撫學政。多其後輩。先生時亦與聞湘政。丁戊之間。既與新黨齟齬。興學以來。又以存古學堂事。與新學者逆忤。故後生多替之。然先生自宣統二年。為瑯澗部劾後。知清政已非。閉門謝客。日事繕書。非學者不見。國變後。輒止庵余倦知諸老。皆逃上海。先生伏處平江。寄居門人蘇厚庵家。其佃客至。搜寶其租數數百石。先生遺經紀於地方法院。諸法官皆年少。羣謂王摧抑新黨。今失勢。吾等當袒佃客。令王敗訴以快吾私。書記官長沙左東父毅然曰。法庭判事。當論曲直。不記恩怨。王某老輩。且吾年丈也。諸君不可用法以徇意氣。羣官意沮。王事伸。始先生以東父為年家子。持刺往見。及東父往候。從容問讀書作文法。先生嘆曰。士人生斯世。即書為文。有何用乎。然先生於轉徙亂離中。仍手寫後漢書集解。日不輟業。先為

自序。道其遭際。若有無窮之悲。事稍定。先生返長沙葵園。羣少年復譎言王某謀致郭人滄督湘軍。力排譴延闕。門人以告。先生遂啓事報紙。謂新郭肇造。先讓自慚衰朽。不能效力。然於茶陵雅故。而郭某素不相知。齟齬之來。未審其意。延闕故與先生無宿嫌。使人道意。而軍官某猶欲駐兵其宅以困辱之。時姜濟賓知長沙縣事。語其友曹孟其曰。葵園晚節。無可贊毀。吾等當力解之。事乃得寢。孟其因以所著逸詞及他文。呈似先生。先生為詳注。稱其秀筆。以城居人事難。乃卜居於東鄉東山涼塘山莊。城中客來。皆謝不見。日坐破屋。握管著書。熟師劇秀才異泉。吾鄉人也。為余言。館其家一年。僅始學及放課時。先生置酒出陪。餘日。則居書室。罕見其面。惟湘鄉王龍文來會集三日而去。濟賓請先生主修縣志。先屬孟其道意。及濟賓固請見。終謝病不出。濟賓以是致服其賢。及先生卒。濟賓撰語挽之云。邑乘未修。長沙文獻留遺恨。齋居實也。然城中自姜曹諸人外。猶多不懷先生者。先生卒時。善化朱西堂為文志哀。述其學行。送登某報。主者某不予登。然先生在戊戌時。最詆斥梁啟超。及啟超返國。為司法總長。一日秘書湘人某。言吾與葵園不合。以論學耳。至其行誼。固心服之。子為我作書敬問起居。而先生語其門人王遠。亦言梁某亡命十餘年。觀其近作。頗為長進。故吾為五州地理志。仍采其新大陸游記。但隱其名耳。

往吾友寧鄉向瑞琨淑予與梁任公徒友。如季季裳湯翼綱擊。類不治生。而他政客多營私利。急衣食之私。以此服任公不可及。亡友楊炳照碧山。亦言革命以來。老儒如楊守敬輩。多出爲袁氏參政。而葵園獨自愛重。終不肯出。日勤所業。抵死不懈。此其爲學之勤。老而彌篤。雖怨家仇人。亦且敬之。且葵園自矜名節。其門人自朱容知。梁節庵。陳貽伸。郭復初。黃木父。黃蘆生。蘇厚庵。黃宇遠。等數十人。雖隱居殊途。貧富異境。而皆堅守所志。各厲清修。知葵園平昔。取友教士。非第詞章考證已也。至春堂歌舞。太平盛事。昔馬季長後庭女樂。謝太傅東山絲竹。竊以娛老之小事。而毀先德之大節乎。敬論其學行以示吾黨焉。壬申二月十九日謹記。

紀葵園師居家敬職始末

門人馬與龍

葵園師以國子監祭酒。在江蘇提學任內。疏參李蓮英。不報。乞病歸。光緒中。湘撫進呈所著尙書參正。漢雪補注。莊子集解。荀子集解書四種。賞加內閣學士。明年。湖省大饑。省紳請備荒。時巡撫岑春煒爲世交。省紳稱其勤學籌備。岑已面允。既而誤聽他人言。中止。岑本粵人。粵米價倍漲。時湘米價值五六千文。粵謂價如此賤。何言荒政。願未知湘省雖產米之地。亦

葵園述略

只下游數縣。其上游各府人民。多有半日食糶者。且湘米價素賤。五六千文之價。實係驟漲。在湘閩屬創見也。省民既屬搗確坊。岑命賴道子佩查辦。賴候補在湘。圖辰州知府缺。岑至。即以署巡道。賴感岑。爲之奮勇。在南門外蓋山廟。嚴詞威脅僥民。民忿。欲起縛賴。將毀殿之。賴之從丁數人。脫去外服。混入僥民中。大聲習賴。謂應送入撫院治罪。衆以爲然。從丁等即指賴入城。衆隨之。過臬署時。有從丁雜於叢人中。挾賴潛竄臬署。衆未覺。仍紛紛向撫署狂奔。至則失賴所在。謂已匿撫署。於是再焚署研掩之事。當是時。省紳聚集席少保祠會議。欲急電湖北總督。略稱岑撫威逼僥民。恐釀巨禍。請速調換。等情。由候補道王莘田起稿。其領銜。應推資望之最老者。時無過於師。而師未到會。衆擬待之。黃自元太史謂依例如此。復何遲疑。電遂發。葵園自返里後。專事著述。於公事不願干預。是日。方款留張鴻年在家。張饒人。係孝廉。儒雅好學。師嘉其志。延納之。談飲竟日。張去後。師方補其每日著書之功課。雖聞外間有焚撫署事。未之問也。翌日。有人持片紙錄電稿寄投。師閱之。見己名領銜。大驚。謂豈有此種辦法。遂急電湖北督署。言不知情。然前日省電到鄂。鄂督瑞華儲已據以軍奏矣。及接師電。覆轉詢其反覆推諉。清廷命瑞督澈查。瑞委兩員來湘。此兩員者。皆任小棠弟子也。事有不期然而然者。先嚴。任

五七

被參革，頗有人稱係師之力，實則師與任。未嘗謀而。毫無恩仇可言。此事真相，外間鮮知者。即師亦自茫然。至末年而後得知之。師有族子某。為師所栽培成立。從學最久。常效師書法。頗能亂真。任被參之先數月。有劉鑄者。師之弟子也。由師家至京。晤某。某亦師弟子。視面時。某問師有何言。劉答無所言。少頃。某又以問。劉仍答無所言。後數日。劉又晤某。某復如前問。劉疑焉。因問有何事涉師者。某乃言湘省任道應參。師有此意耳。劉謂我在伊處住數日。倘有此意。知我來京。必以語我。決無此也。某言我非妄談。因出師親筆函示劉。函中囑其示意某御史。劉問事已行否。曰已辦。劉語視劉。謂某曰。此似葵園曩年筆跡。近則頗異。某言此函乃葉吏部煥彬日前來京帶交者。子何疑焉。然劉之行篋中。帶有師所書數紙。亟返寓。取以示某。某細校之。則前函果偽也。乃相秘不復道。而任探訪消息。祇知為師。遂銜恨次骨。湘案發後。瑞督所委兩員。到長沙住稍久。無可查。借至任宅商議。遂返鄂復命。瑞督即據兩員呈覆以奏。其稿即任所擬者。旨下。前電出各諸紳皆革職。師以職較大。猶得留翰林。餘皆為民。而黃太史獨免。黃與任素至契。殆奏稿內摘去其電名矣。此案定後。京內外士大夫。皆知師之冤。尤以柯先生劾案深為憤慨。柯為師弟子。瑞督則柯弟子。瑞每疑柯。柯必大聲言。太老師為何被革。瑞久而亦知師之

枉。又無以對柯。適楊文鼎新任湖南巡撫。過鄂謁瑞。瑞設席邀楊及柯。三人同坐。瑞提起師前事。請柯將情實詳以語楊。囑楊為奏請起復。楊到湘蒞任。往候師。而師被參後。杜門謝客。各友朋屬。鮮通隻字。專務其著書功課。楊撫到門時。照常攬駕。令門丁持名片往謝而已。楊原非科甲出身。疑師輕己。恨甚。時省紳有知此情者。以語師。欲為轉旋。師曰。吾已被謫之人。自應閉戶謝客。乃當迎送招搖耶。官吾所不要也。楊遂將前案諸紳。悉奏起復。獨遺師一人。謂者謂楊于師。既非素識。頗自居孺悲無介之嫌。非師之故較門積也。瑞督聞之。則大怒。每言與楊常不兩立。楊知非瑞敵。選用鉅金。調往他省去。繼任者為余誠格。酒駁候瑞。瑞復設席。邀余及柯如前。余到湘。將為師奏請起復。未及發行。而遇反正矣。民國十二年。遜帝宣統既就學。時師沒已數載。有人以師所讀著三家詩義集疏。韓非子集解。後漢書集解。韓名疏證等書數種。呈於遜帝。遜帝告人曰。王先謙應即賞還原官。但已事過境遷矣。

案民國乙丑大公報訪王葵園師及諸名人軼事。其編輯。以余曾從葵園師遊。獨撰稿載之。余於師事。亦未全悉。乃走晤黃君釐生。伊親炙葵園師數十年。深知葵園行誼。因亟將遺稿事相告。謂堪登載。時黃君媿媿斂說。日已移晷。余驟聞之。恐其遺亡。急歸舍。援筆疾書。以成此篇。

與龍既紀葵園師壽始末。乃喟然歎曰。余自宣統戊申。居葵園師家。時在省城荷花池宅。猶見黃貞白元太史來晤師。敘談甚久。蓋其時。葵師於奮職事之根由。尙茫然也。及民國丙辰。復居師家。時在長沙東鄉涼塘坨。師暇日嘗語余。黃太史爲伊四十年之老友。雖負伊而不可以介意。又屢舉諸親友受伊恩而背之者。頗不乏人。又言生平受親友貽誤者。尤不可勝數。繼而言惟有事人負我。無我負人。遇背義者。可不與較也。余默念昔年居城南書院肄業時。聞外間傳道葵園師事。頗有不滿人意處。及後從師遊。共晨夕者數載。乃知師天性抗直不阿。而樂與人爲善。生平除文學外。殆無有嗜好。因此而歎處世之難也。大凡有特出之人。必有附從之輩。附從者不能皆善人。是以帝堯猶有驩兜。孔子亦有原壤。故夫世間身膺富貴。因附從不良而受富貴之累者。何可勝道。若葵師僅負顯名耳。而因附從之輩。幾受顯名之累。卒也力持定見。獨立不撓。事過論定。雖屈猶榮。於葵園師固無絲毫損也。然而世途之險。殊足動人深念矣。

節山案：右文爲馬校長仲瀛之尊人與龍先生所紀。中述瑣督爲葵園小門生，而瑣督後有悔意，實可補史家所未探也。

呈王葵園師經地異同通辨二卷

葵園述略

己酉二月

與龍誦讀經。窺觀與地。今古沿革。衆說紛紜。遇有參差。經旨用晦。欲求通貫。憂乎其難。不揣譎陋。冥研前言。參合經文。辨其同異。繕成二卷。統穆必多。如蒙是正。以啓頓排。曷勝榮幸。無任惶仄。

王葵園師答書

賜讀大箸。博覽尋古。深所佩服。地理之學。最爲難治。尊意似欲統括羣書。折衷一是。用意甚善。所慮汎采諸書。學無歸宿。雖集高數尺。宜人不過問也。此所謂札記之學。每得一條。必前人所知未聞。然後人知寶貴。王之困學。顧之日知。此類是也。必博極羣書。方能爲之。談何容易。若雜抄地理之書。人即置而不觀。閱大箸。敘述有法。詞義斐然。自是著作之才。但獨樹一幟。不易爲功。不若依傍古人。成治專經專史及專子集。皆有先難後獲之效。治經須明今古之分。熟精說文。方有依據。地理初始班固。郾元爲其輔臣。必洞明原委。遞推後志。自然條理不紊。否則衆說紛紜。鮮不爲其所惑。人左亦左。人右亦右。安望有超世之識乎。執事果有意讀書。應先不爲家塾所動。不爲俗學所紛。然後可以從事。若衣食迫之。新名詞誘之。五內緊迫。不能自固。淺管要譽。則不可也。鄙人少而失學。筆墨皆忘。半解一知。祇自愧赧。近來憂病叢集。彌少觀書之日。臂痛手強。寫不成字。成稿事下問殷勤。

五九

觀一傾吐。舊所刻書。惟尙書古文參正。較稍明晰。然亦未能自信。校勘人少。誤字尤所不免。奉贈一部。藉布下忱。並請正之。宣統元年七月葵園老人王先謙敬識

葵園師答書

己酉孟冬

昨奉手教。知後漢書郡國志注。閣下稽合紀傳。今歲可畢。欣慰之至。讀費人難得。肯用心地理者。尤不可得。今遇同心如閣下。他日能相與有成。何其幸也。按原致葵園師函稿多件。爲葵亥兵士在舍失去。矣謹存師復函二紙。因附錄於此。用誌弗忘。

乙丑冬日馬與龍謹識

讀先大父續古文辭類纂序書

後

孫宗熾

爲文之義。在淹貫古今。明理達意。故曰：文章爲千載不朽之偉業。其所以流傳者。必當其所長。或樹義理。或擅詞章。以示後世爲文之範也。清姚範傳氏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爲的。而成古文辭類纂一書。義法井然。足以稽模百世。學古文者。皆奉爲金科玉律。先大父葵園公起湘中而集有清作者若干人之文。編成續古文辭類纂一書。俾成完璧。裨益後學不淺。小子不文。雖受極書。未能繼述前修。步趨祖武。不亦媿乎。

讀先大父續古文辭類纂序書

後

孫宗楷

昔魏文帝典論論文帝云：「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先儒亦有「文以載道」之說。嗚呼！文之時義大矣哉！自周末諸子爭鳴。立言屬雜。厥後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文章之道。又多趨於異端。及唐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宋歐陽子文矯五季之習。於是一反於古。而古文義法遂張矣。桐城姚氏。振起清乾嘉之時。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於是古文辭類纂之成書。闡明義法。嘉惠士林。吾湘曾文正公最崇拜之。卽世所謂桐城派者也。先大父學綜四部。漢宋兼通。親受業於曾文正公之門。師姚氏之心傳。闡桐城之義法。續編古文辭纂一書。起乾隆。迄咸豐。得三十九家之作。都爲一集。噫！可謂博大精深。珠連璧合者矣。予生也晚。幸聞父師之說。未始忘祖之說。初後歸來。取而讀之。益仰前輩修道立教。立德立言。足以稽模萬世。嗟予小子。敢不勉勉從事。以期無忝乃祖也歟！

案：葵園文孫宗熾、宗楷兩君。皆賈誼尸先生門下

士。長衡失陷後。兄弟跋涉數千里。避地川中。飽經憂患。光復後回湘。宗熾在妙中高中畢業。宗楷在明德高中畢業。復奉其尊人石菴先

生之命、從錢允答先生學，兄弟怡怡，杜門讀書；故有此篇之作，現兩君偕升大學之堂，其造詣未可量也。

節山談

前湖南巡撫吳大澂清卿書贈

蔡園閣學聯語字體係用大篆云。

一物不知以為恥，
三才並通之謂儒。

後學魏先樸敬錄并識

江南文獻話蔡園

後學魏節山

一、文獻名詞的釋義及其徵考方法

何謂文獻？這兩個字的涵義，說起來很廣泛，很淵深，不是像兩個字的詞義，說起來很廣泛，很淵深，西也是文獻，我們首先要從孔子論語上去探求，案論語八佾篇云：「夏禮吾能言也，杞不足徵也，魯禮吾能言也，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宋儒朱熹論語集注云：「文典籍也，獻賢者也。」這就是文獻兩字的定義，後來馬端臨著文獻通考，再引伸其義而發揮之，現在我們祇要研讀他的文獻通考序，就明白序，孔子是徵文獻的祖宗。太史公班固司馬光宋

蔡園述略

子馬端臨以來的學碩通儒，都是徵文獻的健將，我們出生於孔子二千四百九十多年以後，來徵文獻，就應該具備下列三個條件：

第一要求真，獻而不文的還可錄，文而不獻的不可錄，這是天經地義的。

第二要求中正不阿，孔子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案許慎說文解字，史字從又持中，這就是合符中道——中正不阿的意思。

第三要求內容豐富，空乏敷衍，不得謂之文，富貴利達，不得謂之獻，一定要內容豐富，才得謂之文獻足徵。

綜上三條，是我們在二十世紀徵文獻的惟一方法。中國言文獻者多矣，我們生長在大江之南，積且來談談江南大儒清故園子監祭酒內閣學士，長沙王葵園先生的舊家文獻，以供愛事文獻者參考！

二、王葵園先生的生平

「葵園先生，吾楚巨儒，列傳儒林，名登清史。」這四句話是湖大文學院李教授有聘所作葵園遺書跋的開場白，自明清以來，湖南有四王之學，第一位是明末王船山先生，（衡陽人，著有遺書三百卷），第二位是寧鄉王九溪先生，（著有考古源流，劄經文略），第三位是湘潭王湘綺先生，（著有湘綺樓全書及湘軍志），第四位是王葵園先生，據葵園現存之八六老人毛太夫人說

六一

葵園當起孤童，二目十行，門庭廣大，兼採漢學宋學之長，其遺囑中亦有「平生以書為性命」之語，當其主江南學政時，載書自隨，日不停筆，及晚釀涼燻，杜門謝客，著述益富，尤以自率儉約，布衣蔬食，饒掖後進，有康成之風，淵明之節，著述達四千餘卷，與紀文達阮文達相伯仲云云……，這就是王葵園先生平生的一個素描，至其學問之成就，事業之輝煌，可以從葵園年譜中去探究。

三、葵園著述的淵博

王葵園先生享壽七十有六，卒於民國六年十二月，其著述博綜四部，經部以尚書孔傳參正及詩三家義舉疏為最精，楊樹達教授最稱贊之，史部以前漢書補注和後漢集解最淵博，新舊唐書合注最精深，子部以莊荀管子三種集解最為士林所推崇，集部葵園四種風行海內，校刻諸君如合校本經注，魏鄭公諫錄，及天祿琳琅書目為最精確，其他如其一朝東華錄續編皇清經解稿本尚存稻谷倉葵園故宅，把他擺佈起來，有五六個多人高，可見葵園先生，不僅是著述等身而已。

四、葵園劫餘之文獻古物

長沙經過了八年抗戰及南北兵燹，文獻古物，存者寥寥，稻谷倉葵園故宅，幾乎燬於文夕大火，損失至鉅，葵園藏書，原有三十萬卷，由其哲嗣石菴先生極力保存，劫餘文獻以葵園手稿藏書字畫金石書版最為珍貴，

猶以葵園所書聯云：「天下數百年大家，無非積德」，「世間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典重莊嚴，興家之象，其他如葵園五世遺墨及會左彭胡涪綺敬輿錢兩園吳大澂清卿諸名家屏聯，在江南各省文獻中，要算是碩果了。

五、葵園先生對整理國故之貢獻

中國四部之書，浩如滄海，自從清初乾嘉諸儒，加以整理，邁漢軼唐，成績卓著，葵園先生特起大江之南，始則用力纂錄，廣積前編，如讀古文辭類纂，榴桐城之魏臬，衍姚氏之心傳，海內之士，爭相傳誦，他如駢文類纂，採取名家之精英，用開一代之風氣，十家四六文鈔，採取亦皆典雅，查讀李教授葵園遺書跋及題葵園所著書役，可以窺其門徑了，集解之學，自葵園而益顯，兩漢書之研究，為其專長，他如合注兩唐書，集解莊荀管子，合校本經注諸書，淵淵其源，實一代著作之林

吳清帥題

葵園故居門聯原稿尚存虛受堂鏡中

敦經說史，
保子宜孫。

門下士張匹青恭錄

也，餘杭章太炎先生獨言自集解之舉行，而天下無真學問，其實集解之舉，匯納百川，便於參考，又非固於一家之言，一先生之說爲陋也，葵園著述達四千卷，或集解彙說，或表彰潛德，或發明精義，或闡述微旨，處處有關文獻，何況其與當時名賢來札，原稿均由玉石菴先生父子珍藏，對整理國故，貢獻尤多，這就是請胡適之博士來訪問，也是同一樣的批評啊！看起來學者讀書，第一要高瞻遠矚，門庭廣大，夫然後可望其成就偉大，不然做一個陋巷小儒和教書匠，有什麼用處，這是要升葵園大師之堂，展讀石菴先生的葵園述略，方可通其要領，而言之有物，這是值得與大江以南和五嶺以北的英彥，來共同研討啊！

~~~~~本文會載長沙各報~~~~~

黃桂鑒太史詩

葵園閣學六十生日聯

抗疏而歸，前輩風流傳翰苑，  
談經不倦，晚年著述壽名山。

後學辜天佑敬錄

一代宗師世澤長

光緒 張健合撰  
晉圭 謝易

荷花池畔訪葵園而作

近百年來，湖南人對中國文化史上，革命史上都有

葵園述略

很大的貢獻，會左彭胡的勳業彪炳有清一代中興之局，是二十紀東方一個儒教思想與西方耶穌教思想的一個大競爭，他們幾位前輩先生的遺著，也是驚天動地的，黃蕪宋譚的革命功勳，在革命史上，也就是光輝燦爛的了，古人說：「惟楚有材」，這的確是有事實表現的，現在我們來談談與中國文化史上有關係的幾位湖南鄉先輩，自周末屈靈均，宋儒周濂溪說起來，有三幾十位大儒，這些大儒，其中著述最豐的，要算是長沙王葵園先生一人了。

先生諱先謙，字益吾，晚號葵園，學者稱葵園先生，學問博綜四部，著述達四千卷之多，在有清一代，著述之富，也要推葵園先生居爲第一位，因爲他的著述與紀文遠隴鳳阮文達雲台的作風雖同，然而一個人的專心苦幹，至老不休，有時可以超個千百人的工作效能，也就是不樂仕進，專以著書明道爲職志，道德學問，超出尋常達官貴人萬倍，看來葵園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居了經師兼史學家的地位，在現代的湖南文獻方面言之，已經足文獻足徵了。

在三十七年一個初夏的日子裏，筆者爲着「徵文考獻」的興趣，偕同訪問「葵園」，這就是他的故宅，在稻谷倉與荷花池路東之間，遠遠地望去，祠宇巍然，甍閣矗立，叩扉而入，葵園先生的哲嗣石菴先生，舉人康受堂客驛，坐談片刻，隨即參觀葵園，園中有池，蓄魚養

翁，池旁花卉爭妍，並種草蔬，因為葵園的家風，崇尚純樸，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乃至曾文正公的八寶三致祥治家典則，葵園先生也就在生前誦讀後人力行了，據「葵園」的主人王石憲先生說：「吾家祖着江甯上元，至先府君學問成就，著書滿架，而家聲不振，……先府君逝世已三十餘年，其遺囑：「平生以書為性命，誦讀見如，以家有書聲，紡績聲，小兒聲為興家之家，至今仍以曾文正所謂「早掃考實，書讀魚豬」八寶之訓治家，據先公之遺教所指示云云，……」記者週覽葵園，覺得舊家的風範，有可取的地方，現在我把他作一個簡單的介紹吧！

一、葵園先生的成功在謙虛

「虛受堂」是王葵園根據易經上說：「君子以虛受人」的道理命名的，他的名字叫做先謙，字曰益吾，就是根據書經大禹謨上說：「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所以他學問的淵博，事業的成就，是在「謙虛」二字上面收獲得來的，這最值得現在社會上的人士取法的。

二、葵園先生的家風尚勤儉

書經上面說過「民生在勤，勸則不匱」的兩句話，葵園現在的毛太夫人，八十多歲，冬季祇着棉大布衣，石菴先生已故之元配史夫人，布衣蔬食，保存葵園遺著及藏書千餘卷，都是實踐勤儉的，不然經遭長沙一火四戰和十年陸亂，就會難以支持了，所以石菴先生現仍與

其夫人藉自珍女史，依舊照這個家風去修身齊家，這是他們家聲的特點。——力行勤儉。

上述二者，不是吹拍的話，因為有了這一種家風，可以日新月異，現在的時代，一天一天的進化了，如果每個人能「自力更生」的去苦幹，身可修，家可齊，推之而國也可治了，王石憲先生的世兄王宗燧、王宗楷兩君，都已走入大學之門，翰林的後裔，研研科學，也隨時代的巨輪在前進了。夏深的時候，「葵園」的荷花，吐出清香，葵花放出黃色的光輝映帶着「鳥語花香」的情景，再參觀「虛受堂」的十萬卷藏書，和名賢書札字畫的賁跡，也可說是難能可貴的了，記者至此，對現在社會風氣的要養成「勞動化」「科學化」「合理化」，不禁要大聲疾呼，以使大家發揚先賢「公誠勤樸」的精神，鞏固邦基，而建立民族的新生命啊！

葵園大師書贈善化資農農先生聯

天下數百年大家，無非積德，  
世間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

厚物尚存葵園故宅

後學 魏壽廷 敬錄并識  
黃木齋

案：右稍會刊登長沙各雜誌及各報，原係兩篇，由節山先生合而為一云。 宗楷敬識

# 一代儒宗，流風長存

光緒  
明枋撰

## 王葵園大師百零七歲誕辰剪影

三十七年八月五日，即農曆七月朔日，國學大師長沙王葵園先生百零七歲誕辰，本市中央、國民、中興、市民、長沙新城各報，均編出「葵園紀念刊」為湘中文獻放一異彩。是日上午九時起，省垣碧岩位寮、胡庶華、賴恆惕、曹典球、馮樹達、彭國鈞、曾約農、黃仲祁、陳厚旗、王樹蔭……等六十餘人，均先後專程出席，一霎時，簽名紙上，銀鈞鏗登，大放光輝。尤以曹孟其先生的簽名，返老還童，別有風趣。主人王石荃先生及其夫人羅自珍女史等，忙過不停。

### 憶江南 (二首)

流風在，城北新葵園，一代儒宗人共仰，名山盛業早流傳，功蓋玉堂仙。

秋陽曝，勝地會環賢，文獻足徵王祭酒，新城朝報紀鴻篇，禮肅敬瓊筵。

——後舉湘冠章蘇撰——

均編出「葵園紀念刊」為湘中文獻放一異彩。是日上午九時起，省垣碧岩位寮、胡庶華、賴恆惕、曹典球、馮樹達、彭國鈞、曾約農、黃仲祁、陳厚旗、王樹蔭……等六十餘人，均先後專程出席，一霎時，簽名紙上，銀鈞鏗登，大放光輝。尤以曹孟其先生的簽名，返老還童，別有風趣。主人王石荃先生及其夫人羅自珍女史等，忙過不停。

葵園故宅，在本市稻穀倉老三號。那裏，園地廣闊，荷池鏡淨，香遠益清，書閣巍然，別有天地。從前是葵園大師讀書樂道之地，現在已成爲了三湘「文獻足徵」的舊家名門。

### 葵園述略

門徒之多而人物皆堂堂乎可觀者，也要推葵園先生了。文藝校長曹軒毅，精鍊校長劉鏡，廣益校長曹孟其，……皆逾七十，其中以湖大校長胡庶華，和舒禮鑑兩先生，青鬚白髮，爲全場觀禮者所矚彩，克強學院會院長約農，也有嚮思思，但是在行禮以後，就不知何處去了。

趙驥長來得很早，但是爲了省參議會，本日閉幕，不能久留，這樣一來，連湘陰熊參議，郴縣黃參議士，也無暇參加，只好書面致意而已。

新城報章社長歷約參加，各名老閱讀新城報對國學專著，與文獻資料之供給，大有不盡長江滾滾來之勢，也算是收穫不少。有位長者笑曰：「貴報最好運到城北這隅來哪！」……

彭校長國鈞早臨，由其舊友郭人俊先生，引入禮堂，謁葵園遺像而去。鬍子鬚少了一個伙伴。

中央日報主筆兼國民日報副社長劉虛，省府秘書處編譯兼新聞處專員王錫棗來參加，小春秋記者張健，上海正風報主筆何光亞，法報主筆謝櫻秋……均先後光臨，與名老曹宿一握手言歡。有一位老名士掀髯笑曰

葵園述略

：今天列位來到玉「翰林」第，恐怕每個客的身上，早已點了一「汗淋」，語取諧俗，別有風味。

X X X X X X X

程主席因公務百忙，未能出席，特派彭秘書源翰代表前來，下車後，替主席簽了一個名。有人說：彭祖八百春秋，姓彭的最好拜壽。

X X X X X X X

正午會餐，奇珍閣食物可口，各名老皆大歡喜。仇亦老與都聘教授楊樹遠，及劉虛園，曹籽寰諸先生皆上座，其中以劉校長健和汪孟萊兩先生說話最多，尤以湘鄉蕭仲祁孝廉說得最幽默好聽。

X X X X X X X

午後一時行公祭禮，由葵園入第弟子曹籽寰先生主祭，胡庶華，仇亦山，齊仲祁，舒禮鑑，鄧腴深，楊遇夫，王鳴蘇，毛龜民，李澂園，譚戒甫，劉虛，王原一，劉虛園，曹孟其，柳敏泉，黎澤泰諸先生主祭。由張四齊，劉健，郭人俊，史慎五等贊禮。王慶重，魏節山司儀。祭文為湖大教授李肖麟先生所撰。張匹老聲如洪鐘，指揮若定，觀者都稱贊他是相侯的本案。

六六

X X X X X X X  
行禮已畢，由主人王石菴引來賓攝影，一時人文薈萃，濟濟多士，活像一堂諸大斧齧，忙了王開照捐館主人王楚雲。

X X X X X X X  
葵園謹祭自民國二十年曹孟共先生等發起，裁以為常。本館最為隆重。王石菴先生還編印了一部「葵園述略」，取材最富，開揚家學，嘉惠士林，實尤為難能可貴的咧！  
右稿曾刊新城日報及湖南周報

前長沙縣知事姜濟寰潤鴻鏡  
葵園大師聯語

簪述綜甲乙丙丁四部而蔚為鉅觀，  
邑未修，長沙文獻留遺憾。  
楚書增色，薄海師儒集大成。  
學行與船山湘綺二賢以並等千古，

後學任王錄奉  
李丙烈

# 名賢來札選鈔

孫宗熾敬錄

益吾先生兄閣下。太學得師。多士斐然有作者之意。欲向欽向。益著超邁。尤所伏膺。惜未學不足承教耳。鑽養無少暇。何緣奉談。敬申謝不次。弟翁同龢頓首。十四日卯初。

益吾兄大人閣下。別日苦多。企想光儀。有臨航混。前奉賜函。並蒙頒示漢魏款釋文箋正索落。冥昧之中。而比附明確。徵引宏富。可謂闡達博辯者也。序例寬新。極考旁推。交通其辭。溯古醇遠。而仍出之疏爽。劉彥和在彥升之品事述文。有同斯語。不謂近得之吾黨。欽佩何涯。介弟沈思精識。實先發其旨趣。覽君文而益爲之懷愴。會讀漢書集法。已成幾許。具此精鑿。當便三劉避席。大業日新。彌增企仰。吾鄉宋時有鄧忠臣同文館唱和詩十卷。鄧紳伯集二卷。四庫館書目。并已著錄。而外間別無傳本。意思就四庫館錄出。敬乞閣下一爲審之。所需鈔錄之費。俟查明開示。再奉寄耳。手此奉謝。敬頌台安。愚弟郭嵩燾頓首四月十二日。

益吾尊兄大人經席一再辱過。未獲聆教。敬悚。太學之業久矣。得碩儒提倡微書之舉。更更當亦樂從。閩粵鄂松撫與僉難非深交。必應如函切懇。四五日後即率呈。由公牘一併遞去何如。徂暑起居佳勝不一。弟翁同龢頓首謹覆。

葵園述略

廿七日格塘疏稿七本送上。其已鈔者。皆爲折角。尊處所錄。光緒三四五年諸冊。乞賜借一抄。敬請。

益吾老前輩同年大人撰安。侍陳寶琛頓首四月十九日。益吾兄大人閣下。前奉惠書。並承賜嘉錄。感極。太學書籍殘缺。尤宜廣採。以供諸生博覽。讀錄示。仰見教育深心。不勝欽佩。浙書局局刊各種已令各備一部。裝好俟解餉入都。齊呈。承大容當即具贖寄復冰案矣。李仁清資治通鑑。長編已刊竣。而謬字尚多。另派十人分校。計九月舉校時可刷好。或輪舟未止。尙可速寄。此外如三通祇得其半。未知何日了也。嗣後私家刊書者稀。浙中藏書家。以丁松生大令爲最。亦不聞另有刊本。如閣下有所聞見。乞示及以便採購。西湖文淵閣燬於兵。幸松生搜閣中藏本得十之四。然多不全。皮置尊經閣無人翻閱。去冬集款重修文淵閣。並以千金購得圖書集成一部。亦缺百餘本。現補鈔完好。置之閣上以供此郡人士泛覽。亦復訪求故家遺編。藏之此樓。或可久遠。且冀他日得返初服。藉窮生平未見之本。以補餘憾也。時勢多艱。要以正人心厚風俗崇模稜爲本。閣下所務在大者遠者。循是求之。必有功效也。手復即頌大安。弟譚鍾麟頓首閏月初九日。

六七

案。焦舌者半載有餘。主邦之相持也。始則冷語相侵。繼則危詞相脅。迨至仲多之季。大局方有指歸。而商請約章底稿。又往往因一字一句。反覆辯論。至數千萬言。直至正月二十六日始行定約畫押。釐將開而復閉。私心亦誠稍慰。然其幸而克濟者。則實有天意存乎其中。伊犁殘形勝之勢。土田肥沃。又饒鎬利。俄之疆臣。實欲據之以爲屯兵裕餉之所。果如所欲。則未可以阻我天山南北兩路之聲援。而從中觀變。西可以控制哈薩克。希魯特。及浩罕諸部。而禁其剽掠。又國多內亂。其執政常欲藉外釁以消納思亂之民。迨崇約既訖。我國士大夫。持論雖正。然避有設兵籌餉之舉。則又未免過激。俄之備兵遣船。實亦有所藉口。兵船東駛。某願空歸則欲赴華議約。以便歸功於海部者。又實有最大隱衷。兼此數端。則當時之欲藉以下手者。惟有稍寬商務一途。蓋以布策。力持商務。而外部惟其言是聽也。從此入門。則可以醫彼之欲者。實亦無損於我。查吾華與西國通商以來。每歲入口貨值。浮於出口者約銀一千萬兩有奇。以華銀之日出不反也。宜乎賢士大夫夙所慨然。而力持之也。不知此千餘萬兩之銀。西商之富食車馬。及一切日用飲食之所需。其仍散於吾華者已及半矣。而華人之謀食外洋者數十百萬。歲入之資。人以十兩計之。已不下數百萬。通盤抵算。彼此適均。而國家歲收千萬兩之稅。條我邊防。又何損乎。英人富強甲天下。而海關冊報

貨值亦係入浮於出。蓋金銀亦百貨之一端。嘗在流通。積聚太多。不能無弊。英多金錢。而物價昂。美又多則又昂。葡魯最多則昂不可言。是知真多益寡。貴得其平。通商所以觀其平也。即令華銀果出洋不反。在我亦不難發未發之寶藏以濟其窮。且以不可衣食之銀。易彼可衣食之貨。煎鍊開採。貧民獲食力之方。國家獲徵稅之利。不且上下交益乎。而吾華議不及此。輒侈口軒眉。謂通商爲大蠹。至有願棄地而不願通商者。故於商務持之尤堅。而弟遂幾至無可措手。幸俄君於釋崇結案二端。深喜中國之全其顏面。又念二百餘年之交好。不欲輕啓釁端。力排衆議。釋怨輸誠。乃定約續十餘日。而俄君被害矣。向使先半月而難作。則新立嗣君。恐未能避違衆論。即幸而完結。又不知幾受磋磨。由此觀之。夫固我朝二百年懷柔之效。又天之默相我國家。乃得會逢其適耳。豈弟之非材所克臻此。又豈始金所能料及耶。然就事而論。則顧此失彼。罅漏豈曰全無。伊犁之西境。彈丸之地。因商務不可概允。遂不得全數歸還。尤紀澤之所內收。乃承賁師過情。徒培愧耳。來示謂自外洋交涉以來。議者非失之懦。即失之激。誠爲篤論。儒者無足論已。激者之中。略分三章。下焉者視洋務爲捷徑。求之不得。遂妄肆說評。以快其私。其次則中無所主。隨聲附和。以自詡爲清流。而適時譽。其上者則發於義憤。心實無他。祇以不明事勢。不識專情。故其言大

而無當。處而無薄。非惟欲執雍乾間之議論以治之。直欲取三代上之局勢以葺之。其實乾隆時。英使臣曾入覲矣。與廷臣議禮不合。特命以見其君之禮。嘗見錫齋燕享。恩禮有加。何嘗強使屈服哉。且古人取遠。不外懷柔。懷者繩摩之謂。柔者馴擾之謂。古與今名異而實同。從未有堅閉固拒。深惡痛斥。而能善其後者。方今風會已開。勢不能閉關謝客。莫若昭示大信。因其勢而導之。迎其機而解之。彼此兩益。及益於彼而無損於我者。慨然許之。有損於我者從容剖析。百變以析之。無出惡聲。無爭虛禮。彼族雖強。究屬禮義教化之邦。非苗獠生番可比。我誠據理十足。固無慮其一言不合。倉卒失和也。爲今之計。誠擇清議中之材望較優者。令不遊歷各邦。俾得擴充見聞。證諸事實。將來即以之內參機務。外備公使。則洋務庶有起色。我兄以卓越之識。於時事得失。潛探默究者。亦既有年。又早讀祕書。深悉國朝掌故。有以明乎因革損益之源。故能獨見其大。不爲時論所移。將來誠得居中馭駛。自能因應咸宜。奈何僅欲以著述詔來茲。得毋過自傲抑耶。龍門之文章。得力於游覽者居多。賢哲如我兄。其有意乎。大著東華續錄。嘉慶朝業已竣工。道光以下。亦陸續開闢。聞之欣快。急思拜讀。倘蒙惠賜。交上海出洋文報局。本可遞到。惟展轉抵歐在半年以後。瓜期不遠。弟且歸矣。固不如暫存都中。俟弟抵京時細心展讀。較遠道寄來。更

葵園述略

爲妥協。弟自俄約定後。正月二十八日旋法。二月中旬過英小住。仍返巴黎。出月初旬。當移駐倫敦。五月間約章計可發出。又當往俄互換矣。芥文前乞爲道章。前有賜函付諸洪喬。曷勝悵悵。令弟爲病所困。諸事廢然。友朋見惠之函。宜由華洋書信館選天津文報局。無不達者。手復敬請道安。世弟弟會紀澤頓首三月二十一日夫子大人函文。手諭敬悉。古茂自以先睹爲快。但未知同人有此高興。獲成鉅觀否。新近日俗冗糲極。恐未必速竣耳。遲日容走謁。恭請鈞安。受業朱一新敬啓。益吾夫子司成鈞鑒。手教敬悉。青門集於癸亥。甲子間贈同鄉沈曉湖學博。人早南歸。二林居士集於壬申錢借之。胃夫學士示知。今尙有否。頃聞。其長郎炳危。未便遽問之。若有十餘年前叢稿一冊。中有與譚仲修書言。質商之學長。更以率覽。平日所心得俱散在日記。及所閱諸書中。零星斷爛。未及整理。此冊隨時摺存。偶得成編。別無副本。尙望閱後即賜擲。春暮多風。台候想佳。無任念念。復請崇安。受業李慈銘頓首二十四日葵園老前輩大人坐下。奉正月十九日覆教。始知去臘尙有來札。及惠寄之三家詩義疏未到。旋於次日接舍開守僕來信。將尊函先從郵局選到書二部。則存輪船候。遑省時再行帶來。故至今尙未得讀大著。春水方生。想早晚亦可得也。子修一書。已即日發去。并告以展轉滯滯之因矣。書中言去夏之末偶爾遠和。月餘始愈。一多調

攝。起居定益康強。小郎琅玕日長。散號無量。節庵初入傳時。有書來告。係以三品京望在嶺度官行走。並著禁城內騎馬。此間眷屬均北上矣。厚菴婦隨其母家在滬暫寓。終當返湘。常聞其定欲親謁師門。求爲厚菴志墓之文也。勸此奉復。先謝嘉惠。敬請頤安。待鴻機頓首。二月十八日

葵園夫于大人函丈。自春徂秋。一再遷家。時局紛紜。病懷惓惓。削屢疏曠。恆疚於心。彌鼓聲中。忽將改歲。伏承道躬神粹。潭府咸聲。瞻企門牆。傾心頌禱。湘中尙多擾攘。遷徙者多。鄭公之鄉。絃誦不輟。新舊唐書注。度將告成。范書補注。會否印行。三家詩印本已託工否。偷蒙遇便。以前刊二種先行賜寄。俾獲納繹。實所忻幸。三家詩絃文。迄未著筆。皇悚萬狀。蓋自三月間浙標獨立之名。倉卒辟地。重作橋人。所居湫隘。家人十九多恙。強事排遣。都無好懷。八月初。料量歸計。城內稍安。覓獲休息。復以修葺先學。常居山中。乃多頤之際。軍聲交闕。一夕數驚。既無再徙之力。姑作閉關之守。比則督軍已易北軍。壁壘一新。但冀主客。無猜貳不至操戈同室。聊以卒歲。敢曰優游鉛槧。久疏彌愧。無以報師門之期許也。止相時復。通問健康。如昔憂風。頗遭謗議。近時意興亦不如前。史局停頓。故鱉兒亦在異門。不復北去。近注晉書。頗足遺日。瀝賀戎幕。并頌閔葛均吉。不盡惓惓。受業吳屢抵謹啓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七〇

益吾仁兄大人閣下。惠都轉來奉手書。兼承賜綴錄一部。感戢莫名。並詢悉侍福晏安。起居大適。私懷竊慰。航艘大部。鑄貨不菲。當集聚力成之。以爲一代掌故。棉力雖不足。遲常見助。中外交涉。祇是和戰兩字。鄙意竊謂和乃二百年來已成之局。無可議者。彼已敗監勢不能不出於戰其端非自我開。且我即勝。仍是與和。若我不利其土地人民。亦不索其兵費。但期無詐處已耳。若謂必不可戰而強與之和。則彼多方要挾。我無以應。將若之何。第和則內廷可掉其端。戰則必責疆臣任之。身任地方而不保其疆土。一聽他族憑陵。咎無可辭。雖勝負未可知。要當激厲將士以死爭之。若震於虛聲而謂必不可戰。苟且目前。則異日之患。不可勝定。嘗耽耽相視者。不止一俄也。昨得日本使臣何莪生書。言俄船之入太平洋者十七艘。兵三千八百餘名。員弁三百名。礮二百一十門。另有兩艘駛渾春。極其所至。亦不過兵弁倍於此數。以數千衆。涉數萬里。伐人之國。勢何能久。豈不慮犯兵家所忌耶。且所持者。船堅礮利耳。離船百里。其長技已窮。誠得勁旅數千邀擊之。一與一相當。何嘗不可制勝。至若與決勝於海面。是以我所短。攻彼所長。立見其敗而已。今之深悉洋務者。不過曰。買鐵甲船。購水雷洋礮。以中蕪軍火兵器。爲萬不可用。錢糜數百萬金。以資洋人。及有事。則曰戰無把握

。然則數年來。所費數千萬。果何爲耶。中原財力。祇有此數。倘以後復如是。其可支耶。前見洋人刻三年來比較單。每歲各口出入貨數目。計中國出洋與外國入口之價。中國歲輸千萬兩。而鴉片煙爲數最多。究之洋貨入口者。皆中國所不必需。徒耗中原之物力。可見高麗不准外國通商者。非無見也。前事已無可挽矣。自今以始。在廷諸公能力止購洋器之費以裕國。斯爲萬幸。古人皆言富強。不當何以強耶。誠使各省庫皆有二三百萬存款。則皆可以自強矣。弟到浙近三百日。勞不足言。怨且倍之。因仍苟且。非心所安。矯其弊必非人所樂。然亦祇自問此心安否。而不能顧人之樂不樂也。防務密爲布置。登岸則擊。專以陸軍爲主。請黃芍巖募四營來助。兵勇之情亦洽。若南洋無事。此軍尙可他用也。手此奉復即頌  
大安

弟錦鐘麟頓首 八月十八日

益吾老前輩兄長姻大人閣下。頃奉 手翰。謙悉一是。和藹客元。詩字字沈鬱。情性復長吟法然欲涕。抑何其感人之深。看此等詩。誠不可以字句求神如浪花上擊風雅。在大集中。自是方員之至。昔人所謂射石沒羽之技也。佩甚。詩教至今不昌。而自謂能詩者。則家李杜而人韓白也。非夫篤學深識。未易與談。兄是上下千古之識之才。最所心折。昨聆高論。心服尤殷。小詩猥義滋

葵園遠略

多。猥承悉意指駁。復揭取宗法而獎掖之。深者見深。詎尙嘗細。而私心淺見。遂欲取名負商榷。還謬古人。連有一得之矜。乃辱折衷之賞。甚引爲愧。示及呀嚀。都命之論。古道斯存。極願執鞭。幸毋割席。大詩不許鈔示。使我失望。集中高作。自是諸門。其若老固已無摹擬之痕。而白髮千丈。黃花百回。已覺際乎鴛鴦翁而攀坡老。大要學杜者。化其痕迹。則老筆獨至。不能不侵入蘇黃。學其痕跡。則切響浮靡。亦不能不近於宋。何李之必欲爲明也。但求在老中有真氣。即中有我在耳。特在知愛。輒一發其蒙昧之言。更明以教之。幸甚。肅覆敬叩  
道安

姻侍張百熙謹啓 十月十八日

益吾仁弟史席。七月杪。自永遠省。讀寄家君書。並惠函。備悉種切。會聞令愛及姪媛噩耗。猶疑謠傳不實。得書流覽。悽恫良深。所幸移寓以來。潮潭屢吉。卜宅允臧。又爲盛甚。陳媼來宵。兩夫人均有夢蘭之兆。但願雙雙玉樹。早蒨庭階。舍前承歡。俾經著美。福澤正自靡垠。吉語欣聆。蚤夜默禱。幸聞分校。得士頗多。必有宿學其人。大光門宇。側聞滑况尙可。○○擊毬之良無任心折。第班注中輟。更事他書。勢將與水經之修。同求高閣。見異思遷。學人大病。况著遠多門。又非百年精力所能兼顧者乎。自今慕韜之書。諱惡避嫌。斷不能

七一



# 葵園述略後序

後學魏節山

小段肥中庸有言：「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孫子思能述之。下逮有清，江蘇高郵王念孫懷祖，著述滿家，而其子玉引之伯申能述之，蓋學者不以功名富貴顯，而以青短世業傳，自周秦以來，天下賢王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今已傳七十八世，故魯論之旨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用能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述春秋，爲百世之師，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猗歟盛哉！

吾湘學統，自龔龍著道家言二十二篇，爲文王師，厲之末楚有靈均見放，乃賦離騷，示其憂民憂國之忠，爭光日月，爲詞賦之鼻祖，爰泊有宋，周濂溪出於道州，著太極圖說通書，爲理學之鼻祖，至明末而有王船山先生崛起衡陽，亮節孤忠，著書明道，光我民族，萬葉垂型，越二百餘年，葵園大師，學兼漢宋，四部博綜，平生以書爲性命，（遺囑中語）著述達四千卷，與船山九溪湖特，並稱四王，門庭廣大，阮紀同歸，於康！可謂博大精深者已。

今距大師之歿三十有一年矣，暫嗣石菴先生，誦清芬緒家學，雖經八年離亂，葵園舊第及楹書遺著，劫餘尚存，書聲紡績，輝映庭階，桐宇園林，別開生面，夫

葵園述略

以大師讀書築道之地，載修息游，自得至樂，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自壬甲迄今，每逢七月朔日，例行公祭，湖湘名流，及大師舊交門人，幾有撰述，交蘇長沙各報刊行，七七事變前一年，石菴先生屬予編纂「葵園年刊」，都詩文百餘首，流布遍於海內，君子是以知大師世澤之未墜焉。

戊子季夏，石菴先生，又以「葵園紀念刊」事相囑，先是，抗戰軍興，長沙經遭一火四戰，葵園楹書遺著，及所存名流詩文，楨頌石菴先生保之，吁！亦可敬已，於是登虛受之堂，爲之重輯，按請城北餘習老人鑒訂，命名曰：「葵園述略」，復承猛尸老人益以聞述，題詞於端，毗陵錢无咎先生撰序，分門別類，綱舉目張，取材之豐，倍於年刊遠矣，使關心文獻者采之，當知爲大江以南五嶺以北不可多得之文物，濂溪通書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觀大師生日公祭，人文會萃，禮贖儀隆，而曾有望於詩書世澤之綿長，江南文獻之足徵也。他日者河清海晏，世躋大同，湖湘後進，皆知讀葵園遺書，沐其遺教，推孝於國家民族，綏福於世界人羣，庶幾可以慰葵園於九原也歟！

民國戊子秋七月既望長沙後學魏節山序於徵文考獻之廈

## 跋

男祖陶

鳴康，先公棄養，越三十年。小子不敏，繼述先緒

常懼弗勝。念國家多難，災禍迭臻，近以島倭肆虐，三尊播遷，賴天地祖宗之顧。先人不丕之基，未墜於地，每念遺訓，良用兢兢，自壬申來，先公誕辰，交遊故舊，設舉公祭，彰我先德，誼甚厚也。今歲為公百有七歲誕辰，爰蒐輯諸文，都為一卷，定名葵園述略。藉志弗忘。夫以先公愛國之懷，至老彌篤，詩文具在，可以覆按，九原可作。不知更增幾許痛哭流涕之文章也。茲編所錄，雜云紀念，三十載風雲變幻，使公遇之，當亦太息不已，日月逝矣。時不再來，惟冀後之人修身齊家，學期致用，以無忝先德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率修厥德」，予其拭目望之矣。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戊子七月朔男祖陶石菴甫謹跋

### 望遠行步柳永韻

後學陶晉圭

《葵園大師百有七歲冥誕》

荷香暗透，秋來早，一葉梧桐將下，照書藜杖，劫火槐庭，景仰夏時遺瓦，一代留宗，願得堂名康愛，疑是朝川鬪豎，想三部成賦，當年紙價，風雅！爭似子班古調，駕鯉去，卅年瀟灑，箸筵萬千，祝齡百七，滄數晨星垂野，深幸河汾文教，湖湘英彥，羣步名園亭榭，喜述略新成，（石菴先生近屬吾友魏君編纂葵園述略）高歌月夜！

### 編後餘譚

黃仲甫

仲甫督齡，即適喪亂，童年失學，孤陋寡聞，年事稍長，竊遊四方，梗短汲深，兢兢業業，近年請益舅氏主喬庵先生，治學途徑，知所嚮矣，茲以石菴舅續述先志，延長沙魏節山先生編纂「葵園述略」，都十萬言，屬任寫校，較歲月餘，予以劫後歸來，躬逢盛事，追陪宋厓，獲益良多，節山先生誼萬卷書，露月光風，既畢役矣，研討久之，予感舅氏之博我以文，節山先生之能留心文獻，敬贊數言，藉志鴻爪云。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七月朔黃仲甫拜識

# 卷後語

先大父葵園公去世後，每逢七月朔，例行公祭，通家至好，管撰詩文，刊諸報端，用為紀念，憶昔民國二十六年丁丑，家君曾請吾邑魏節山先生編纂年刊千冊，流布海內，去歲公祭之日，魏先生又為主編特刊，分送各報刊載，其時吾母史夫人健在，力屬彙印成冊，藉資闡述；不意未幾月而吾母見背矣，嗚呼！哀哉！今年夏，魏先生任長沙各報撰述，留寓會垣，兼理文獻。家君感天下之多故也。為闡述先德計，復請魏先生主編紀念刊，取材之豐，倍於年刊，定名「葵園述略」。吾師曹猛尸老人題詞於前，闡述葵園學統，毗陵錢无咎師又為之序，編寫畢後，交由經文公司印行，亦名山盛事也。概自軍興以來，國中文獻，遺佚者多矣，茲編之成，歷時一月，爰綴數語於後，藉以志師友徵文考獻之實，而亦用以自勗云。

民國戊子八月朔王崇楷敬識 時年二十

# 葵園述略全一冊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五日出版

每冊實價金圓壹圓

編纂者 徵文攷獻廬主

鑒訂者

胡庶華 陳植 仇典 蔣長 曹仲 蔣蘇 楊樹 蔣球 蔣遠 蔣子 蔣厚

發行人 王祖陶 石菴

發行處 長沙稻穀倉老三號王宅

承印者 經文印刷公司

經售處 各地大書局

(長沙通泰街)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in the top left corner.

經文